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卷　第十四號

民國十二年七月廿五日

政治與士氣　堅瓠

時事述評　記者

歸農運動　楊開道

戰後英國財政整理之一斑　阮惺盦

太戈爾介紹

太戈爾學說概觀　王希和

海上通信　化魯譯

葉子國（小說）　錢江春

哈布爾人（小說）　錢江春

隱士（劇本）　梁宗岱

法國中產階級生活現狀（巴黎通信）　謝冠生

印度復興之內面的徑路　黃惟志

貴族苗族雜譚　於曙巒

近代細菌學在醫學工藝上的重要　健孟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郵務局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二冊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敍明。

四，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投寄之稿，挨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 酌酬書分或本雜誌。

(丙) 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東方雜誌社收。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廿五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嵊縣錢智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月出二冊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期	半年十二期	全年二十四期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二元	四元
郵票（以一二分及一角者為限）	二角一分	二元一角	四元二角

郵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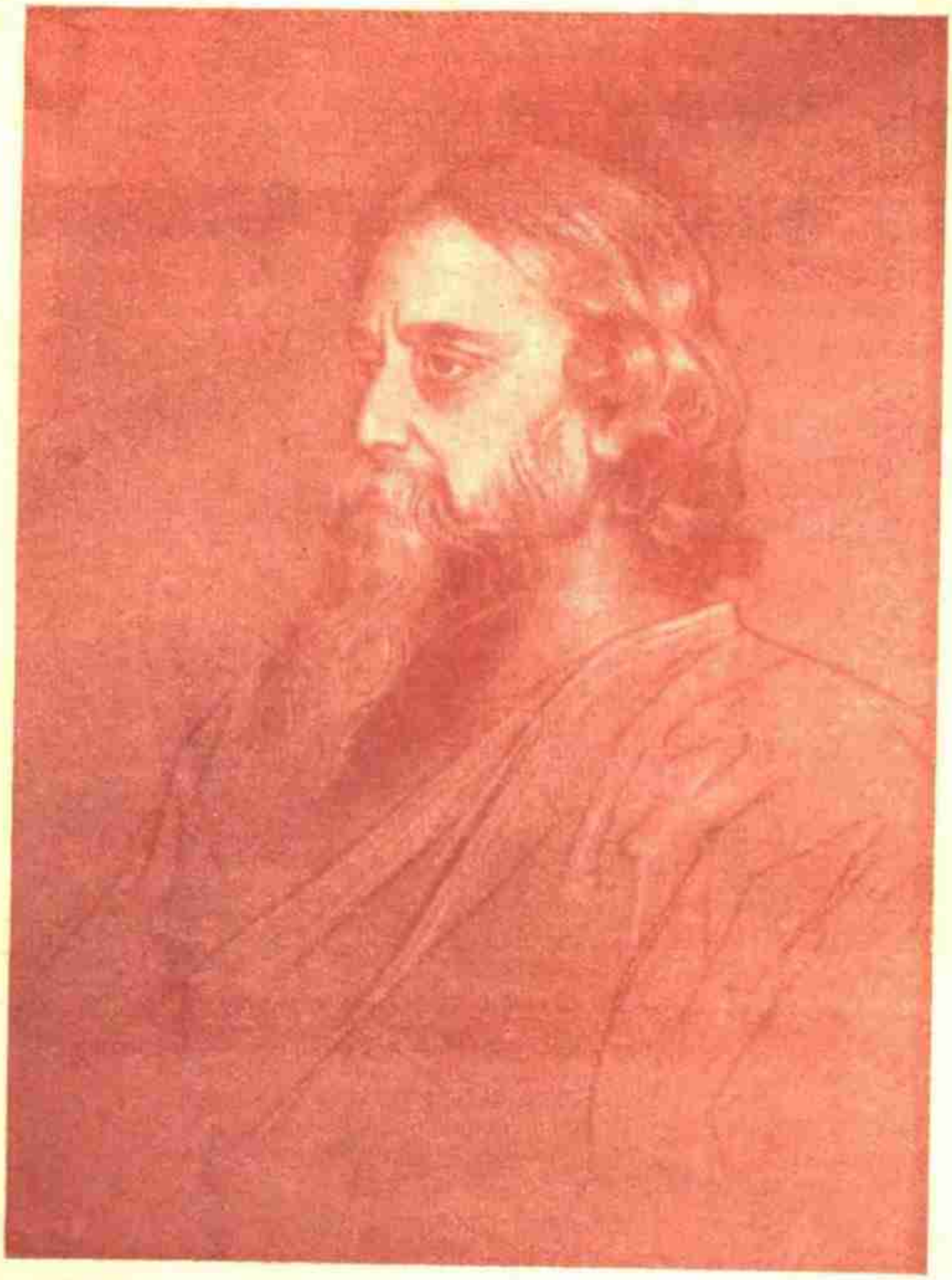
	一期	半年十二期	全年二十四期
本埠	一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二角四分	四角八分
郵會各國	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九角二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十六方）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正文前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四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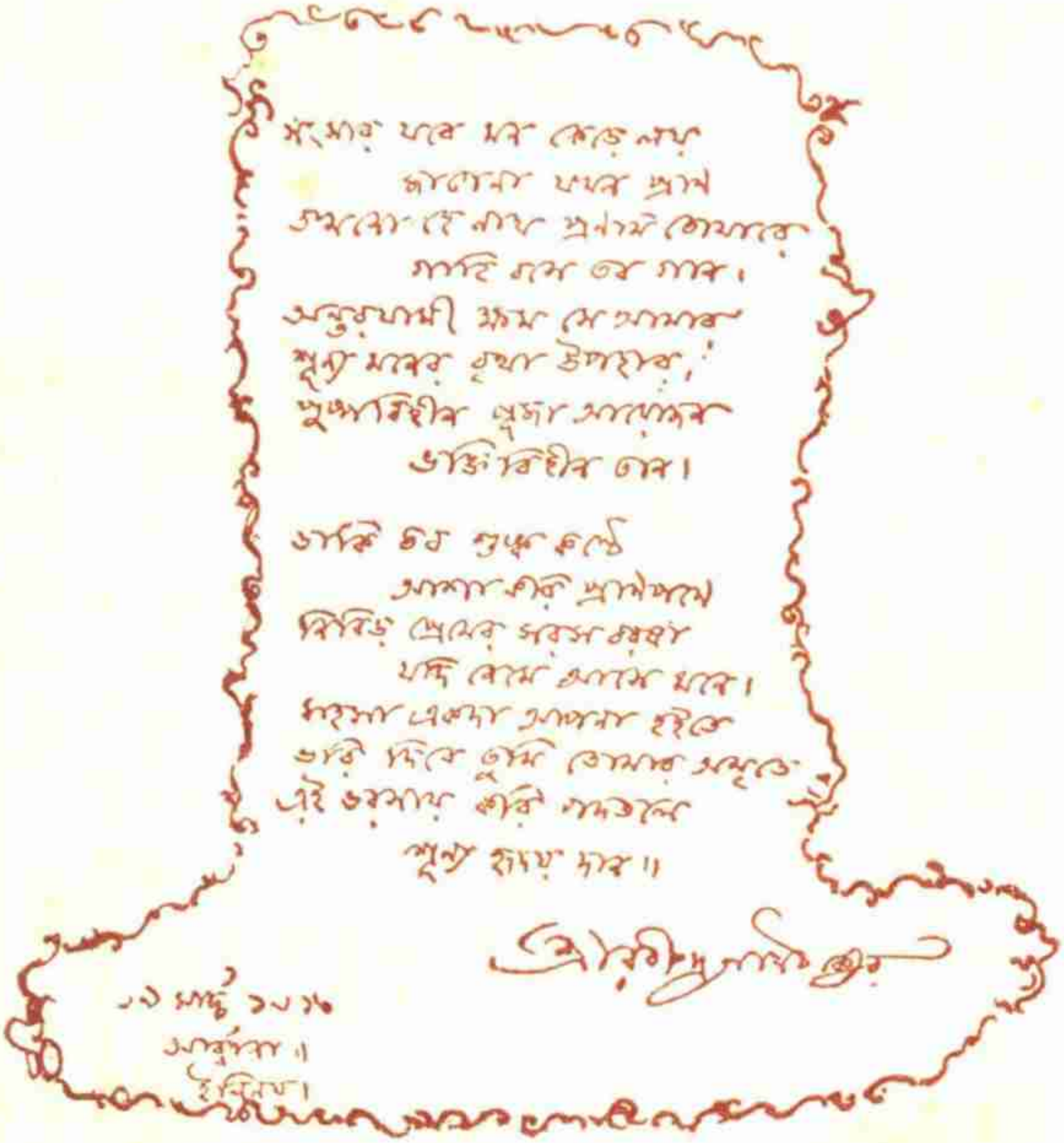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
「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Rabindranath Tagore
爾　戈　太



太戈爾對於自然的默化



সংসার যবে মন কেড়ে লয়
জাগে না যখন প্রাণ
তখনো হে নাথ প্রণমি তোমারে
গাহি বসে তব গান।
অন্তরযামী ক্ষম সে আমার
শূন্য মনের বৃথা উপহার,
পুষ্পবিহীন পূজা আয়োজন
ভক্তিবিহীন তান।

ডাকি তব শুষ্ক কণ্ঠে
আশা করি প্রাণপণে
নিবিড় প্রেমের সরস বরষা
যদি নেমে আসে মনে।
সহসা একদা আপনা হইতে
ভরি দিবে তুমি তোমার অমৃতে
এই ভরসায় করি পদতলে
শূন্য হৃদয় দান॥

শ্রী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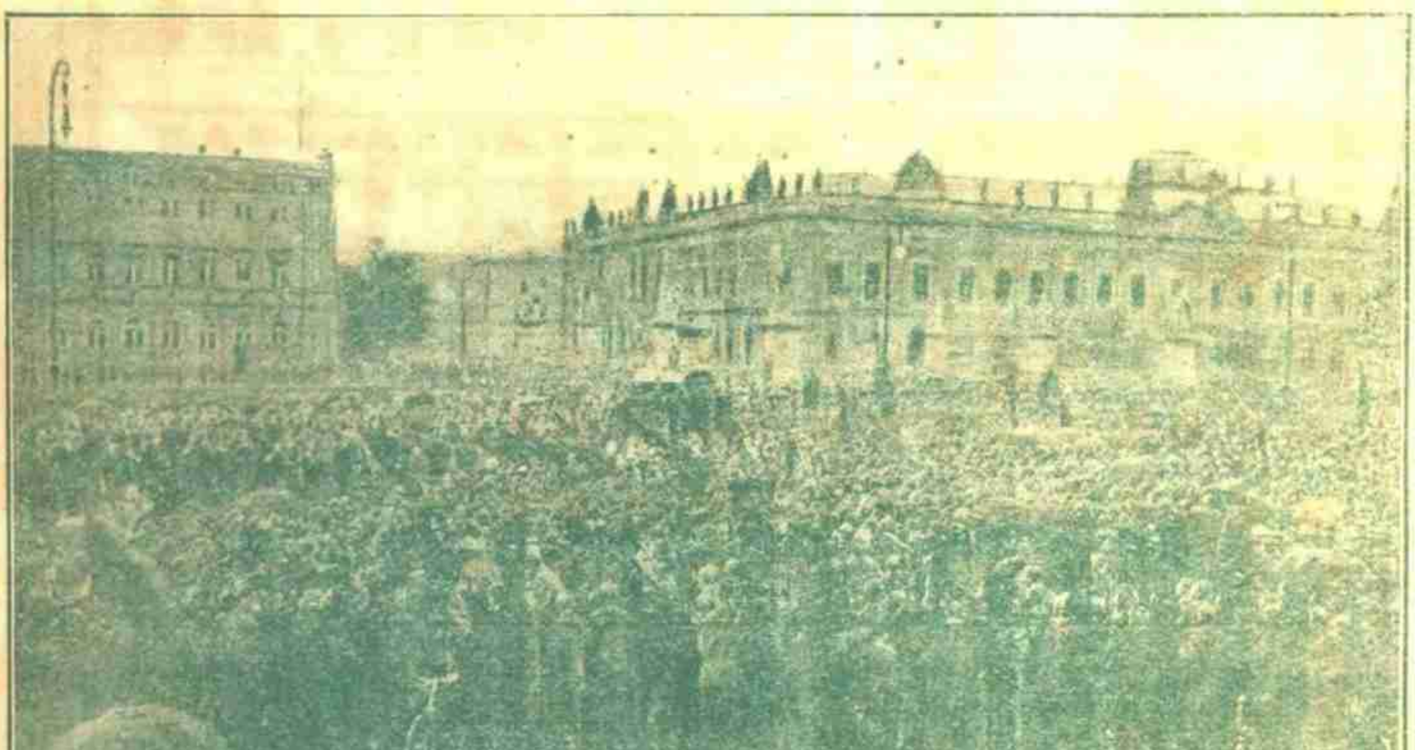
১১ মার্চ ১৯১৬

太戈爾手蹟

法德之共產黨



在獄中絕食之法國共產黨七人



在洛桑會議被刺之俄代表遺骸經柏林時德國共產黨之示威運動

貴州之苗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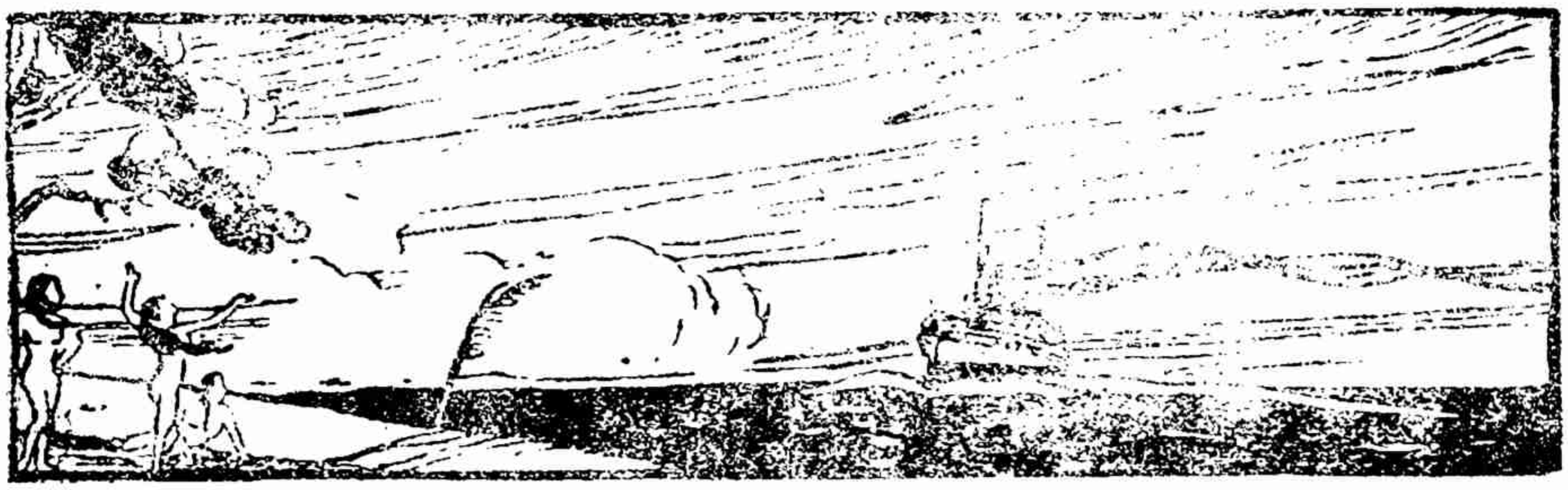
此名髻髻苗，因其盤髮於頂也。中立者爲主婦。主婦之右爲兒婦。兒婦之右爲次孫女。主婦之左爲兒妾，漢女也。兒妾之左爲長孫女。



苗族之婦人



此名青苗，居貴陽附近，後列爲處女，前列爲嫁婆。處女髻中直插兩銀桿，長約尺許，嫁婆則無之。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第十四號
民國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行

政治與士氣……………………堅瓠（一）
時事述評
臨城劫案的賠償通牒提出了……南雁（三）　張弧長財與整理財政……………………樸之（四）
湘戰的持滿待發……………南雁（六）　惠州戰爭…………………………梓生（八）
美總統哈定的去世…………化魯（一〇）　美新總統柯立芝就任……………化魯（一二）
德國的革命與倒閣…………化魯（一四）　英法的航空競爭…………………幼雄（一五）
歸農運動……………………………………………楊開道（一七）
戰後英國財政整理之一斑……………………………阮惺盦（三〇）
法國中產階級生活狀況（巴黎通信）………………謝冠生（三六）
印度復興之內面的徑路……………………………黃惟志（四二）
貴州苗族雜譚（完）…………………………………於曙巒（五〇）
近代細菌學在醫學工藝上的重要………………………健孟（六七）
太戈爾學說概觀
——太戈爾介紹——…………………………………王希和（七三）



海上通信 太戈爾著……化魯譯（九一）

葉子國 太戈爾著（小說）……錢江春（一〇一）

喀布爾人 太戈爾著（小說）……錢江春（一〇八）

隱士 太戈爾著（劇本）……梁宗岱（一一五）

選錄

◆充無論……行嚴（一一七）

◆新舊和是非……陳大齊（一三〇）

◆德國文化形體學研究會……頌華（一三七）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四一）

◆外國之部……（一四三）

【補白】

人工地震的裝置……（一九）

動物眼目之位置……（七一）

售賣血液之職業……（一〇七）

自殺與近代文明……（一四四）

地球之質……（四九）

動物的感覺……（九〇）

太戈爾國際大學近況……（一一四）

【插圖】

太戈爾……（二幅）

太戈爾手蹟……（一幅）

法德之共產黨……（一幅）

瑙威王之游比……（一幅）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十四號

民國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行

政治與士氣

堅瓠

自狹義的職業政治論盛行於世，『士』的一個階級，幾乎被稱為無用之長物了。下面這點小小的意見，縱不能算為他們辯訴的寃詞，至少可以給他們做一個立身處世的借鑑。

士流階級最受詬病的處所，就是沒有固定的職業而以政治為職業。但除非極端的無治主義有實現之可能，政治這個東西，是總有一部分人當做專門職業的。而中國的士人政治，尤有其可以保存之價值。隨舉幾個優點：如任俠尚義的犧牲主義，如議論朝政的反抗精神，都是歷史上所傳為美談的。我們不要因為歐洲的立憲政治，是築其基礎於工商階級之上，就斷定無職業的士人沒有實現憲政的能力。在憲政已經確定的國家，或者用工商階級的經濟政策，就能防制政府的違法；像中國這樣政治革命並未完成，官僚和武人的惡勢力尚根深柢固的時候，是非用大刀闊斧的手段，不能收摧陷廓清之功的。而最適宜於擔這種任務的，卻莫過於無職業的士流階級；如日本維新時代的浪人，和俄國革命前的大學生，都是很顯著的先例。那些身分過重的工商階級，倒反沒有這種勇氣了。固然，士流階級因為沒有固定的職業，不免有因生活問題而變節的。但中國的士流階級，是藉勤儉和刻苦等舊道德，以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我們要振作士氣，得到清明的政治，這種傳統的道德訓條，實有保存之必要。像章行嚴先生所說的必須塡滿了議員的荷包，然後可以實行代議政治，這也許是實情；但在做政治革新的先鋒隊的人，是不可這樣過自菲薄的。

最後一句話：我們要擔當政治服務，必得有一個服務的對象。中國的士流階級，是慣於效忠於少數人的；現在的黨人政客，都喜歡做軍閥的爪牙，或者就是這個慣性的作祟。我們應該改變效忠於少數人的習慣，為全社會人服務；我們的政治運動，應該以最下層社會為運動的終點。這樣，士人政治纔有深厚的力量，纔能不礙政治進化的去路。

時事述評

臨城劫車案中的十六國賠償通牒提出了

引動全世界注意的山東臨城土匪劫掠津浦火車架擄中外乘客一案，記者已在本誌八號記述撫匪釋票的成功，此後又有剿撫司令鄭士琦派令團長吳可章於七月八日在郭里集地方將孫美瑤所部招安軍點驗及孫美瑤通電宣告已將所擄未放舊票悉數交與鄭士琦釋放的兩件事，從此所架新舊人票都已放出，匪隊已成正式軍隊，孫美瑤更儼然旅長，這劫案中的『釋票收撫』事宜可謂完全告畢了。但臨城一案已帶國際性質，今後外人損失的賠償，護路方法的改良等等重大事件正多。政府尚算乖覺，收撫事宜了後，即自動的任瑞典籍保安隊教官曼德中將為鐵路警備長，並照會領袖公使。曼德氏接任後，亦即分赴主要六路從事視察路警，以備條陳中國政府設法改良；這是關於護路的一項的情形。至於外人損失賠償一事，當事發時，頗有驚人消息傳來，日本在國際間的宣傳，英人激烈的主張，加以在中國國內的英報字林報所發表的言論及南方代表伍朝樞推波助瀾向外交團請求撤消對於北京政府的承認，大有使中國因臨城匪案而淪於國際共管的樣子。美國不願改變舊時的對華方針，暗中不免牽掣各國的主張而無形中為中國助力；所以十六國賠償案的要求，不致如當時所傳的那樣可怕。

八月十日領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禮德送賠償牒文於外交部。此項牒文在中國外交史上，將來一定很有重大價值，不妨把他全錄在下：

關於臨城事件，外交團前已致函中國政府。茲特續行謹將關於以下各項之議決通知於中國政府：

(一)外交團關於臨城事件中被害外人之損失所擬提出之賠償問題；

(二)關於當地督軍及其他官長之責任，與鐵路保護之方法，外交團所認爲必要之保障問題；

(三)官吏及鐵路人員之懲辦問題。

復分述之如下：

(一)賠償問題

(甲)刼車案中各外人之行李物件，或遺落或被竊者，應與賠償。此項遺失之物件，以本人在其本國領事前所發誓證明者爲準。

(乙)在土匪拘留中，各外人所受生命之損失，自由之拘束，以及種種痛苦之感覺，應與賠償。五月六日外人死者一名(指英人洛斯門)賠洋華幣二萬元。每人每日被拘在頭三天(卽五月六七八號)日賠洋五百元；次一星期中(卽自五月九日起)每人每日賠洋一百元；再次一星期中(五月十六日起)，每人每日賠洋一百五十元；再次一星期中(五月二十三日起)每人每日賠洋二百元；再次一星期中(五月三十日起)每人每日賠洋二百五十元，最後七日，每人每日賠洋三百元；總合每人八千五百元之數。

(丙)爲救濟被擄外人所生之種種費用，應與賠償。

外交團並聲明被擄外人各得向中國政府要求額外賠償，如關於肉體損傷醫藥費用，薪金損失等因各人情形不同，而互異者，將由各本人之使署與以分別調查，隨後提出。

(二)保障問題

(甲)一九〇〇年之國際對華條約(卽庚子條約第十款，第十六附款)中聲明中國總督各省官吏負責以最有效之方法保護外人，當中國境內有排外運動時，尤負維持秩序之責。

中國土匪已成爲外人生命財產權利之危害，外交團對於此項擾亂情形，願有極靈速之報告；故特決議如有同樣事情發生，外交團認爲必要時，得派遣代表，深入內地調查報告；如發見軍民長官地方當局怠於保護外人之職責，外交團得依據上述一九〇一年之條約，立時要求將怠職官吏懲戒罰款。

(乙)保護鐵路方法。津浦路爲中國鐵路中主要之路線，臨城刼車案發生，經外交團調查所得種種之結果，尤以軍事

團之報告爲然確知津浦路上之警備制度實不足以保障路線之安全。外交團認鐵路警衛之改善，殊屬必要並認幫助中國以策其實現，尤爲外交團之責任。外交團現各心目中所存之改良案，爲改組護路警隊，以特別編製之中國路警，受轄於外國軍官之下。此類軍官須受有保護中國鐵路之託付者。外交團保留關於路警詳細辦法之提出權利。

(三)懲辦問題

外交團要求中國政府懲辦山東軍事當局及津浦路上使用人員有怠職行爲或勾結土匪之情事，致刼車案易於發生，或致外人被拘期限之延長者，如下：

(一)山東督軍田中玉立即免職，永不准在中國領土以內，再行敍用；(二)鎮守使何鋒鈺立即免職，不得再敍軍事之職；(三)津浦路警長官張論芳(譯音)免職，永不准任路警上事；(四)趙德曹(譯音)護車衞兵長免職，不得再任警務上事。中國政府如不能自動速行戡滅土匪，以致危及外人之生命財產權利時，外交團或將另籌更進之方法，以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權利之在中國者。

外交團尤望中國政府能諒解外交團所爲關於賠償，保障，懲辦問題之要求大意旨—十六國公使署名。

中國顧外交總長接到通牒，一面即對葡使聲明不日回答，一面召集攝政內閣閣議討論。結果除對於懲撤田中玉尚有問題及護路已由曼德着手不能照通牒要求外，特組織外交，內務，財政，陸軍，交通五部聯會辦事處，每部派專員二人主辦是項覆牒。

孫美瑤歸順後頗想做個好官，但他的部下不聽他的命令，在駐地騷擾，較爲匪時更甚，現孫自願率隊移防，歸徐州鎭守使陳調元指揮，又有自請率部援川消息，曹錕爲推廣勢力計，也想收招安軍於部下，而山東紳士則推知請願將孫部移防，以便辦理善後。(南雁)

張弧長財與整理財政

自張英華以財政無辦法走後，一月來中央財政無人支持，大有陷於絕境的形勢。其實與其請那班專牟私利的人來做財政總長而使國家財政早日破產，倒不如任其無政府，倒或者能於無辦法中勉強生出辦法來。但是事實總與我們的意志相違，最近攝政內閣竟任命以貪鄙出名而曾通緝過的張弧長財！

張英華走後繼任財長呼聲最高的是王克敏，一時幾為全國所公認，就是王也自認不諱，後且見之於七月十日攝政內閣堂堂的明令，自屬早已千穩萬妥，但為何終於不能實現呢？這有兩大原因：

（一）籌款無把握　王預備上台的籌款計劃全恃簽訂金佛郎及承諾德國賠款兩案，但這都為國人所不容，經國內各團體及離京國會議員通電反對，不敢嘗試。

（二）中行關係　中行對於王之上台，根本反對，自王就財長的消息傳出後，連日收到各處董事，監事，股東，各分行行長勸王勿上台的函電不知其數。其中尤以奉天分行的電報最關重要，因張作霖揚言如果王上台，則奉天中國銀行去年所發行的一千萬元鈔票非即行兌現不可，因之王益不敢上台。

此外如克利斯浦團以議長出函不認為議會公意，停止談判；及以鈔票二百萬現洋百五十萬交津某商行押櫃發鈔五百萬被拒絕不允等等，也都是使王不敢輕於就職的主要原因。

王既決心表示不幹，於是張弧以曹銳邊守靖的介紹而乘機活動，竟在光園會議席上得蒙通過。張預定的財政計劃是：抽出九六公債七百萬改由日本發行，進行吉會路墊款，葫蘆島借款，克利斯浦借款，金佛郎案；收回王克敏上年交付中法銀行國庫劵六百萬，清理安格聯保管公債基金項下收沒過期債票本息四百數十萬，中行保管四年內債基金項下收沒過期債票本息二百數十萬，民二四國善後大借款撥交倫敦各銀行應付息金與過期未領餘欵數百萬，德國應還賠款三四百萬，善後大借欵內俄國部分存而未付之利息數百萬；又繼續發行一四庫劵等等，計總數可有數千萬元。攝政內閣聽他說得天花亂墜，以為他不知如何的神通廣大，乃急於八月十四日下令免王任張，好像從今後一切財政困難立即可以解決的樣子。其實張的幾個計劃中沒有一個可靠的，他這次的上台費還是從王承斌處借來，數目不過二十八萬罷了。我們只要閱此一端，就可以斷言他將來的命運決不會勝於張英華的！讀者如不信，不妨待一二月後試驗我今日所下之斷語如何。

正在這個中央財政紊亂到極點的時候，我們忽然聽得一個驚人的消息：就是最近攝政內閣竟有『財政整理會』的組織。據報載八月四日攝政內閣發布命令，設立財政整理會，任顏惠慶為會長，並將以前所設立的『財政會議籌備處』『財政清理處』『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整理內外債委員會』等一律裁撤，併

而爲一云云。我們對於整理中國財政是非常贊成的，不過對於攝政內閣這個命令却認爲滑稽。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對於今日政府諸公的最大的希望祇要不再借外債供軍閥作內亂的軍費就很感激了，我們却並不妄想諸公來整理財政，而尤不敢企望在張弧的財政總長任期內來做這種無聊的舉動！不過這次有一件差強人意的事，就是裁撤許多駢枝機關倒可以省中央一筆無謂的政費，這是我們不能不感謝攝政內閣的！（樸之）

湘戰的持滿待發

湘省戰機發動於湘西；但蔡鉅猷雖任定三路司令，分兵前進，而被扼於桃源安化，不得前進；趙恒惕雖咨請議會討伐湘西，宣布省城戒嚴，遣兵調將，竭力主戰，而被和平派所牽制，欲戰不得。中間雖有文少卿等在省密謀起事，被捕槍決，以及唐生智部營長吳鑫率部投蔡等事，也不能促戰機的即發。湘西戰事喧擾一月，依然還是可戰可和；譚延闓乃乘機崛起，而湘南問題，反『後來居上』轉移了湘戰的局勢。

譚延闓於八月七日抵衡陽，衡陽鎮守使謝國光率部迎入衡城。譚即日發出通電，宣布就孫文所委任的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職。又發表委任多件：宋鶴庚魯滌平被任爲湘中第一二兩軍長，謝國光吳劍學被任爲湘南第一二兩軍長，蔡鉅猷陳渠珍被任湘西第一二兩軍長。其他親信如陳嘉祐張輝瓚王得慶等各與爲以討賊軍司令及師長等名義。又任定省署人員，以岌濟寰爲祕書長，石陶鈞爲參謀長。譚又一面令舊省議會副議長廖燮及現省議會副議長雷鑄寰設新舊省議員招待所，一面在衡城設立『省憲修正事務所』。譚氏這種舉動大有以武力推翻長沙的湖南自治省政府而在衡州另起爐灶，造成一個西南派的湖南省政府的趨勢。

長沙方面趙恒惕因此即於八月十日召集各界及省議員開會，除由趙表示決與省憲相終始外，調人林支宇簡捷說：『湘西問題尚有和平餘地，湘南則恐非和平所能了事。』陳強述湘潭會議調停經過，謂：『……湘潭會議提出第一二兩步辦法，第一步爲請譚率蔡部赴粵；如譚尚不肯，則請趙辭職，請譚以擁護省憲登台，……乃調人之電甫發，譚電忽到，此後湘局紛擾，非同心護憲不可。』省議會亦於十一日開會，發出兩種通電：（一）對外聲明：譚延闓以首倡自治之人竟有稱兵毀憲之舉，除咨請省政府以實力制止外，請各省主持公論：（二）對內請各界奮起護憲。

又因譚延闓在衡州有擅提省欵，提取團防槍械及解散衡州縣議會情事，乃有省議會湘南議員禁各軍提款提械及縣議會聯合會討譚的通電。

兩方各走極端，湘局的破裂，已無可挽回。原任調停的林支宇於十一日逃避漢口，通電表示反對戰爭。魯滌平因部下主戰而本人不願與吳謝交鋒，哭勸將士嚴守中立，卽移所部於安化，在該地宣布中立，對任何方面不加入亦不討伐。魯並擬於路經湘鄉時再開一次湘鄉會議，爲最後的調停；但恐怕箭在弦上的戰事非調停所能奏效了。

戰前兩方的實力及軍事布置，爲目前所可注意的一件事。譚派除原有謝吳蔡三鎭守使的兵力外，又加陳嘉祐張輝瓚王得慶的新軍；趙派除原有葉開鑫賀耀祖唐生智三旅長所部外，澧州唐榮陽旅，郴州汪磊團亦尙可用。且又特任羅先闓爲淸鄉督辦，以籠絡永州的劉雪竹團。兩軍勢力大約足可旗鼓相當。

譚派現分三路進迫長沙：以蔡鉅猷率所部依原定計畫東進（參看本誌十二十三兩號）爲西路；以寶慶鎭守使吳劍學率部開駐湘鄉附近的永豐鎭（吳自湘鄉會議散後卽駐此布防）東顧衡州，西與蔡軍相呼應，擔任中路；東路謝國光所部編成四梯團，以衡山爲大本營，以重兵進駐護湘關，其前哨現在已到湘潭附近的株亭花石一帶。

趙恆惕在省署組織護憲軍總指揮部，以新任軍務司長唐義彬任總參謀，余範傳爲參軍，分部辦事。趙氏原以全力對蔡；今事件擴大，軍事計畫亦因而改變。趙決抽葉開鑫賀耀祖所部各一團赴湘鄉寧鄉任中路，卽以葉任中路總指揮，以對吳劍學（吳實力有限，僅此足與相抗）；以唐生智賀耀祖原有各軍任西路，扼住蔡鉅猷使不得進展；東路敵軍爲謝部能戰軍隊，趙以葉開鑫部駐長沙岳州醴陵軍隊應付，而以楊源濬任左翼總指揮；省軍又有澧州唐榮陽一軍足在蔡部後方牽制；郴州汪磊團及新編謝文炳殘部一團，亦由楊源濬從茶陵安仁方面遙遙聯絡指揮，使他側擊衡州。更有湘省舊將陳復初在漢口活動，謀回湘招舊部牽制譚軍，是省軍以外的另一個倒譚者。

湘戰的所以未卽接觸，全由各軍人的內部有所牽制，不能卽行開火。態度已明的趙派葉賀唐，譚派蔡吳謝，固然一無牽累，可以開口說武力解決；但宋魯既不好助譚毀憲，又不願與吳謝破臉，乃處在兩難，祇好硬主和平，劉鉶因他的兒女姻親岳森在譚處任副官長，不得不拋去旅長，避往漢口，唐榮陽一面是林支宇

的舊部，以林譚同是服從中山的關係，不能討譚；但他一面又是唐生智的同學，不得不態度一致以助趙。我想將來宋魯所定的十日調和期滿，各將領間這種關係理淸，或者湘局就要實行決裂罷！（南雁）

惠州戰事

廣東戰事，在八月上半月，孫文系的軍隊，於北路越韶關，直到始興南雄，於西路出肇慶，占領梧州；孫軍在這兩面，比六月上半月所占的形勢更覺勝利而穩固了。祇有惠州一地，陳炯明部自五月初旬發難，五月底即受圍困；但支持到八月上半月，足足過了兩個多月，守軍既不能突出以解圍，攻軍曾用過火攻，砲轟，飛機襲擊，地道穿入等種種厲害的方法，亦卒不能攻入；以致東江一隅，歷久未得解決；因此香山有袁帶的起事，南部有鄧本殷的入欽廉，陳章甫的起兩陽，都是因東江未解決而起來響應，以圖牽掣孫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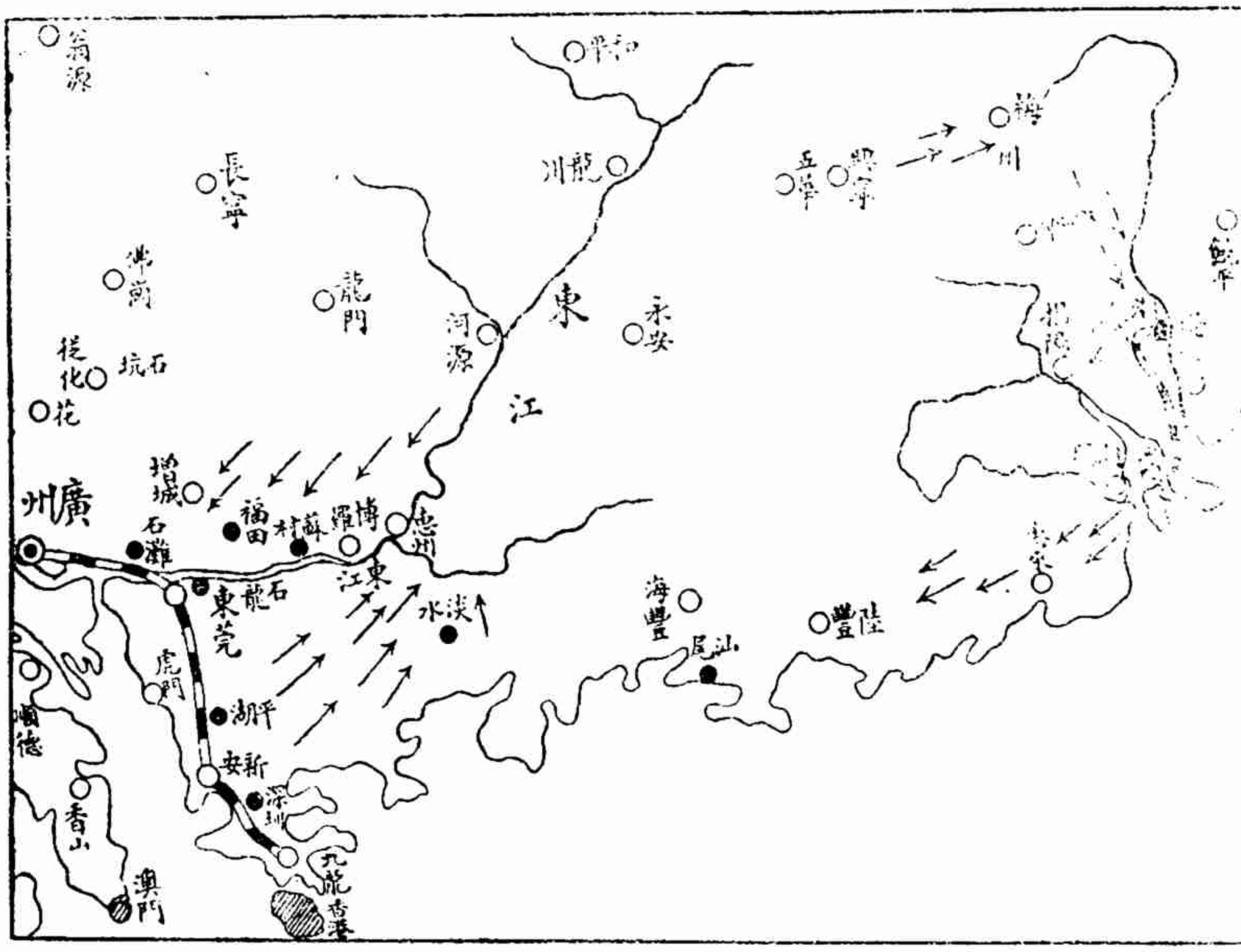
惠州的久未攻下，就前半期說，一由於葉舉的號召鄉人堅忍死守，一由於滇軍的內閧，孫文不能得到有力的援助，而最大的原因則屬地勢關係。惠城天塹，西南北三面有東江及西湖環繞；險要地點又多，孫軍雖以全力占得飛鵝嶺，而葉舉係屬土著，熟悉地勢，即於東南扼守馬鞍山，以維持內外交通。五月底後，人人都知惠城在包圍中，而不知城中仍可從東南與淡水三多祝交通，由海道及海陸豐接濟軍需糧食，暫時保守，不甚爲難。攻軍劉震寰初時尚能施行兩次總攻擊，並循例每日兩次由飛鵝嶺進攻；但城中防守計畫頗爲完備，軍心亦甚穩固，祇待攻軍近時，由城上從容用水機關槍一番掃射，便可敵住。前次張希栻在肇慶被圍未及一月，力竭而退；而葉舉在惠州被圍兩月多仍能支持，全因地勢及防守方法不同的緣故。

陳炯明於七月中旬潮汕穩固後，親率軍隊援惠，駐河源指揮一切。七月十八日陳派數千人加入右翼直迫博羅，正面惠城守軍亦突出猛攻劉震寰，一時氣勢大盛；孫軍左翼陳天太李福林祇得苦守待援；劉震寰一面令敢死隊乘機衝入惠城以爲牽制，一面急電孫文求援。孫系滇軍蔣光亮范石生兩部，本已駐廣州石龍一帶，祇以孫文食言未付攻克韶關的二十萬銀，不肯出力。孫文知事急，一面令許崇智先赴前敵維持，一面自身隨帶多數鎳幣於七月二十六日赴石龍運動滇軍出動，以阻陳軍的西來。

兩軍在東江仍照舊各用三路相攻，不過支配軍隊及施用戰

略則與前已稍不同。現在陳軍以葉舉楊坤如的惠城守軍任中路，目的在奪回飛鵝嶺，取得博羅，西向直攻石龍；以河源援軍一部繞龍門，與熊略前此預伏該地的軍隊聯絡為右翼，目的在趨出增城石灘搗石龍後方，一面隔斷石龍軍隊與廣州援軍的交通，一面直迫廣州；以援軍另一部出淡水三多祝連同由海道運來的鄧本殷援軍任左翼，目的在一面保東南與海豐陸豐及海道的交通，一面向廣九路進展。——孫軍方面則以劉震寰所率攻惠州軍隊任中路，扼葉舉楊坤如的軍隊；以駐廣九路沿線的許崇智部加入李福林部及滇軍任右翼，對待陳軍左翼軍隊；以原駐博羅蘇村陳天太軍任左翼，對待陳軍右翼。

兩軍注意點亦不相同。目下陳軍似頗注重中右兩路，其右翼



除原定出增城一路外，更分出一路，由河源轉泰尾以攻博羅，藉助中路，而左翼則僅圖保持由淡水到平湖的防線。——孫軍鑑於集重兵攻惠無功，改變戰略，注重右翼，運動大批滇軍加入此方，並由許崇智親赴永湖督師，謀先由此占奪淡水白芒花，進向海豐陸豐，扼住陳軍汕尾的糧食軍械運輸要道；並因閩局的影響，在閩東路討賊軍殘部，決猛衝回粵，許崇智因擬率部趨出潮梅，豫備聯合閩南歸軍再圖活動；中路將歸楊希閔滇軍擔任，以生力軍爭馬鞍山，以斷惠城內外交通，而改以劉震寰部加入左路保守原有陣地。

兩軍大戰於七月二十六日開始，孫軍先發制人，首先三路猛進，左翼由許崇智督隊三進三退，卒占領白芒花。中路用敢死隊直迫惠城，被守軍擊退，由地道炸轟惠城亦

無功效；左翼則幾迫退增城陳軍。次日，陳軍反攻，在左翼奪回白芒花，中路乘劉軍後退時衝出，迫近博羅，右翼亦攻擊增城。不久，東江水漲，戰事停頓，陳軍曾乘水漲時由左翼向淡水衝出，但原駐廬師諦部雖敗退，而滇軍范石生頗能扼住攻軍。

現在兩軍在東江各路頗覺勢均力敵。滇軍得孫文以鎳幣發餉後，頗為孫出力，分向左右兩翼擔任攻守事宜；孫軍連日在各路雖經前敵敗退，而仍能保持東江，全賴滇軍的力量。勝負情形，兩方戰報都不可靠，大約中路惠城的圍困，因孫文改變戰略，已稍鬆動；孫軍所注重的右路，雖奪得淡水，而因水漲不能進攻，反使陳軍左路乘機活動；陳軍所注重的右翼，在增城方面雖稍發展，但已被孫調大隊滇軍扼住，總之，東江雖經過劇戰，而兩軍都不能如願發展。

響應惠州陳軍的，在香山順德有袁帶、陳永安，於七月底在小欖發難，不久被孫軍西江調來的水陸軍隊擊散。在南部有鄧本殷部由海道入欽廉，陳章甫在陽江集舊部活動，申葆藩亦乘機起事，但勢力未見充足，孫軍黃明堂足以對付。北路大庾方面北軍及沈鴻英部又集四萬餘人向南雄始興活動，並有沈部李易標已改投陳炯明，由南安南下，圖穿越翁源新豐加入東江（參看第六號第三面插圖）的風說，這或者於陳軍不為無益罷！

（梓生）

美總統哈定的去世

北美合衆國大總統華倫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於七月杪從坎拿大游歷回來，中途遘疾，旋經治愈，且已經醫生宣告病已出險，惟體力衰弱，一時難以回復。不料到八月二日上午，突患中風，不及診治，即在桑港旅邸內病故，在職只有兩年餘。計美國總統在任期內病故的，哈定是第六人。林肯，茄菲爾特，麥金尼這三個是被刺死的；哈列森，泰婁和現在的哈定是因病出缺的。

哈定總統病歿後，遺骸送往華盛頓舉行國葬禮，隨後又運回故鄉馬里昂（Marion）安葬。哈定雖不過是個民主國的大總統，但因為他是美國富有才能的著名總統之一，而且他的在職期又適值美國國運昌盛的時代，所以殯儀的隆重，差不多可以和帝皇相匹。美人無論是哈定的與黨或是敵黨，無不同聲哀悼。哈定的遺骸返華盛頓時，沿途居民向專車致敬的多至百餘萬人，便是從前林肯的喪儀也不過如此。哈定在國際外交上，感情

頗好，所以歐洲各國政府都一律發電致唁，英皇及法總統則派專員會葬。哈定爲太平洋會議的發起人，有功於遠東和平，所以我國政府及兩院都去電弔唁，各公署下半旗致哀。在國民方面，各公團也都有哀悼的表示。所以哈定總統的死，實在得了全世界一致的哀悼了。

哈定總統於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生於阿哈阿州的一個小村。他的父親是醫生，先世爲蘇格蘭人；母親則出於荷蘭裔。一八八四年哈定在阿哈阿州中央大學畢業後，在馬里昂主地方報筆政，從此開始新聞記者的生活，直到當選總統時爲止。到一九〇〇年哈定纔實行加入政治生活，當選爲阿哈阿州議會議員。一九〇四年又當選爲副民政長。一九一五年當選爲參議院議員。其間三次游歐，考察大陸政治社會情況。由是資望日益隆重。哈定的性情謙冲溫和，其生平無一政敵，因此頗爲人心所歸附。一九二〇年美國改選總統，哈定當選爲共和黨候選人，與民主黨的威爾遜競爭。當時美人對於威爾遜的世界政策已生一種反感，因此哈定得戰勝民主黨，當選爲大總統，於次年三月依法就任，是爲合衆國的第二十九任總統。

哈定在職期雖不過二年，但在內政外交上所建樹的也不爲

巨象之叛變



——印度之昨日——



——印度之今日——

少。在內政上他的最大的勳績，是削減行政費。在威爾遜任期內，因為美國加入歐戰的緣故，政費的支出增加了不少，雖像美國這樣的富國，財政基礎也不免動搖。哈定就職後，竭力削減各部行政費，使歲入超過歲出，因此戰時所募的公債得逐漸償清。去年十一月的國會選舉，共和黨席數大為削減，哈定頗受打擊。卒因他的妥協的性格，折服各方面，使政局不受阻難，這是哈定的政治本領高強處。哈定性情雖溫和，但對於所主張却非常堅決。就像美國加入國際法庭一事，哈定始終竭力主張，共和黨中的急進分子，雖然反對甚力，哈定亦毫不為動，這可以看出他對於政治的決斷的態度了。

在外交上哈定總統的最大的功績，不用說是華盛頓會議了。華盛頓會議的結果，雖然也和一切的國際會議一般，對於時局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但是美國在會議中所表示的態度却是公正的，不自私的。威爾遜的十四條，與哈定的華會條約，都足以代表美民愛正義平和的性格，開妥洽的外交的門戶。但十四條不過是篇空文章，華會條約却已收了實際的効果。這可以看出威爾遜不過是個理想家，而哈定却是實際的政治家了。

魯爾佔領的利益



『自由嗎？』『我的朋友，我們已佔領了魯爾了。』

『麵包太貴嗎？』『太太，我們已佔領了魯爾呢。』

哈定死後，共和黨失去了一個偉大的黨魁，這是很可惋惜的。共和黨中近來溫和與急進兩派暗鬬甚烈，哈定為兩派所共同擁戴的人物，在下屆選舉中共和黨本預備仍舉哈定為候選人。現在哈定已逝，共和黨中恐怕難以找得一個領袖可與民主黨對壘的。下次選舉競爭中兩大黨的勝負就很難說了。(化魯)

美新總統柯立芝就任

華倫，哈定去世後，副總統凱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即依法繼任為合衆國第三十任大總統，於八月三日在濮萊茅賚(Plymouth)宣誓就任，次日赴華盛頓開始治理政務。新總統聲明將繼續哈定總統的政策，不加更變。行政人員概不更動。一切對外談判，亦並未中途停頓。聽說合衆國國會將召集臨時會議，以開議一切。總之美國是最良善的法治國家，所以這一次總統驟然更迭，竟是行若無事，政局無論何方面，都不曾受到什麼影響。

柯立芝是被稱為具有決斷的人，他的政治才識，或者不及哈定，但是他的辦事腕力，却比哈定高強的多了。一八七二年七月四日柯立芝生於麥失佳色次州之濮萊茅賚。一八九五年畢業於阿姆赫斯德大學(Amherst University)。畢業後在麥失佳色次州充任律師，同時開始他的政治生活。他任過市長，法官，州議會議員州參議會議長，後卒當選為麥失佳色次州民政長。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前，柯立芝還是個不甚知名的人物。當時波士頓(Boston)警察大罷工，全市陷於紛擾狀態，奸民四處擾事，地方官吏無術彈壓。柯立芝便立刻調遣陸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於數日間壓平罷工的警察，天大的禍事，俄傾即化為烏有。當時美國各處工業界頗為紛擾，罷工事件時有所聞，美民方苦生活不得安定。柯立芝的舉動，頗稱快一時，當時有『鐵男子』(Iron man)之號。所以是年舉行總統選舉時，一個闃無聲名的柯立芝，居然得受共和黨擁戴，當選為副總統。

柯立芝性情沉默冷靜，不苟言笑，但剛毅勇敢而有決斷。他和許士相像，是比較嚴肅的人物，像哈定

法德之拚命



"我決不放手了除非等到你不能傷害我時。"

那種藹然可親的態度，却是他所沒有的。有一次他在麥失佳色次州當參議院議員，以八分鐘的簡短的演說，把一個法案立刻打銷，可見他的沈毅的本色了。

論柯立芝的幹才，膺白宮首領，實在是能勝任愉快的。他的困難大概是在國會，而尤其是在參院裏。美國參議院自去年改選後，進步派（即前羅斯福派的）共和黨的勢力極強大，足以掣政府的肘。從前哈定對於參院中的強硬分子感情還好，所以還不至有多大困難。柯立芝雖任過參院議長（美國副總統照例任參院議長），但他對於參院議員却是不大聯絡的，所以國會開會後，政府或不免發生困難，這要看柯立芝的政治手腕了。（化魯）

德國的革命與倒閣

德意志共和國的命運，目前眞是在風雨飄搖之中。革命差不多快在目前了。促成這種危險情形的第一原因，自然是由於國內經濟的崩潰與金融的紊亂。自從魯爾佔領區域擴大後，德國工商業大半停滯，經濟生活陷於半麻痺狀態。自德國二次提出賠償問題對案，遭協約國拒絕後，馬克兌價一落千丈。五月初馬克兌價尚在每元（華銀）十萬馬克左右，到六月間忽又大跌特跌，每元竟達二十萬馬克左右。德國國家銀行雖力謀救濟，但因糧食及需要品均須購自國外，故馬克匯價仍不免繼續落下。七月二十五日的市價為每三百萬馬克兌英金一鎊，至月終又跌至五百萬馬克以上。到了八月初頭又復狂跌。八月九日的市價，每鎊竟可兌二千萬馬克。其價值不但比奧國克朗更低，便是信用早已失墜的盧布紙幣價格也已超出馬克之上了。



最近辭職的德國總理古諾

馬克跌落的結果，是物價的驟漲，人民生活需要品都高漲數倍以至數十倍。勞動階級生活困難，變亂迭起，人民皆歸怨政府。

比較守舊的都加入反動派，企圖帝政的復活，而勞動階級則又不滿於社會民主黨，紛紛改入共產黨。這兩派都在陰謀革命，於是古諾政府便覺阢隉不安了。

古諾政府本身對於當前一切困難的政治問題實在也無解決的能力。對賠償問題，德國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既屢被拒絕，啓爾消極抵抗的手段，亦顯見未有實際的效果。救濟國內經濟崩潰的方法，德政府所揭出的是發行公債，增加賦稅，振興工商業的幾端，但也多是空論，不易辦到。八月初旬，因馬克暴落的結果，全德罷工及暴亂紛起。農民因紙幣不值錢，不願運載糧食以至都市，因之都會勞動者大感困難，其情狀與俄國革命後相似。在這樣嚴重的情勢之下，政府當然已無存立的餘地。所以到八月十一日，國會中社會黨議員對古諾政府通過不信任案；並在柏林舉行總罷工，要求政府辭職，實行沒收糧食，承認勞動委員會；以金幣付給工資。總罷工實行後，煤氣電氣車輛交通均斷絕。商店都閉門罷業，市政廳一部分亦罷工。共產黨黨員聚集街頭，鼓吹革命。全德人心大爲震動，共產革命的成功差不多已在指顧間了。

古諾政府知道事勢已幹不下去，於是至八月十二日提出內閣總辭職。由人民黨領袖史特萊斯曼組織新內閣，新內閣的組織情形，到此時爲止還未接到報告，但據說資本階級如石丁納等，卻已表示願擁護新內閣了。

內閣雖已改組，共產黨的擾亂卻還未平靖。古諾內閣比較爲有實力的政府，但終於幹不下去。現在德國已到百孔千瘡的地步，新政府能否擔當這重任，卻是難說了。（化魯）

英法的航空競爭

英國政府近來對於本國和殖民地的防務，非常注意：既決定在新嘉坡建設極大海軍根據地，又建造排水量三千六百噸，備有十二吋徑大砲的大潛水艦X第一號，於六月十六日祕密下水，這兩件事早已聳動世人的聽聞。其後英首相鮑爾特溫又於六月二十六日在下院發表國防航空軍的大擴張案，主張迅速編成航空軍三十四隊，與舊有空軍合成五十二隊，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充分保護英國國民的安全。豫算本年所應支出的數額爲五十萬鎊，其總數不出五百五十萬鎊。

擴張空軍一事，去年冬季保守黨報紙早所主張，政界中如白根海等人也盛唱英國空中防備過於薄弱，必須擴張。所以此案

提出後，除勞動自由兩黨以外，大概表示贊同，但勞動自由黨所以反對，也不過恐怕因此再引起軍備競爭，並不曾說英國沒有擴張空軍的必要。

對於英國擴張空軍一事最不安心的，自然要算法國了。英國首相演說後的第二天，法國報紙便盛加討論。中有一家說：『英國建設新嘉坡海軍根據地，是爲對日起見，同樣英國擴張空軍是爲對法起見。』此外報紙，大旨亦多非難英國態度。推測英國究竟何以要擴張空軍。他們的結論多說：『德國的狀態如彼，英國的態度又如斯，所以法國也不可不擴張航空隊。』當時法國議會正在審查豫算案。航空軍豫算自然也在其內。六月二十八日下院討議甚烈，卒將政府航空經費二萬一千二百萬法郎的豫算案多數可決。上院亦相繼通過。這法國政府案所以得能安然通過，沒有阻難，怕就是英國擴張空軍案替他促成的罷。

自華盛頓會議以後，各國對於海軍主力艦的比率，雖不好立即改悔，但會議所不曾規定的事項如戰艦主力砲仰角的大小潛艇的噸數，航空軍的勢力，早已釀成了各國第二度軍備競爭的形勢。本年春季美國政府提出豫算六百五十萬圓作爲使軍艦近代化之用。英國建造潛艇X第一號，秘密下水，都是競爭的開端。這回英法相互增加航空經費，更是顯而易見。聽說美國政府現在頗有再開一個軍備裁減會議，補議以前所不議決問題的意思，而英國首相六月二十六日演說時，也有一句話，願與各國協商空軍制限的辦法。我們很希望這個會議能夠實現，仍以平和手段來解決各個問題，不要再起競爭，再蹈戰爭的危險罷！

（幼雄）



歸農運動

楊開道

一　導言

很時髦的歸農運動，現在我們中國已經一天一天的熱鬧起來了。這『歸農』兩字的新名詞，也時常在大的報章雜誌裏吐他的光芒，來引誘我們的注意。其實這種運動，在歐美先進諸國，早已普遍了；他們的報章雜誌裏面早已有這樣的新名詞了。在英國『歸農』兩字叫 Back to the land；在法叫 Retour à la terre；在德叫 Rückkehr。這兩字的意義，照字面上看起來，非常明顯，不需特別的解釋。不過各人對於這種運動的目的主張各有不同，所以他們對於『歸農』二字的見解，也就有大同小異之處了。有一多半人說：鄉村的人民都向都市遷徙，將來必至無人耕種；那時我們的食糧向那裏去買？我們的工商業缺乏原料，也必至全體停頓，豈不是絕大的危險嗎？所以我們不能不趕早想一個法子來阻止這樣的遷徙，來維持鄉村的人口。這樣的論調，可以叫他維持鄉村人口的歸農運動。有的說都市無業游民敗類太多，我們應該把他們逐出都市，放歸田里。有的因爲鄉村生活費低，或是鄉村生活較都市生活爲快樂，故主張退居田里。此外也有主張裁兵爲農的歸農運動的最後一種人的主張，便是爲振興農業，救濟農民。俄國的托爾斯泰便是這種思想的熱烈主張者。我現在把各種的主張在下面分別寫出來，和大家作一個共同的討論。

二　維持鄉村人口的歸農運動

主張這種歸農運動的人，可以說是白費心思。因爲我們中國鄉村的人口非常稠密，差不多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並且鄉村人口的繁殖，比較都市爲快，所以雖有很多的鄉人向都

市遷徙，鄉村的人口，或因此而略爲減少，但是無論如何，不會達到田園荒蕪的一點的。都市鄉村人口的消長，是一種自然的趨勢。鄉村人多，則羣趨於都市；都市人多，則復歸於鄉村。這種彼此的消長，是人力不能抑止的，也不必去抑止他。因爲彼此達到一個平衡地步，往來的遷徙，自然會慢慢的抑止下來的。鄉村人口漸減，鄉村人民羣趨都市，即是都市鄉村人口消長中一種自然的現象。在我們中國，這樣的現象恐怕要繼續下去幾十年幾百年還不能避免。因爲：

(一)我國的農業學術，漸漸一天一天的昌明起來了；農業的機械，也漸漸輸入了。將來用最新的方法去栽種，用最節省時間的農具來代替人工和畜力，一個農夫的效率，就可以增加若干倍。從前需十幾個人耕作的田地，現在只用一兩個人便够了。其餘多下來的人，雖然有一部分去開闢新田地，但是大多數的人，必定跑到都市裏，向工商業中謀生活。因爲工商業逐漸發達，各種職業所需的人甚多，足以容納很多的新入都市的鄉人。

(二)有才智的人，不甘於鄉村工作的勞苦，並且嫌報酬太薄，生活太低，所以紛紛跑入都市，求一種較輕易的工作，較豐的報酬；有錢的有機會的，或是向政治上活動，或是向工商業上謀一項位置。不幸的苦人，便流落入星相醫(指江湖上賣藥者)卜，流痞扒竊盜匪等等江湖上的營生。他們寧可餓死，決不歸還鄉村的。

(三)無才智的蠢人，他們雖然能耐受鄉村的困苦，然而他們萬不能做一個獨立的農人。因爲農家耕種的事情，是隨天時人事而轉移的；他們決沒有本領去計劃農事，順應環境。即使爲人傭用，沒有計劃農事的必要，然而田園耕作的種類和方法，也十分繁複。無才智的人，亦難以勝任。都市中則有若干甚簡單甚機械的工作，並且有若干共同的工作，百十成羣，作工者有追隨他人及倣間的機會。所以無才智的人，也都趨入都市，來做這樣的工作。

(四)都市居民的死亡率，比較鄉村居民的大，但是人口的繁殖率卻較小。因爲都市的生活，多不合於衞生，所以易於死亡而難於生育。鄉村居民的生活，雖不能說件件是合衞生的，——並且也有許多是完全違背衞生的——但是有許多地方總比較都市生活爲好。鄉村的山清水秀，空氣的潔淨，日光的流暢，都市是夢想不到的。都市的飲水不潔，(三四大都會有自來水的作爲例外)食品不潔；多嗜煙酒，少用蔬菜，也是無可諱言的。都市

的人民，晏眠晏起；並且有許多是晝伏夜動的，如何能及鄉村人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合於衛生呢！鄉村人口的死亡率既比都市的為小而繁殖率又較大，自然都向死亡多繁殖遲的都市遷徙了。

鄉村人民羣趨都市，既然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在中國現在的情形，是不必抑止的，也是不能抑止的，然則到底有沒有自然抑止的一天？到甚麼情形時他便自然的抑止呢？我以為這樣的向都市遷徙，等到了一個平衡的情形，自然會抑止的。不過『抑止』二字，不是指鄉村的人民，完全沒有一二人向都市遷徙，乃是指兩方面的遷徙數目，大約可以相等，如化學反應的平衡一樣。平衡的時期有兩種：一種是農民工作效率的增進已達極點，（效率的增進，最初甚速，以後一天一天的向下減降，等增進程度到了極點，增進的速率差不多是等於零——其實比零稍爲大一點）一種是鄉村的發達，差不多到了都市化的一步。其事業的分工，差不多和工商業一樣，也需要各種的專門人才。如關於栽培的，有土壤技師，肥料技師，作物技師，育種技師，農具技師，病害技師，蟲害技師等等。其他農產製造，農業經濟，以及各種門類，莫不各有專門技師，處理各種專門的事業。把全鄉村都化作都市，那時都市鄉村人口的消長，自然沒有現在的劇烈。不過這種理想的鄉村，離着我們還遠呢！

三　減免都市遊民敗類的歸農運動

都市雖然一天一天的發達，各種職業需用工商人士也一天一天的增加，但是無業游民總不能減免，並且隨着都市的發達而增加其數目。所以有一部分人，以爲無業遊民的增加，是因爲都市職業位置的不夠。有一部分的遊民固然是因爲找不着職業以致流落，但是大多數的遊民是自甘卑下的。他們的才智雖然不算頂好，也還有幾分聰明。所以他們不願去作那勞苦的工作，憑着自己的一點譎智，來敲詐良民。他們費的勞力小而報酬很大，所以雖有種種的危險，但是他們毫不顧及。並且他們也有很大的團體組織，很多的規程，簡直說他們是把這樣的敲詐行爲，當作一種最好的職業罷了。他們是決不甘於鄉村生活的；鄉村生活雖然安全，但是工作太苦，報酬太薄，生活太簡陋了，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所以這樣的歸農運動，是萬不能實行的。無論歐美各國，國家社會的文明進化如何完美，遊民敗類總是不能

避免的並且遊民敗類的增加，往往與物質文明的進化成爲正比例。在理想上事實上都沒有方法可以減除他們。不過有一種方法，雖然不能減除現有的敗類，卻可以預防將來的敗類增加。這個預防方法就是農業教育。我們中國人口農民占百分之八十幾，自然都市的敗類有一大部分是從鄉村來的。他們既不願作勞苦的工作，在鄉村中又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謀生，自然不約而同的都跑到都市去了。假使我們現在的農業教育十分發達，鄉村子弟皆有充分的常識與道德觀念，他們或者不致於作這種下流的營生。同時農業學術昌明，他們可以用最新的方法，最省人力的農具去耕作。他們工作效率可以增加，農產收入的報酬，也同都市一樣的豐富。他們的才智並且可以充分的利用去發展農業。豈不是一舉數得嗎？所以都市的人民，欲求都市的安全，將來遊民敗類的減少，不能不犧牲他們的精力犧牲他們的金錢，極力來提倡農業教育？或是辦農科大學來研究學術，或是辦鄉村小學來教導農民。他們不要以爲鄉村與都市沒有關係，假使鄉村不能同等發展，都市雖然繁盛得和紐約巴黎一樣，鄉村的敗類，都會跑到都市來作他們的寄生蟲，擾亂都市全部的治安的。

四　退隱的歸農運動

這樣的歸農運動，鼓吹的實行的雖也不少，但是影響只能及於個人，對於國家社會上並沒有多少利益。不過假使他們的份子很多，不免對於國家社會，發生很重大的利害關係。因爲他們或是在都市社會上曾經作過一點事業，爲了厭都市的喧囂人心的險詐；羨田園的安適山林的愉樂，來鄉村作一個『隱士』或是因爲不能發展他們的抱負，乃失望而作這樣厭世的舉動。他們退居鄉村的目的，是『休養』是『靜待時機』是『與世隔絕』是『優遊泉石以終天年』。他們對於鄉村的事業，是一毫不管的；鄉村的衰落，對於他們這種『世外人』是痛癢不相關的。（從都市歸還鄉村從事農業的，不在此例，當於第七節另論之。）從一方面看起來，他們眞是人民的模範，因爲他們不慕榮利，居然肯犧牲都市社會那樣的享受，來過鄉村裏的簡樸生活。假使全國的人民，個個像他們一樣，南北的戰爭早已沒有了；軍閥財閥以及社會上一切『爭權奪利』的惡劣份子，也就煙消雲散，無形無影了。那時候中國豈不是眞正和平了嗎？豈不是再見唐虞之世嗎？不過退隱的人們，能犧牲名利；那全無人心的一些人，那能捨得

他們『如火如荼』的聲勢，『窮奢極慾』的生活呢！你們越裝清高，越不去管他們他們越鬧的兇越沒有顧忌。所以從他方面看起來隱士是國家社會的罪人，退隱的舉動簡直是自殺。一個國家裏，或是一個社會裏不怕有很多的惡劣份子，因為惡劣份子在千千萬萬的人中，總是不能避免的；只怕沒有優良份子來干涉他們，來抑制他們。我們中國現在的惡魔雖然滿布全國，暗中行使他們的鬼蜮伎倆，但是只要我們能團結一心，去和他們奮鬭，不怕他們不中那『邪不勝正』的俗語。不過要個個是和『隱士』一樣，不去理會他們，暫時雖然可以『安享林泉』；恐怕遲早他們那些兵匪不分的小鬼，就要登門請教，教你們連這樣的高調都唱不成呢。照這樣看起來，退隱鄉村以及其他一切厭世的舉動，是不能鼓吹的，是尤其不能實行的。

因為鄉村生活費低而遷居鄉村的，也是一種消極的舉動，所以附在此處略為討論。鄉村生活較都市為低，所以生活費用也低，但是收入也是隨着低降的。出入相抵起來，鄉村的生活，不必比都市來得經濟。若是在都市賺錢，到鄉村裏去使用，收入多而支出少，倒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不過往來路途所需的費用和光陰，也是很多，普通的人民恐怕難以實行。

五　裁兵為農的歸農運動

裁兵這件事，在中國久已注意，認為最重大的一個問題。兵不裁，兵費不減，則中國財政永無辦法。天天以借債過活，等到土地財產甚麼都典賣完了，不怕你不步埃及朝鮮的後塵。裁兵既然關係國家的命運前程，我們自然該努力去鼓吹去研究辦法去監督政府實行了。第一步的鼓吹，在各種報紙雜誌已經發表了不少。第二步的辦法，現在還沒有多少人去研究。至第三步的實行，現在更沒有萌芽了。所以我們現在應該積極的來研究一種妥當的辦法。沒有辦法的裁兵等於不裁，也許比不裁更要壞一點。養兵太多，不過耗去國家若干的經費。譬如多養一師，國家每年多費一百多萬元。現在無辦法的把這一師兵遣散，恐怕至少有一部分的人因為找不着相當的職業，便流落而為匪。臨城大刼的土匪，有一部分已證明是張敬堯部下因戰敗而裁去的兵士。馬聯甲裁去的兵，聽說也有若干去當土匪。吳大將軍坐鎮洛陽，手下的精兵猛將無數，然而沒有辦法對付河南的土匪。他們因趙倜失敗而失去軍額，所以都嘯聚為匪。土匪的損害，是直接加在我們人民身上的，損失的數目恐怕比養他們為兵的經費，

還要加上數十倍數百倍。所以沒有相當的辦法，寧可不裁。裁兵為農，據我個人意見，是一種妥善的辦法。不過我不敢說裁兵為農是惟一的辦法；除了他再沒有更好的辦法。裁兵惟一的困難是兵匪不分；招撫則為兵；遣散則為匪。兵匪不分的主要原因，是一個生計問題。他們的職業僅有兵匪二種，所以不兵則匪。要想免除這種困難的原因，就是在兵匪的外面另為他們謀一種相當的職業，或是農；或是工，或是商，或是其他的職業都可以。他們有了一種正當的職業；可以維持他們的生計，就決不願意去當兵或做匪了。我承認裁兵為農是一種很妥善的辦法，因為『農』的職業對於大多數的兵匪，比較其他職業較為適合。下面舉幾條理由：

（一）兵的大來源有二種：第一種為農民。他們因為農作大苦，或是土地不夠分配，或是被強迫而去當兵。（我國招兵，表面上是募集，但是數目不夠的時候，暗中常有抽丁的辦法。此聞諸北方友人。）第二種便是土匪，他們或是被招撫，或是投降。近日的孫美瑤，便是一個好例子。但是這些土匪又從甚麼地方來的呢？大多數的人，還是從農家來的。他們受經濟的壓迫，不能支持他們的生活，不能不走這一條絕路。有的是受貪官汚吏軍閥財閥的凌辱，無處伸寃，所以把生命財產一切都犧牲了去當土匪，想出這口怨氣。孫美瑤兄弟的流落，便是為着這個緣故。所以仔細考究起來，兵士的來源，直接間接多來自農家。他們自幼在農家生長，耳目渲染，對於農事，自然有幾分熟練。現在使他們復歸鄉里，去經營農事，自然比作工人商人的容易了。蔣百里先生裁兵計劃書中有一種『復歸運動』的主張和這一條理由頗具同情。

（二）化兵為工或是作他種職業，必需有很多的資本。在我國現在的經濟情形，絕對沒有建設可容數百萬工商人的工廠商店的可能。農業所需的資本較少，其所需資本的大部分為土地。我國政府雖窮，但是邊僻省分國有的荒地非常的多，豈不是裁兵一大部分的資本，已經有了着落了麼？我國各軍無不欠餉數月，裁兵第一步必須發清欠餉。欠餉為數甚鉅，所以籌措欠餉也非常困難，於是對於裁兵全體發生很大的阻礙。若是裁兵為農，欠餉可以官地照最低價格抵清，作為被裁兵士的私產，豈不是欠餉問題也可以解決了嗎？照這樣計算起來，恐怕裁一師兵為工商的經費及補發欠餉的經費，可以裁數師十數師的兵為農了。所以裁兵為農，是最經濟的辦法，是即刻可行的辦法。

（三）我國民性『安土重遷，』可見飄泊江湖，是不得已的辦法。

他們萬不得已，才去走這一條路。鄉村農民的保守習性，尤其濃厚。他們假使自家有數畝田地或是能租得田地數畝，好好的去種植。一家數口便可靠田地的收入過日，不致於『饑寒起盜心』了。田地的耕作直接關係他們的生計，所以他們對於田地，保護盡致，對於耕作亦饒有興味。並且他們那一種男耕女織，夫妻子女合作的樂趣，在旁的職業裏，也是少有的。他們的生活，是自然的生活，『人』的生活；不是機械的生活，不是乾燥無味的生活。這種『人』的生活，是普通夢想不到的快樂生活。農民肯犧牲他們這樣的生活，去幹那辛苦的危險的兵匪生活嗎？所以裁兵為農是一個安插兵匪的絕妙辦法；利用農民生活的快樂，去發展那『安土重遷』的民性，這一層是化兵為工為商的辦法所不及的。

讀者諸君看了以上的三條理由，必定發出兩種疑問，就是：(一)現在的兵匪，多半是由鄉村來的，他們為甚麼丟了他們愉樂的鄉村生活，來過那兵匪的生活呢？(二)他們既肯丟棄鄉村的生活，為甚麼還願意歸還鄉村呢？對於(一)問我有二種解釋：第一，現在中國的鄉村生活太低太苦，還沒有達到『人』的生活那一個地步。農民的作業沒有農業專家去指導他們，幫助他們，使他們費的勞力少而報酬大。農民社會裏沒有領袖來指導他們，去謀他們全體的幸福和利益。現在中國的鄉村生活，差不多是一種『原人』的生活。他們感覺生活的困難，加以環境的壓迫，——天災人禍——所以不能不去過那兵匪的生活。他們這樣舉動不是自願的，是出於不得已的，這種苦衷想我們同胞都能原諒他們的。第二，我國東南諸省人口實在太稠密了。(江浙諸省每方里約有四百人。)土地不夠分配，沒有土地耕作的，(自有的土地，或租佃的土地，都包括在內。)或土地太少的人，自然不夠維持他們的生活。他們或是向都市謀旁的生活，或是去過那兵匪的生活，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他們既然為着鄉村生活太苦和土地不夠分配兩個原因，丟棄鄉村生活去作兵匪，對於(二)問的答覆，只消把致病的原因除去，他們自然肯歸還鄉村，去幹那『人』的生活的。所以我用『墾荒』來解決土地不夠分配的困難，用『振興農業』『改進農民生活』來解決鄉村生活太苦的一層困難。墾荒的主張在前面已經提出，振興農業和改進農民生活的辦法，當於下節作一個詳細的討論。

六　振興農業和救濟農民的歸農運動

振興農業和救濟農民，在歸農運動中，是一種最切當的主張，而在我國尤其適用。我國人民向來不講究農業，對於栽培種植等農事，一切不問任彼無知無識的農民，守着數千年遺留的成法去做。他們對於農民的疾苦也是不管的，因爲他們以爲『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農民應該是這樣受苦的。所以數千年來，我國農業一點沒有進步；農村的衰落，一天甚似一天；農民的痛苦，也一天深似一天。他們敵不住環境的困苦，經濟的壓迫，自然挺而走險，去作種種不正當的勾當了。總括說起來，可以說社會上的惡果，沒有一件不是直接或間接受農業衰敗的影響的。我國農業沒有辦法去改良，農民的困苦沒有辦法去救濟，無論都市或鄉村都是不能安寧的。這是從社會秩序上看起來，我們不能不去振興農業和救濟農民的理由。

就農民人口而論，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當然在全國佔一個很重大的位置。農民的生活低下，文化墜落，就可以說全國的生活低下，文化墜落，因爲農民的百分比甚大，當然有代表全國的資格。我國近來工商業和教育頗有進步，然而國際上的位置一毫沒有增進。一方而固然由於政治的腐敗，一方而也是農業不進步所致。假使全國農業能一天一天的發展，農民程度能一天一天的提高，政治的汚點，必不能遮掩這多數人民的榮舉的。所以就農民與全國文化關係上看起來，我們不能不去振興農業和救濟農民。

我國舊尙專制，人民對於一國的政治，是沒有發言權的，就是發言也沒有多少效力。專制帝王是憑着他們的妄想，一意孤行，全不管人民的意見的。自從改爲民主國以後，我們人民翻作了一國的主人，國會議員不過人民的代表，大總統以及官吏不過人民的公僕。但是現在這些代表公僕，把自己的天職忘了，反來宰制『主人翁』的人民。所以有團體有能力的主人，如工商教育各界，都起來申訴他們這種反奴爲主的舉動。農民是一個絕大的主人翁，享有全國主權五分之四以上的主人翁。他們因爲沒有智識，沒有團體，所以不能行使他們主人翁的職權。這些小主人翁雖然天天開會討論研究辦法，去反對這種反奴爲主的舉動，但是人少力弱，究竟制不住這一班非法代表，凶惡奴才。假使農業能漸次發展，農民程度也漸漸增高，有充分的智識，有鞏固的團體，他們可以聯絡各界的主人翁，去和惡奴宣戰。他們人口衆多，聲勢浩大，消極的可以罷農罷稅來抵制，積極的可以一面與非法代表凶惡奴才斷絕關係，一面派遣眞正的代表，組織眞

正服從民意的政府，來消除政治上的惡魔，來洗刷政治上的污穢。這是從農民與國家政治關係看起來我們不能不去振興農業和救濟農民。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衣食兩者無論對於何人都是不可少的。有錢者衣錦繡，食膏粱；無錢者雖然不能如此闊綽，但是衣是要穿的，飯是要吃的。衣食的來源，我國古來出於男耕女織；現在物質文明雖然進化，但是總不出於農業。農業既爲衣食的來源，我們自然要去維持他，振興他，使全國『豐衣足食，』沒有凍餒之憂纔好。此外工廠的原料，商家的貨品，至少總有一多半是農產品，所以農產歉收，不特農民不能自謀衣食，工商百業，也沒有一個不起恐慌的。所以爲全國衣食及工商業計，也不能不去振興農業和救濟農民。（振興農業和救濟農民是互相聯帶的。振興農業卽所以救濟農民，因爲農業不興，農民的困苦是無法救濟的。）

人類都具有一種同情。看見他人有不快的事情，不知不覺也發出一種不快的感想，這就是同情的發現。不但對於人類有一種同情，就是對於禽獸也是有的。所以我們看見牲獸工作太苦，也常發生憐惜的感想。人類各種美好的精神，如『互助』『犧牲』『博愛』『平等』等等，細細考究起來，都含有一種同情的意味。愛國愛省，不過是同情一種狹義的表示。現在我們中國各種愛國的運動，愛省的運動，已經轟動了全國。有志氣的青年，則以救世救民爲前提，不限於一國一省。我們不管他們目標的大小，他們共同的目的是救『人。』農民是不是人呢？他們有沒有同國的人呢？有沒有同省的人呢？他們既然是人，所以倡大同主義的救世救民者不能不去救濟農民。他們同國的同胞，同省的同胞，秉着他們的愛國心愛省心，尤其不能不去救濟農民。天天談救世救民，救國救省，而對於農民的困苦，一點不去救濟，農業的衰敗，一點不去振興，他們的旗號雖然鮮明，令人可敬可愛，但是他們的行動是錯誤了，恐怕免不了口頭救國的美名。所以依據我們的同情，我們不能不去振興農業和救濟農民。

上面我對於爲甚麼要去振興農業救濟農民說了一大篇，是一來因爲農業和農民本來重要，二來因爲我國人民對於農業和農民太不注意了，所以不能不痛快說一番，來引起全國人民的覺悟。

這樣振興農業救濟農民的歸農運動的實行，有許多步驟可以採行，不必一定往鄉村去或是去從事農業。簡單說，無論在何

種地位，施用何種方法，凡能達到振興農業和救濟農民的，就可以說是這種歸農運動。不過實行去從事農業或是從事鄉村教育，或是作鄉村社會的領袖的，在這種運動中，尤其占比較重大的位置。我現把各種可以採用的方法寫在下面，以為救世救民救國救省的志士的參考，請他們斟酌施行。

（一）作鄉村領袖　鄉村社會最缺乏的，就是有遠大見識，有健全人格的領袖去謀全社會的進行和福利。農民胼手胝足，尚且不能得一飽，那裏有餘閒來作公共的事業。所以鄉村社會的主權，完在操在幾個鄉紳式的田主手裏。他們只圖自己佃租無虧，對於農民的死活是一毫不管的。惡劣的鄉紳，不惟不能保障農民權利，並且常以鄉村團體的名義和勢力來欺壓農民。雖然鄉紳裏面也有好的，但是他們只知保守，只能維持鄉村社會的治安；決沒有遠大見識，來振興『新』的農業。所以現在應有相當的人才去領袖鄉村社會，組織各種公共團體，維持公共福利。鄉村有了鞏固的團體，適當的指導者，各種農業事務如農業組合等，皆可以次第發展，農村公共的教育，治安，衛生，娛樂，亦能步步進行，達到『新』的鄉村一個地步。（鄉村社會組織辦法，此處不便詳加解說，作者擬另草一篇「農村自治」來討論他們。）

（二）作鄉村教員　教員是一種清苦的職業，而鄉村的教員尤其清苦。但是鄉村教育確是一種救濟農民振興農業的主要辦法，所以一方面主持鄉村教育的人士不能不設法增加薪水，改良待遇，來減少鄉村教員的清苦；一方面作教員的人不能不認清鄉村教育的重要，而耐心忍受這樣的清苦，跑到鄉下去教育鄉村子弟。現在的鄉村子弟，即是將來的農民。假使他們在年幼的時代，有很適當的教員來教育他們，使他們有公民必需的常識，健全的人格，以及必需的農業學理和技術。他們長大了，豈不是一個良好的農民嗎？他們如果有了常識，自然迷信也沒有了，惡劣習慣也沒有了。他們有了健全人格，自然會把自私自利的心去了，來謀公衆的利益，共同的發展。他們有了農學知識，自然會引用學理，改良技術來經營『新』的農業。所以提倡鄉村教育是救濟農民振興農業的一個主要方法，不過有一點請閱者注意。此處所指的鄉村教育，不是偏重農學一方的，也不是偏重普通教育一方的；是指二者並重的；沒有普通教育，不能造成一個完全的『人』；沒有農業教育，不能造成一個完全的『農人』。農學知識為農人所不能少，公民常識和健全人格，尤為農人所不可缺。

(三)研究農學　我國教育不發達，以農業教育爲尤甚。學生一方面因農業教育不發達，沒有適當的農業教育機關去讀書，一方面因爲農學生的出路大狹，所以研究農學的很少。也許有一部分學生，不能認淸農學的重要，以爲農無所謂學，農業係農夫的薄技，我們不必去學他。不知農學都是根據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純粹科學的原理演進而來的，所含的門類非常廣博；近來研究者日多，發展日甚，其深奧不亞於他種實用學科。並且農業學科的研究，比較其他實用學科爲尤急，因爲農業的狀況，是依着氣候土宜地方情形而變更的。外國的學理雖然可引用，但是外國的方法是多半不能做行的。所以不就地研究適當的方法，斷不能解決本地農業上的問題，使他能够充分發展。農學生的出路，在我們以農立國的中國，自然要比旁的實科學生爲大。鄉村的領袖，鄉村的農業教員和農業指導員，各種農業研究人員，推廣人員，行政人員，以及實施農業的人才，在現在的需求，已經一天多似一天，將來農業愈形發展，需用的人才自然愈加增多了。農業教育機關可以研究農學的地方現在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農科大學國立的有東南大學農科和北京農業大學，私立的有南通農科大學，外人辦的有金陵大學農林科和嶺南大學農科。此外還有數省的農業專門和各省的中等農業學校。有錢的和有機會的並且可以飛渡太平洋，到農業最盛和農業教育最發達的美國去圖深造。

(四)經營農業　自己用科學的方法去經營農業，直接的利益就是振興農業；若是經營的範圍廣大，如江蘇通海一帶的墾牧公司一樣，對於國家的富強也有幾分關係。間接的利益就是作農民的模範，使農民信服科學的勢力，拋棄其數千年相沿成習的舊法，來採用新法。至於地主式的經營農業，不在此例。他們是土地的資本家，他們將私有的土地租給農民用普通舊法去耕種，而坐收佃租。他們這樣的舉動，不但不能振興農業，並且防碍新農業前途的發展。

(五)從他方面扶助農業的發展救濟農民的困苦　前面已經說過農業對於各方面的重要，及農業振興和農民救濟的必要，所以現在只將扶助農業和救濟農民的辦法討論一下。有金錢上的扶助農業：如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本爲工業團體，但是他每年捐二萬餘元於東南大學農科，使設法振興全國的棉業。有金錢上的救濟農民：如每年各省水旱災歉，農民無糧可食，各界善士皆量力捐助，來賑濟這班飢民。有文字上的鼓吹：使全國

人民都知道農業和農民的重要；並且知道我國農業的衰敗狀況和農民的困苦情形，及其扶助挽救的必要。議員可以建議有利農業和農民的議案。官廳可以施行有利農業和農民的善政。軍警可以竭力保護鄉村的治安。醫士可以提倡鄉村的衞生，醫治農民的疾病，總之，無論甚麽人，在甚麽地位，只要他有扶助農業和救濟農民的熱心，都能間接振興全國農業，救濟全國農民，使全國的文化，一天高似一天；全國的財源，一天富似一天，成爲一個完全發展的『新中華民國』。

七　結論

我對於各種歸農運動的主旨，已經在上文討論了不少。我現在將他們總結一下，以清眉目。歸農運動在外國雖然發動已經很久，在中國可以算是一種新運動。各人對於歸農運動的主旨和見解雖然種類很多，但是除去不關緊要的以外，可以總括爲五類。第一類的人以爲鄉村人口逐漸減少，恐怕有『農村脫走』的危險。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因爲鄉村和都市人口的消長，是一種自然的潮流，其方向總由滿盈的地方向缺少的地方進行。至於因爲農業衰敗，水火兵疫，以及他種意外的原因，引起巨大的消長，是暫時的，是可以人力挽救的，不在這自然消長的範圍以內。譬如因爲農業衰敗，農民羣向都市遷徙，這種遷徙是果不是因，我們應當除去致病的原因——振興農業。第二類的人主張將都市遊民敗類逐歸農村。這種運動也是沒有効力的，因爲遊民敗類是不甘於鄉村生活的困苦而來都市，鄉村生活不改進，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歸還鄉村的。所以我們應當根本的注意改善農村生活，振興農業，普及教育。第三類的人是一種退隱的舉動。對於個人是一種厭世的消極主義，對於國家社會是縱惡，是放棄國民天職，是不顧大局。第四類的人主張裁兵爲農。裁兵爲農有幾樣好處：一因爲兵多直接或間接來自鄉村，使之歸執原業較易。二因爲裁兵爲農的費用較少，三因爲裁兵爲農可利用『安土重遷』的民性，去安插流亡。第五類的人以爲我國農業和農民位置非常重要，但是現在都衰落不堪，所以我們不能不想法去振興農業和救濟農民。實行的途徑：或是作（一）鄉村領袖，（二）鄉村教員，（三）農學生；或是自己經營農業，作農民的模範；或是從其他各方面扶助振興農業救濟農民。這五種主張裏面，僅有裁兵爲農和振興農業救濟農民兩種最爲合理，可以實行。而對於我國現在的狀況尤其適合，尤其有急行採用的必要。我

國的國運，現在差不多已經到了末路。其所以致此的原因，第一當然是兵匪騷擾，以致百業廢弛。裁兵爲農是惟一對症的妙藥，他的方法是裁兵墾邊和改善農村生活。第二當然是財政破產。財政破產有二個主因：(一)收入大少——農業不振對於收入大少有密切的關係，因爲政府收入田賦和農業賦加稅以及農產品之釐稅占其大半。(二)支出大多——兵費超過全體支出一半以上。所以要想補救財政，不能不去實行裁兵爲農和振興農業救濟農民兩個主張。第三恐怕是人民無知識。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要想增加人民知識，自然不能把農民除外。第四個原因恐怕是實業不發達。我國幅員廣大，可耕種的田地非常的多，所以農業在實業中也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其餘的小原因不必多說，就以這四個大原因而論，裁兵爲農和振興農業救濟農民兩種辦法，至少可以解決一大半。所以狹義的講起來，這兩種主張是適當的歸農運動；廣義的講起來，是我國現在最適當最需要的救國運動。

世界新聞

人工地震的裝置

美國地質學家現正在計畫人工地震的方法，想用極強烈的爆發物數噸埋藏於地下一英哩或更深的地坑之內，使之爆發，引起微小的地震。在後精密研究其爆發時間的久暫和傳播距離的遠近，用來測定將來的地震，以爲如此定可以曉得將來地震發源處之所在。

由爆發物研究地動，在三十年前本已有人試過。但那時所計畫的都在地球表面，究竟不能測定地震發源處的深度。現在在深一哩以下的地方造成人工地震，去測定波動和地震發源處深度的關係，這倒是前人所未曾試過的。(志)

戰後英國財政整理之一斑

阮惺盦

總論

自歐戰以後，交戰各國，無論其爲勝爲敗，殆莫不感受國內財政窘迫之痛苦：非歲入奇絀，卽國債累負；國民所得既減少，國富亦因之貧乏。瘡痍滿目，恢復正未易言也。於此飄搖危岌之中，竟有能持穩健步驟著著進行，復歸於戰前狀態而駸駕美國者，則英國是矣。

英國以其偉大之財政力，供給此空前絕後之大戰費，尙能籌措裕如。殆平和既成，一九二〇——二一年度之歲出入，卽有剩餘。於是逐漸以其餘力，整理戰後財政，及償還戰時國債。其財力之豐固可驚，其治力之果尤可佩矣。茲將開戰以來，英國歲出入狀況，列表如下：(單位百萬鎊)

年度	歲出	歲入	出超	
一九一三—一四	一九七	一九八	—	一
一九一四—一五	五六一	二二七	三三四	—
一九一五—一六	一、五五九	三三七	一、二二二	—
一九一六—一七	二、一九八	五七三	一、六二五	—
一九一七—一八	二、六九六	七〇七	一、九八九	—
一九一八—一九	二、五七九	八八九	一、六九〇	—
一九一九—二〇	一、六六六	一、三四〇	三二六	—
一九二〇—二一	一、一九五	一、四二六		二三一
一九二一—二二	一、〇七九	一、一二五		四六
一九二二—二三*	九一〇	九一一		一

備考 (一)本表數字根據 Kirkaldy "British Finance 1914-1921" 及其財政總長之財政演說

(二)未滿百萬鎊者四捨五入

(三)附* 印者爲豫算

茲再進而略述其內容如下：

(一)歲入　大戰中英國歲入之增加，以所得稅，關稅，及消費稅之增加並新設之戰時利得稅為主要成分戰後則以雜收入為重。

所得稅自一九一四年增加以後，遂成總收入中重要部分，當一九一三——一四年度，收入額不過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強，而一九二一——二二年則增至三九九、〇〇〇、〇〇〇鎊矣。戰時利得稅於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始提出於下院，其稅率為五〇％；一九一六年四月改為六〇％；一九一七年五月又改為八〇％；至戰後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之豫算案，始減為四〇％；翌年又增為六〇％；至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提出之豫算案，始有廢止之動議。今將兩稅之實收入額，及其對於總收入之比率，列表如下：

年度	所得稅	對於總歲入之比率	戰時利得稅	對於總歲入之比率	歲入總額
一九一三—一四	四七、二四九	二四％	——	—％	一九八、二四三
一九一四—一五	六九、三九九	三〇	——	—	二二六、六九四
一九一五—一六	一二八、三二〇	三八	一四〇	—	三三六、七六七
一九一六—一七	二〇五、〇三三	三六	一三九、九二〇	二四	五七三、四二八
一九一七—一八	二三九、五〇九	三四	二二〇、二一四	三一	七〇七、二三四
一九一八—一九	二九一、一八六	三三	二八五、〇二八	三二	八八九、〇二〇
一九一九—二〇	三五九、〇九九	二七	二九〇、〇四五	二二	一、三三九、五七一
一九二〇—二一	三九四、一六六	二八	二一九、一八一	一五	一、四二五、九八五
一九二一—二二	三九八、八八七	三五	三〇、四五二	三	一、一二四、八八〇

關稅則自開戰以來屢屢改正，以增加稅率。而於戰後尤足令人注意者，則為(一)大英帝國特惠關稅之實施；(二)採用保護關稅政策。前者實現於一九一九——二〇年度之豫算案，為近來英領坎那大，澳洲，新西蘭，及南亞非利加等自治領域財政政策之中心；後者則實施於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施行之產業保護法。蓋課關稅，所以保護英國之基礎工業；課投機預防稅所以杜絕市場上之投機；故特惠主義與保護政策，實為英國關稅政策之精髓也。茲將開戰以來英國關稅及消費稅收入額列表如左：(單位千鎊)

年度	關稅	消費稅
一九一三—一四	三五、四五〇	三九、五九〇
一九一四—一五	三八、六六二	四二、三一三
一九一五—一六	五九、六〇六	六一、二一〇

一九一六——一七	七〇、五六一	五六、三八〇
一九一七——一八	七一、二六一	三八、七七二
一九一八——一九	一〇二、七八〇	五九、四四〇
一九一九——二〇	一四九、三六〇	一三三、六六三
一九二〇——二一	一三四、〇〇三	一九九、七八二
一九二一——二二	一三〇、五〇二	一九四、二九一

英政府又鑒於年來國民經濟狀況之不振，各方面減輕租稅負擔之論調時起，但以償還前欠國債之故，不得不增加稅率。惟戰時利得稅議於一九二一——二二年度以後實行廢止；又於一九二二——二三年度中減輕所得稅，關稅，及郵電費，一俟他方面行政整理經費節約，則再為租稅之廢減。故租稅之廢除與減輕，尚為今後租稅政策中之中心問題焉。

(二)歲出　英國於戰爭中其歲出之浩大，就數字以觀，誠屬可驚。但一至戰爭終了，政府卽銳意經營整理財政；大戰中所新設或擴充之各部行政機關，均一律廢除或縮減之，以圖經費之節省。如軍需部，船舶司，食料管理部，煤炭鐵道管理部等之廢止，其最著也。近復召集大規模之委員會，以謀行政上之整理方策。吾人觀於前列統計，其一九一八——一九年度之歲出總計為二、六九六、〇〇〇、〇〇〇鎊，至一九二一——二二年度已減為一、〇七九、〇〇〇、〇〇〇鎊，而一九二二——二三年度(豫算)則更減為九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其戰後財政整理之進步，可想見矣。

(三)國債　當一九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時，英國國債總額僅七〇七、六五四、〇〇〇鎊耳。自戰爭勃發，債額亦急激膨漲，至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已達七、四三五、〇〇〇、〇〇〇鎊；而該年末更漲至八、〇七九、〇〇〇、〇〇〇鎊之巨額。茲將各年度發行債額列表如左：(單位鎊)

一九一四——一五年度	四〇六、七九五、八八六
一九一五——一六年度	一、一六四、五一五、六〇七
一九一六——一七年度	一、六二五、五四五、九八一
一九一七——一八年度	一、九八三、五八一、〇一一
一九一八——一九年度	一、六八二、〇四九、八三九
一九一九——二〇年度	三二二、七七一、一三八

戰爭終了後各年度所負內外債總額如左：(單位千鎊)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內債	六、〇七〇、〇〇〇	六、五五〇、〇〇〇	六、四一一、〇〇〇
外債	一、三六五、〇〇〇	一、二七九、〇〇〇	[illegible]
計	五、四三五、〇〇〇	七、八二九、〇〇〇	七、五七三、〇〇〇

自開戰以來，英國募集外債約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其大部分都募自美國，餘則募自日本及阿根廷等國。據英政府於上院報告，截至一九二〇年二月止，英國自美國政府借入約八六五、六〇〇、〇〇〇鎊，自美國市場借入者約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合計對美債務已達九八五、六〇〇、〇〇〇鎊；其他外國債務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云。

英國既負如斯鉅額之國債，其償還及整理之方策如何，亦一有價值之探討，足供吾國之借鏡者也。茲分述之：

(甲)償還　英國夙持不募債主義者也，故極力遏抑國債之增加；而以償還國債為增加國家信用之唯一政策，儘其所能得之歲入剩餘金悉充償債資金。其戰後二年(一九二〇——二一年度)即償還二五六、〇〇〇、〇〇〇鎊，一九二一——二二年度又償卻七一、三七九、〇〇〇鎊之外債，其成績可謂速矣。減少外債，為英政府所特別注意之事實，故自一九一九年以來三年中計償還二七四、六六六、〇〇〇鎊之國債。

(乙)流動公債之整理　英國當大戰初起之時，(一九一四年四月一日)流動公債總額不過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及戰爭既起，因亦隨以膨漲；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休戰時止，總額計達一、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至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則又漲至一、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之最高額。當局咸認為急需整理，乃於一九一九年六月發行四釐長期公債，及四釐戰勝公債，並為收回國庫券計，准人民以國庫券購新債券。當時新債券募集總額計為七六七、五二四、〇〇〇鎊；內國庫券占一九二、八二〇、〇〇〇鎊。故一時國庫券流通額，漸次減少，一反從前增加趨勢。而短期借款亦日見減少，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各年度之末，已全然無英蘭銀行借入金之存在，則政府之努力整理又可知矣。一九二二年度之末，流動公債總額僅一、〇二九、五一五、〇〇〇鎊，較一九一九年六月已減少約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茲以每年流動公債之增減列表如下：

年	月	日	國庫券	短期借款			合計
				由英蘭銀行	由Public Department	計	

一九一四	八	一	一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一九一八	十一	九	一、一二四、〇〇〇			三六六、〇〇〇	一、四九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	六	三〇	七九六、〇〇〇	五二九、〇〇〇	二四五、〇〇〇	七七四、〇〇〇	一、五七〇、〇〇〇
	十二	三一	一、一〇六、〇〇〇	五六、〇〇〇	一八七、〇〇〇	二四三、〇〇〇	一、三四九、〇〇〇
一九二〇	三	二一	一、一〇七、〇〇〇	—	二〇五、〇〇〇	二〇五、〇〇〇	一、三一二、〇〇〇
	六	二一	一、〇五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一七四、〇〇〇	二四四、〇〇〇	一、二九四、〇〇〇
	九	三〇	一、一三九、〇〇〇	—	一四三、〇〇〇	一四三、〇〇〇	一、二八二、〇〇〇
	十二	三一	一、一〇二、〇〇〇	八七、〇〇〇	二一九、〇〇〇	三〇六、〇〇〇	一、四〇八、〇〇〇
一九二一	三	三一	一、一二一、〇〇〇	—	一五四、〇〇〇	一五四、〇〇〇	一、二七五、〇〇〇
	六	三一	一、二二二、〇〇〇	三九、〇〇〇	一一三、〇〇〇	一五二、〇〇〇	一、三七四、〇〇〇
	七	二三	一、二〇七、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	一二七、〇〇〇	一四五、〇〇〇	一、三五二、〇〇〇
一九二二	三	三一	八八二、〇〇〇	—	一四七、〇〇〇	一四七、〇〇〇	一、〇二九、〇〇〇

(丙)公債之掉換　英政府於一九二一年四月發行三釐半之掉換公債二六四、八九九、〇〇〇鎊，以掉換一九二五年滿期之五釐國民軍事公債。其掉換條件如下：

額面一〇〇鎊之國民軍事公債	掉換三釐半之新債券額
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滿期者	一六三鎊
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滿期者	一六二鎊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滿期者	一六二

(附債還年別債額表)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滿期者	一六一鎊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滿期者	一六一鎊
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滿期者	一六〇鎊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滿期者	一六〇鎊

國民軍事公債償還年別債額表

償還期	總額
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	一九八、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	二〇五、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	一四七、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	二六、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二六、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	一二、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	一八、〇〇〇
計	六三二、〇〇〇

（四）政府紙幣　政府紙幣爲政府之債務，當然不能與公債混視之。其發行額迄於戰後，尙有增加，至一九二〇年末約爲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鎊；但近來亦傾向於收縮之勢矣。茲將一九一四年以來之發行額及金準備表示如（單位[illegible]

年月日	流通總額	金準備總額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三八、四七八、一六四	一八、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二三、二四〇、五〇一	二八、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三月廿六日	三二八、〇六四、〇七〇	二八、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三月廿四日	三三六、五七二、一一三	二八、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三四一、六一〇、七三六	二八、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九八、六七九、三〇三	二八、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二九五、二九九、〇一〇	二八、五〇〇、〇〇〇

（五）對外貸款　英國貸與所領各自治政府債款總額爲一五〇、四三二、〇〇〇鎊；貸與外國政府者一、八六七、〇二九、〇〇〇鎊；合計債權有二〇一七、四六一、〇〇〇鎊。

吾人觀於上述各節，於英國財政整理上，已可略窺一斑。其債務之重大，財力之伸縮，較諸吾國爲何如乎？然而彼政府一努力振頓，其成效則層層遞進。返顧我國，整理之聲浪前歇後起；整理之成效，則非惟無所表見，近且枯竭窘迫，將蹈破產之危，而受共管之挾制矣。其亡其亡，吾爲之懼！

法國中產階級生活現狀

謝冠生

法國自大戰以還，產業凋敝，匯兌下落，生活艱難之呼聲，瀰漫全國，洵不僅限於中產階級。吾所以獨述中產階級者，則有二故：第一，因中產階級之在法國社會，特占重要之位置。徵諸往事，十八世紀之革命，實完全爲中流社會對於上流社會奮鬬之成功；卽在今日，此階級之人物，猶隱然爲全社會之中堅。凡世所謂智識界，如教員，律師，官吏，專家，以至文人，技士，皆此階級中人也。今茲所遭受者，雖爲物質的壓迫，而影響所至，必不以物質生活爲限，將全社會之精神思想，由是焉而發生變動，極而言之，則法國文化之基礎，將由此而動搖，未可知也。第二，因生活壓迫之痛苦，雖上中下三階級皆受其賜，而獨承其敝者，實惟中產階級。彼素封之家，席豐履厚，固不以此介意，鉅商大賈，或且因緣時會，利用物價之踊貴而致富；卽彼工人社會，恃勞動爲生活之源泉者，工資所入，亦頗能比例生活費之程度而繼長增高。試考戰前戰中戰後三時期之統計，以今視昔，工人生活之優裕，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工資 男子	工資 婦女	食宿費
戰前	一九一一年	100	100	100
戰中	一九一六年	122	116	141
戰後	一九二一年	410	412	407

惟此中產階級，介於二者之間，上焉既無顛撲不破之恆產，可以有恃而不恐；下焉又無勞工法之庇護，與罷工怠業等利器，足以抵制薪給所入，往往與生活之程度遠不相稱；而一方以身分體面之關係，日常起居，交際往來，與夫子女教育諸費，則又皆有勉力支撐之必要；以是之故，其所感生活壓迫之苦痛，較之上下

二階級，爲特甚也。

言生活之要件，輒曰衣食住，試分別述之如次。

衣食住之中以食最占重要，據全法統計局之調查，自戰前一九一四年以來法國全境（一萬人以上諸大城之平均）主要食品市價之變遷，約如下列之百分比：

	麵包	牛肉	小牛肉	羊肉	豬肉	鹹牛肉	牛油	馬鈴薯	糖	煤油	酒
一九一四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九一五年	108	128	137	114	124	126	142	114	151	114	113
一九二一年	252	375	406	327	384	343	495	352	347	388	284
一九二二年（第一季）	236	393	383	378	373	298	397	407	329	336	318

其中麵包，糖，煤油三種市價，在一九二二年之第一季，雖略有低減，然此不過一時之現象，不久即回復原狀，其後復繼續騰高，至於今日，仍未已也。

以此爲標準，假定在一九一四年，需用必要食品一千佛郎而已足者，至一九二一年，需二千九百七十佛郎，至一九二二年之第一季，需三千零二十佛郎，前後比較，蓋三倍焉。

衣服之增價，亦有同樣之比例，在大戰以前，以一百二十以至一百五十佛郎之代價，即可購一套華美之男服，或一襲堅緻之外衣，若今日之市價至尋常者，亦非三百五十以至四百佛郎不辦。

至於居屋問題，以被災區域之廣闊，人工原料之缺乏，其恐慌情形，更非衣食二事可比。彼政府之救濟，僅及於勞工社會，而中產階級不與焉。(1)在巴黎之中等住屋，戰前年納二千以至二千五百佛郎之租費者，今日往往遞增至八千以至一萬佛郎。承租者雖極感高壓之痛苦，而以體面觀瞻之所繫，——尤以操律師醫生等業者爲甚——則亦忍受之而已。

與居屋問題具同樣之恐慌者，尚有傭僕問題。此於勞工社會，在所不需，所獨感困難者，亦惟中產階級也。法國傭僕之恐慌，由來已久，而戰後特爲顯著，其工資之激增，亦突過尋常，七八年間，——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一——女傭之給料，以時計者由三十生丁而增至一佛郎半以至二佛郎，以月計者由四十佛郎而增至二百佛郎。(2)

衣食住三者，爲個人之負擔，外此尚有對公家之負擔，則爲賦

稅。在戰勝列強中財政之窘迫，無過於法國，對德賠款旣不能如願以償，則惟有增稅以取之於民而已。最近法國政府之稅收數目，較之戰前已四倍有奇，——由五十萬萬遞增至二百二十萬萬佛郎——其中尤以遺產稅之徵收爲最酷。依一九二〇年六月之新稅則，凡遺產價值十萬佛郎以上者，父子相續，徵稅百分之四；祖孫或夫婦相續徵稅百分之四·五；兄弟姊妹相續，徵稅百分之十六；伯叔祖父與姪孫相續，徵稅百分之二十一；中表相續，徵稅百分之二十六。蓋所徵已不限於所得，而侵掠及於資本，小康之家薄有田產，輾轉之間，卽盡歸諸國有矣。Mirabeau 有言，『課稅而及於資本是爲掠奪』（3）此在立法者之本意或爲廢止遺產之先聲，顧富厚之家根蒂深固，影響尙小，所最痛心疾首者，則中產階級也。

* * * * *

以上所述皆支出之事，今請言收入。

地租之所入戰後與戰前比較，約增百分之五十以至百分之百；公債證劵之屬，其利率平均由百分之三增高至百分之六；蓋所差皆不過二倍，以比例生活費之飛漲，程度至不相稱。幸中產階級中人完全坐食者，尙屬少數，其大宗之收入實不在此，而在勞力所獲之薪給。

戰後薪給增加之率，至不統一，據調查所得，約如下表：

（所列數字皆指年薪，以佛郎爲單位。）

行政官	戰前	戰後
局長	15·000	30·000
科長	7·000至10·000	15·000至18·000
科員	5·000至6·500	11·000至14·000
法官	**戰前**	**戰後**
高級法院庭長	18·000	25·000
同上檢察長	10·000	16·000
同上推事	7·000	13·000

	戰前	戰後
地方法院庭長	10·000	16·000
同上推事	6·000	10·000
初級法院庭長	5·000	10·000
同上推事	3·000	7·000
軍官	戰前	戰後
少校	3·000	7·000至8,500
中校	4·500	10·500至11·700
上校	6·500	13·700至15·000
教員	戰前	戰後
小學及初級中學教員	2·900	6·100至7·500
高級中學教員	3·700	8·800
大學助教	5·200	10·800
課外講師	6·200	14·200
店夥	戰前	戰後
銀行及大公司之謄寫者	1·600	4·800至6·000
同上賬房	3·000	8·500至10·000
同上打字者	2·600	5·000至7·200

右表所列，雖不過舉其一隅，但其餘卽不難由此類推。總而言之，薪給之所入戰後與戰前比較，雖各業皆遞增有差，若以之與生活程度相衡，則皆不逮遠甚。此猶指有一定收入之職業而言，餘如文人，畫家，醫生，教士，以至樂師之屬，無固定之地位者，(4)其境況之拮据，蓋又在此下也。(5)

爲馬克思之言者，以經濟之組織，爲社會組織之獨一基礎。是或言之過甚；然要之吾人之精神意志隨在皆難免周遭環境之支配，則無可疑也。法國之中產階級既遭遇重大之經濟壓迫，於此之時，而仍欲望其從容不改常度，此或者可求諸古代安貧樂道之君子，固未易爲生存競爭時代之一般人言也。彼身任科長科員者，自顧俸給所入，尚不及被災區域一匠人；師範或專門學校之畢業生，謀生之易，不及工廠一機師；著作家以積年之辛勤，幸得成書問世，而計其報酬所得，有時尚不如大城一淸道夫；此種變態之生活，稍一留意，幾乎觸處皆是。其結果，從消極方面言，則潦倒頹唐，覺生涯之無聊，存一種得過且過之心理；從積極方面言，則見小欲速，終日汲汲皇皇，惟利是圖，不復有餘暇以領略人生之眞義。法國素以文明古國自命，其搢紳先生，羞言『世務』(Affaire) 以美國爲新興國，又其國俗偏重實利，平時每有道及，輒非笑隨之。近年以來，感於生活之艱難，覺功利之不可忽，論調已大非昔比，從此以後，法人其不復能笑美人矣。

此種急功近利之思想，可於一般靑年之擇業問題，而尋得顯著之例證。靑年時期，血氣方盛，往往好名之心，甚於好利；今也不然，大多數之少年皆惟日孜孜，以謀速成求實利爲當務之急，對於長期之修業，輒視爲迂闊不周世務而棄之。(6)査高等師範學校文科，在一九一四年招考新生，錄取額三十五名，應考者二百十二人，同上理科，錄取額二十二名，應考二百九十六人；至一九二〇年，文科招考，錄取額三十名，應考者人數降爲百五十六，一九二二年再降爲百四十六；理科招考錄取額二十二名，應考人數一九二〇年降爲百七十五，一九二二年再降爲百三十五。士官學校一九一四年招生，投考者千三百三十二人，一九二〇年減爲六百三十二，一九二一年再減爲三百八十六。古典學校一九一三年招考新生來者二十九人，一九二〇年減爲二十四人，(其中有一外國人)一九二一年再減爲十四人。凡此種種盈虛消長，時會所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若謂爲偶然如此，則失之遠矣。法國老師宿儒之中，頗有引此爲憂者，以爲長此以往，法國立國之精神，——或可謂法國之『國粹』——將由是漸就澌滅；而一般持改革論者，則以爲法國之舊式文化，過於偏重智識與文藝，不合時世之要求，正宜利用此戰後之人心，做一番革新之運動。其間是非得失，非本文範圍所及，姑不具論，要之今日之法國，以生活壓迫之結果，其影響已引起社會心理之變動，因此而形成一種時代潮流，則爲不可掩之事實也。

最後尚有一事與生活狀態有密切之關係者，則爲人口問題。五十年來，法國之人口幾於無所增加，——一八六六年至一九

一三年四十餘年中，僅由三千八百萬增至三千九百萬。——近以生活之艱難，獨身者既懼室家之負擔，而不願娶，既娶者又慮子女教育費用之浩大，而不願生育。此種風氣，在法國社會中，由來已久，而尤以今日之中產階級爲甚，且有每況愈下之勢。按一九二〇年法國全國之生育，超過死亡十五萬九千人，平均爲萬分之四十一；一九二一年卽降爲十一萬七千八，平均爲萬分之三十；一九二二年第一季，生育總數爲三十九萬七千人，以視前一年同時期之生育數四十二萬一千者，三個月中，減少二萬四千人，至結婚之數，在戰爭初了之二年中，頗有異常之增進，蓋退伍之士，久客思家，有以致之，在一九二〇年，尚有六十二萬四千次，至翌年一九二一年，卽降爲四十五萬三千次，自今以往，其有減無增，殆又無可倖免，此誠爲法國未來之大問題。猶憶本年二月間，英相波那勞在議院批評法政府對德政策之過甚，以爲從法德二國人口增減之趨勢着想，法政府今日之所爲，實非法國子孫之福。翌日法國報紙，卽大肆譏彈，謂國勢強弱，無大關乎人口，幷引英滅印度爲證。此要不過強顏解嘲之辭，其實英相所言，法人未嘗不自知之，觀其政府立法，重獎生男，學者著論，力闢獨身節育之非，其朝野上下，苦心焦慮，圖所以弭此隱患者，固無所不用其極。惜乎病根未去，則病終不瘳，法人雖愛國，顧當此之時，而欲望其犧牲一切，以爲國家盡繁殖之義務，誠戛戛乎其難哉。

(一)法議院關於巴黎市之中等人家屋荒問題，曾有幾度討論，但迄無切實辦法。據專家 Georges Risler 建議，以爲通國人民，勞工與中產階級，占最大多數，政府能力有限，只能先其所急。

(二)法國女傭之數，四十年來，由百五十萬人降爲九十三萬八千人。其主因爲工商業發達，雇用婦女日多，而一方婦女之程度日高，稍知自好者，皆舍彼而取此。

(三) 'Droits sur les fruits sont impots, droits snr les fonds sont pillage' 見所著 Theorie de l' Impot

(四)尋常文學美術等教師，單獨授課，普通爲每小時五佛郎，亦有在此下者。

(五)此外尚有無數戰死者之孤兒寡婦，其家庭之凄涼，更又在此以下，時下俗語，謂之『新貧階級』。(Nouveant pauvres)

(六)與此情形相類者，尚有一求婚問題。戰中丁壯死亡者多，以是女子人口過剩，求嫁不易，此固爲自然之趨勢；但富家女子，仍絲毫不受影響。『人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若今日法國之少年，病不在『好色』，而在『好貨』，一般人求婚之標準，第一事卽估計嫁資之多少，美貌尚在其次，樂天詩所謂『富家女易嫁，貧家女難嫁』正可爲法國今日之女子詠也。

(七)柏格森新著 Etudes Classignes et refome de l' Enseignements secondaires 於此層頗有發揮，又 Maurice Lair 在 Revue e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著論，亦以此爲言，本文取材頗多。

十二年六月四日夜　于巴黎

印度復興之內面的徑路

日本大川周明著
黃惟志

一

世之評印度復興者，每謂印度之復興，由於印度承受近代之西歐文化。不知張公飲酒，李公不醉，謂適於西歐者亦適於印度，是不思之甚者也。

薄伽梵歌者印度最珍貴之經典也，復興印度之諸指導者，能樹立莊嚴偉大之國民理想，養成百折不撓之丈夫氣概，以得力於此書者爲最多。其中三之十二一節有云：『縱使愚魯之人，能盡「自己之本然」(Law of one's own being) 亦必優於巧倣他人之本然。盡自己之本然者，雖死猶生，倣他人之本然者，害莫大焉』。此卽康德『模倣卽自殺』之倫理的原則；蓋謂無論個人，無論國家，凡營倫理的生活者，苟因忠於自己而致死，則死後猶得復生；若追蹤他人，雖偶得舉一時之功，亦猶秋風之捲枯葉，高舞天空，不旋踵而一落千丈，終於死滅矣。國民運動亦猶是也，苟其運動爲模倣的直譯的輸入的，則一時雖得成功，結果必終於自殺；反之若其運動以國民本來之精神爲根柢，能發揮自己固有之國民性，則遲早必能實現其所懷抱之志願也。

由此以觀，則印度之復興，其非由於模倣他人，而由於表現自己向有之本然，可無疑矣。英國一女子，曾因贊嘆印度精神復活之偉大，自願入維維卡能大之門，矢志修行，改名爲尼維第泰，在距今十餘年陳述印度深刻的自覺如下：

『吾敢信在吠陀羅經及奧義書所宣述之強力，卽造成印度宗教及帝國者，爲學者所研究不釋者，爲聖徒所沉思冥想者，已復活於吾人之中間，在今日其名爲國民性。

『吾敢信印度之現在，乃伏深根於其過去，而有光榮之未來輝映於其前途。』

誠如尼維第泰所言，印度之復興，殆無疑義。不特無疑義，抑且今之世界，亦切盼其復興，而渴望向曾產生崇高雄偉之文化之印度精神，復生於今日，以代行將沒落之西歐文化也。

予爲是言，決非過譽之談，亦非主觀之見，要皆有其根據。今請探究印度文明之諸相：先明印度精神之意義與價值，次則尋求印度覺醒之內面的徑路，進而明示其國民運動，乃爲本質的，印度的，最後又論證印度精神復活之事實，而斷定印度復興之確實性焉。

二

欲爲印度精神之闡明，不得不先想起黑格爾歷史哲學中之印度論。歷史哲學爲黑格爾諸著作中之最優雅者。其敍印度之一節，筆力透澈，可謂盡詩人之能事。彼以極纖細而又極濃厚之詩趣，敍述『此世所無之美。』卒謂此種之美，惟於印度見之。——『此種之美，細加審察，又據人格之尊嚴與自由之概念而檢點之，則心中必大受感觸，將謂除此以外，皆爲無價值者。』黑格爾視印度的世界觀爲非全然抽象的汎神論，非思想之汎神論，而爲空想的汎神論。

抑且以印度作如是觀者，不僅黑格爾一人，黑格爾以後之印度研究，迄於今日，已大有進步，然而一般西歐學者，篤信於印度之出世間主義，與其形而上的傾向，遽斷爲印度精神之全體，殆千篇一律。——『使現世遠隔無明之長夜，僅注其心志於抽象的，形而上的宗教的無限，而爲最非現實的，最非具體的，是卽印度文化之本質也。』

向之西歐學者每謂印度之宗教哲學以及文學藝術，雖特具足以自豪於世界之天賦；然其他一切，必須師事西歐而模倣之云云。斯言實未免陷於偏枯之弊。如後節所述，十九世紀之印度，實爲崇拜歐州模倣歐洲時代，今幸而一陽來復，漸具明晰之眼光，回顧印度之過去，知西歐學者之見解，爲自誤而誤人者矣。導印度人於此種正當之見解及正當之思慮之先覺，則不可不首推埃拉平大高休。

所謂『精神的』三字，爲印度文化主要之特徵，此恐無人敢否定之。無限之觀念，實印度精神之本質也。印度人常謂：生命之本質僅就外面的觀察，決難得其究竟生命之本義，僅由外面的力

量，決難求其實現。不可見者常包圍可見者，超絕常包圍現實，無限常圍繞有限。形而下者，苟不與形而上者相連貫，即不得發揮其全意義。人類惟知本我之一部，而不知其實與全我合致者也，人類之衷心，尚有不可意識之能力存焉。人類由於此力，乃得超越現實之自己，舉揚現實之自己，使成深奧之全我焉。

印度抱有此種見解，故大膽宣言：以爲人若以此法鍛練其意志與知識，則必能造精神的絕頂。於是彼乃以精密的論理及周到的實踐以求向上之一途。由是發現而有許多之教門，許多之觀門，發現而爲光怪陸離之印度哲學，印度宗教。印度之在人類思想史上，蓋與喜馬拉雅山同其莊嚴也。

然而如黑格爾及其他西歐學者所主張，倘非印度精神之全體，且亦無爲全體之理由。蓋崇高之樓閣，必藉鞏固之地盤，『精神之花』亦必有所根據而後始能燦爛輝煌也。吾人回顧古代之印度，除精神以外，所可驚嘆者，即其非常之活力，以及對於現代生活不盡之努力，與至爲豐富之創造力。試讀BK薩爾客爾君所譯且附加註釋之斯庫頓尼替一卷，即可見印度精神在社會的，政治的方面，亦無不活躍。印度對於現實的施設，——民國與帝國，宮殿及寺院，以及各種之團體，殆皆不息不疲，有無限豐富之創造，又從賴達克姆特慕開爾奇教授之精密研究，而古代印度海外發展之事業亦漸明悉。謂印度之船舶，曩時曾貿遷於猶太埃及羅馬，建設植民地於多島海，傳播印度之藝術，詩歌與信仰焉。西歐批評家尚論印度古代之建築，彫刻，及其他藝術，亦稱其豐滿濃厚。凡此種種，要皆印度不疲不息之創造力活力有以致之也。

於精神的優越，及實踐的精力以外，古代印度之第二特質，即其可驚之理智是已。印度人之理智，深刻而又豐麗，綜合而又繁瑣，強大而又纖細。僅就阿育王時代至回教時代間所發現之無量數知的產物言之，已足以令吾人驚魂駭魄矣。此種產物，經近年學者所研究者，尚不過九牛之一毛。於印刷術未發明以前，此種知的活動，求之於世界史，實未見其比儔也。此恆河沙數之資料中，言其範圍，又非僅限於哲學，神學，論理學，修辭學，文法，言語學，數學，星學等純知的科學，凡一切實踐科學，無不顧及：政治，經濟無待言，自繪畫以至舞蹈，與夫生活上所必要之一切事項，例如馬之飼養法，象之駕御法，甚而至於性欲學及性交方法，皆別成爲一門科學，各有其術語，各有其專門著作焉。總之，當時之印度精神，一面既以無限之好奇心，探求事理，不知終極，一面又能

以統一綜合之精神，爲之調和，爲之整理，宜其各種科學，俱臻發達也。

最後在印度精神上尙有一種普遍的特質，不可不知，即不論爲心靈的實踐的，純知的，舉凡觀念，思索，實行，非達到極端不止，非求其徹底不止是也。此種傾向吾人隨處可以見之。印度之唯心論，爲徹底的唯心論，其唯物論則又徹底的唯物論。思想上絲毫不相苟且妥協，而在宗教信仰上，亦往往尊己而抑人。在日常生活上，有奢華達於極點者，同時亦有怡情山水，淡泊自甘者。一方當帝王權力方超絕頂之時，同時亦即有人爲『帝王乎！汝非爲民服務者乎！』之公言。一方有堅苦卓絕，冀悟大道之修行者，同時又有縱情酒色，飽醉酣歌，不知人生爲何事之極端享樂主義者。此皆印度精神趨於極端之特徵也。

然而印度精神雖每趨於極端，同時則又善於綜合，長於統制。使不至走入歧路，故雖有極盛之享樂主義，得不陷於放縱，此則更爲可貴者矣。

試就印度文化史上以檢印度精神，大概精神之時代先現理智之時代，次之更入於實踐之時代。黑格爾所謂美之印度，猶不過第一期精神時代之印度也。其第二期理智時代尙爲黑氏所不知，是爲探求眞理，闡明理法之時代。其後即以所闡明之理法應用之於現實生活之上，則即所謂實踐時代矣。此時代可謂爲印度文化之黃金時代。

不幸印度精神盛極而衰，至於第三期，漸呈萎靡之狀態。最初所發現之衰兆，爲對於現實生活努力之減退，創造能力之薄弱；其次探求理智之終止，科學的批評精神之消失；又次印度精神亦失其昔日之光輝，僅在少數人之腦中留得依稀之形像，而英國之征服印度，即在此時矣。

三

英國征服印度後，西歐文化盛行輸入，由是印度人中崇拜西歐而模倣之者，日漸衆多，此等人秉其愛國之熱誠，以爲欲使印度脫離英國之羈軛，除使印度近代化以外別無他途。凡英人對於印度之批評一概承認之，視中世印度文明爲全無價值，欲掃蕩之使不留餘燼。彼等雖亦知古代印度有足自誇之處，然究不能把持其眞精神，凡與其歐化的心理不相融合者皆棄之而不惜。彼等欲採用英文學之形式，思想精神以建設新文學；彼等以十九世紀英國之民主主義爲無上之理想，欲採用西歐之社會

思想及社會組織而謀印度之改革。

嗚呼！此種歐化運動非薄伽梵歌所謂追從『他人之本然』乎？苟循是以往，則印度必陷於永刼不復之地位無疑。幸此種運動之動機，乃由於印度人之愛國心又因其言行之過度反足以促成印度復興之機緣。第一，此種運動使印度人探求知識的精神復活；第二於古文化之中投入新觀念之酵母；第三，對於印度之過去，有明白之新見解；第四，人民憤激於過度的模倣西歐，促成印度國粹主義之出現。此四者相合，遂闢印度覺醒之徑路矣。

最初使印度覺醒，發起偉大運動——精神運動——者實為宗教的活動，此凡研究印度史者均所承認。蓋由英國輸入印度之西歐文化，其本質僅為主知的，物質的，總言之非宗教的，印度受其刺戟，於是在宗教方面最先覺醒。

當印度一般自命為新人為先覺者秉其異常之熱心與精力，努力使印度歐化之時，與之立異之一羣先覺——即維護古昔之印度精神者常有如下之思想，曰：『印度固非改造不可，印度之思想，制度，固有徹底革新之必要。然而此種改革，必使立於精神的根基之上，且始終必取宗教的動機與宗教的形式。』此種思想在其他國家，其他時代，能否視為恰當，姑置不議，然在現代印度則實可謂之已知返印度『自己之本然』而為復興印度之前驅。拉姆，摩罕洛衣之勃拉買教會，達耶能達，賽拉斯華底之埃里耶教會，拉買克利許那之傳道，及印度教信仰之復活等，一切宗教活動，皆此一念所結晶者也。至在印度精神之宗教的覺醒上為最鮮明深刻的表現者，即維維卡能大皈依之一事矣。維女士曾受英國之高等教育，頭腦清新，人格高尚，常稱為加爾各塔之花，但竟以一念之誠，至為訪道問法之人，至心朝禮，合掌跪拜於如來之前，此誠可為印度復興之象徵，希有之祥兆。從可知向印度青年注射革命的精神者，非崇拜西歐文化者之革命論，而為與政治風馬牛不相及之精神的感化矣。

且此種宗教的覺醒，實即印度國民精神之根本的覺醒。宗教既覺醒，則一切精神方面，知識方面，非同時覺醒不止。果也他方面之覺醒亦接踵而起矣。最先為文學藝術方面：散文有却台爾奇，韻文有太戈爾，繪畫有埃排穀特拉奈德太戈爾（即詩人太戈爾之弟）各占領域，自放光彩。此三者皆為孟買人，以孟買人為印度人中最富於藝術之天才也。

孟買之文學，其初本已專事於模倣西歐，英國，然而覺醒以後，即次第排斥模倣與追從之陋習，雖外國文學之感化終不可拒，

而亦必使之同化，使返於印度固有之文學。朋基姆者，有獨特之創見，以豐麗無倫之詞藻為印度文學開拓新途之人也。所著小說歡喜宮鼓吹印度獨立自治之思想，頗著奇功。印度革命歌朋第買泰拉姆即彼所作也。太戈爾之詩本篇無詳述必要。約言之：其情悲切，其詞絢爛，其韻婉曲，咸以表示其神秘的感情之激昂，精神的經驗之諸相透澈的理智之閃爍。凡孟買人精神上所特有之美點無不顯露於其中，讀之令人洗脾沁骨，感得印度精神之一種特色『微妙柔和』之現相也。

朋基姆與太戈爾二人為在文學上表現印度精神之復活者。至於印度文學今後果能追隨於二人之後乎？其所開拓者果為印度文學最正當之途徑乎？此在今日猶不能斷言，埃拉平達高休謂二人皆不過報曉之聲，將來之印度文學必能捉住更印度的之形相。今孟買已有一羣詩人與太戈爾異其趣向矣。

埃白毅特拉奈德太戈爾之繪畫，尤比文學方面更能指示印度藝術之進路。蓋全為精神的藝術矣。其所志在欲以線與色彩描摹印度精神之種種形相，傳達有堅確把握之理想與可明白認識之觀念及僅在心底所能感觸之神秘。其所繪者大都近似於日本古時之佛像畫，聞其成此藝術，以研究日本畫所得為最多也。

更就哲學方面言之。自高休出，印度始得有眞正之國民哲學者。高氏之哲學，蓋集西洋哲學之大成，更益以自己眞摯奧祕之精神的經驗，而闡明薄伽梵歌之思想，展開之使具有完美之體系者。其人格言論喚起印度青年之國民的自覺，激發其革命的精神至為深刻而強烈。如上所述宗教文學藝術各方面之起有運動，已可為印度復興之鐵證，因此種俱足以促成國民之覺醒故也；然而直截明確，以不可拔之根據促國民之自覺者則不得不首推高休。高休告印度之青年曰：『必為眞正之印度人始能信任一切，斷行一切，犧牲一切。故諸君不可不先「為」印度人。諸君當捉得阿賴耶之思想，阿賴耶之鍛練，阿賴耶之性格，阿賴耶之生命；但非求在諸君之知識感情上捉住之，而當在諸君之生命上驀地捉住之。』

高休又曰：『十九世紀之印度求為政治的解放，社會的改革，宗教的復興。然而此種努力因其徒學西歐之動機與方法，不顧印度民族之精神，歷史使命；以為歐洲之教育，歐洲之器械，歐洲之制度一行輸入，即可使印度與歐羅巴同其繁榮，同其勢力，同其進步，故卒至於失敗。二十世紀之印度鑑於此種悲慘之經驗，

將此英國化的十九世紀之目的，理想與方法悉放棄之不可。印度須自行其路，實現其獨立之生命與文明，凡世界上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道德的諸問題，爲歐洲所未解決者，吾印度必代爲解決之。欲達此目的所需之方法與力，不可不求之於印度自身之靈魂之中。』

高休爲在思想上表現印度精神之復活者，爲復興印度完成哲學之基礎者。文學，藝術，哲學三方面，印度既已有深切的覺醒，於是不久此種復興運動遂顯現於政治，成爲政治的覺醒，而所謂革命運動於以起矣。

四

夫印度之運動，由表面言之，雖不外欲驅逐英國統治印度之政治運動，然竊其底奧，則實心物二界欲同時完全脫離歐羅巴之支配，徹底的要求印度之獨立者。

印度政治運動之初起也，革命之士或仿社會主義者之組織，或效虛無黨之暗殺，然卒以印度政府監視周密，彈壓綦嚴之故，着着失敗。此何故耶？蓋以此種方法，仍採自西歐革命運動之方式，既係西歐革命之方式，則遇西歐之權力主義自不得不屈服矣。然而印度精神不在政治上發現則已，既發現矣，則必能如他方面之復興運動，漸至於脫離西歐色彩，而爲徹底之印度政治運動，是即甘地之不合作運動所由來也。

甘地之偉大實爲政治家之偉大，其他蓋無足取者。言其哲學，毫無特殊之見解。言其文章，雖在印度人中得放希有之光彩，然其所談者不外印度之正統思想，而終不及高休之周到雄偉。其生活之簡易在印度亦決不足異：凡排斥一切貪慾甘於淡泊之生活者，於印度之修道者間隨處可以見之。又如革命家哈爾達耶爾者，於思想上極端崇拜西歐；於實行上鼓吹徹底叛亂主義，而其禁欲生活則與甘地毫無差異，故生活簡易一事亦非甘地所獨能也。然而當甘地爲實際運動之指導者，臨於民衆之前，則其一言一行，悉放光明，民衆受其勸導，至死不變，就此點言之，則現代印度，固無人可與比肩也。

余故謂甘地爲『由政治家所發現之印度精神』。其眞理把持運動，斥英國之統治印度爲印度現有萬惡之本原，謂不可不絕對斷絕之，以是教導民衆向印度政府宣戰，故此運動實爲明確的政治運動，與從來之倫理運動宗教運動，意義全然不同。此運動蓋欲向印度人之魂喚起其最廣汎且最深刻之政治覺醒也。

『諸君乎勿謂吾儕不能立於榮譽之戰場，須知吾儕之魂，亦勇敢者。』此甘地之名言也。甘地在政治上之戰法與普通政治家之戰法，僅一以武力，一以『魂力』之不同耳。

甘地之政治運動無論其所揭示之理想所根據之思想，或其所實行之戰術，俱與西歐之政治運動異其面目，而為徹底之印度政治運動。故一開始，即收莫大之成功。今甘地雖下獄中，亦無足介意。即使甘地身死，吾料必仍有人繼起以傚之者。然則印度早晚必能脫英國之羈絆，奏獨立之凱歌，可斷言也。

如上所述，印度復興之內面的徑路，大體已明。若更望其完璧，則凡史學，言語學，人類學，植物學，並其他科學方面之一切知的活動，尤以可表示印度科學的復興之爵格第斯婆斯不可不有詳細介紹。今所言雖僅關於在國民生活上所直接表現之宗教，藝術，哲學，政治方面而止。然由此已略足以證實印度復興之確實性，固不必求其例之多也。此印度之復興，於無論何方面，皆為純粹的印度的。其所創造之文化，亦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夫世人信世界之文明，僅為西歐文明也久矣。然而鑑於此次世界戰爭及戰爭以後之狀況，遂犂知西歐文化之破產於此時也。印度精神之復活，於世界史上實有二重之偉大意義：其一為外面的，即印度之政治獨立，將使為世界禍惡之原之英吉利帝國，一舉而隕其強國之地位。其二為內面的，印度之精神獨立，將由此根據於印度本來之精神主義，創造新文明，而於人類之向上有莫大之貢獻焉。

科學雜俎

地球之質

關於地球之質，近來有兩新學說發現：其一為米啓根(Michigan)大學教授賀伯士氏(Hobbs)之說。賀伯士氏謂地球之內部為一五金質之實核，核之外層圍有鐵鎳等層，其上更有極重要之石層包圍之。又其上始為吾人所居之地皮云。第二學說係喀尼忌(Carnegis)學院教授華盛頓氏(Washington)所創作，與前說又不相同。華盛頓氏以為吾人足踏者為一輕質石層，此層之下為一中央實核，包含各種礦質，如鉛，錫，銀，銅等。是再進則為實質之金，鋨(Osmium)，銥(Iridium)，白金等以及他種之寶貴金屬云。(馮啓鏐)

貴州苗族雜譚（續）

於曙巒

五　言語

苗族言語固與漢語迥然不同，就是他們各種類，如黑花，狆家，獛猔等也各有各的言語彼此格格不入。苗人中年紀稍大的男子，多會說漢話，異族見面都以漢話問答所以漢話是一種標準的官話。

我初入苗疆的時候，深抱學苗話的志願，後來看他們的言語，隨他的種類而異學不勝學，有望洋生嘆之慨，不能不拋棄這個志願，現在把苗話略略說一點藉知他的大概罷了。

苗人發語，很像日本人多半是先名詞，次動詞。如猓玀呼門叫『銀古』掩叫『比杜』，掩門叫『銀古比杜』。呼盜叫『蔞樹遞』，打叫『毒』，打盜叫『蔞樹遞毒』。黑苗話吃飯叫『弄格』，早叫『大』，中叫『代』，晚叫『龐』，吃早飯叫『弄格大』，吃中飯叫做『弄格代』，吃晚飯叫做『弄格龐』，現彙點苗話於下面。

黑苗話　走叫『蒙』。漢人叫『刁』。殺漢人叫『馬刁』。飲酒叫『號鳩』。老爺叫『架雷』。趕場叫『戛鄉』。到這裏來叫『打儂打』。男女相聚唱歌，叫『搖馬郎』。不知道叫『馬不』。

白苗話　父叫『巳』。母叫『賴』。祖叫『阿包』。小產叫『損』。小產者之父叫『損巳』。小產之母叫『損賴』。一叫『伊羅』。二叫『拗羅』。三叫『包羅』。四叫『褒羅』。五叫『別羅』。六叫『兜羅』。七叫『香羅』。八叫『易羅』。九叫『甲羅』。十叫『故羅』。

這種數目字呼法，黑青花等苗也略相同，不過聲音稍變罷了。

狆家話　一叫『矮』。二叫『謡』。三叫『亘』。四叫『配』。五叫『派』。六叫『猷』。七叫『伊』。八叫『意果』。九叫『搖』。十叫『積』。男叫『凱唔繆』。女叫『削繆』。小兒叫『矮苦伊夥可唔』。火叫『拖』。水叫『泥』。手叫『阿普』。足叫『阿拖』。耳叫『阿哀』。眼叫『買典』。口叫『噠蒂』。

苗族雖各有獨立言語，到現在似有『漢語化』的趨向。因爲這時民智開，交通較便，漢苗更疊混雜，苗語既不普通，自有學漢話的必要，所以現時苗人能說漢話的，較昔日增加不少。加之潮流變遷，一切事物名詞，也跟着改變，如『都督』『省長』『洋筆』『洋錢』等等新名詞，在苗話裏，譯不出相當名詞，不能不用漢語來替代。每聽他們互話，於格格不入裏，常雜有漢話，這就是漢語侵佔苗語的一個小小動機。

苗族自古時被漢族打敗後，這宗蔚然大族，簡直零落到這地步，實因他們彼此言語太分歧，見面的時候，格格不入，諸多不便，只有各人老死牖下，不相往來，感情沒有機會發生，團結力也就太弱，任漢人如何侵凌，彼此多不能互助，這語言不能統一，實在是苗族一個大病根哩。

六 文字

我和苗人接近時很多，所見都是些無智識的人，縱遇一二優秀的，問起他們文字，多不知道這回事，間或碰着他們所謂『鬼師』，也不肯把他們文字見示，所以對於苗文的考察，簡直一點成績沒有，非常抱憾。後來在史地叢刊上看見一小段苗文，實不可多得的材料，急錄下來，供我們的參考。

有個法國牧師名叫費亞的，曾在廣西師宗一帶苗人中間傳教，和苗人感情很好，並且能說苗話，能懂苗文，後來歸國，著了一部苗文字典，這一小段，是人家翻譯出來的。

苗文無陰陽類之分，無多少數之分，也無動詞之變易法。苗字大半是象形，其無形的，就會意，諧聲，其意義不能以形意聲來表示的，就設多種符號來表示他。故苗文中也有一字數聲，數字同音的。苗文雖是最古土人文字的一種，其字容有欠缺，但其文法還比較的完備。

苗文

A音

音別	苗字	音	義	記號
1 尖音		那	多	一
2 高音		那	問	?
3 平音		那	病	＼
4 上音		耐	你	／
5 長音		拿	縫	∧

B詞

（一）名詞

甲 一字的

苗字	音	義	苗字	音	義
[illegible]	米	地	[illegible]	母	馬
[illegible]	波	山	[illegible]	拉	虎
[illegible]	海	屋	[illegible]	改	家

乙 多字的

苗字	音	義	漢文譯義
[illegible]		斗	頭按
[illegible]	英則	雷	天響
[illegible]	虜都	錐	穿眼器
[illegible]	吸拉罷馬	月	亮圓

（二）形容詞

甲 名狀

苗字	音	義
[illegible]	白惡	富
[illegible]	喜愛	長
[illegible]	歇亞	貧
[illegible]	尼	矮

乙 指示

苗字	用例	音	用例譯義	漢文譯義
[illegible]	[illegible]	曷阿儒拉	這孩子個	這個孩子
[illegible]	[illegible]	該阿儒拉	那孩子個	那個孩子
[illegible]	[illegible]	曷阿儒歇愛	這孩子們	這些孩子
[illegible]	[illegible]	該阿儒歇愛	那孩子們	那些孩子

丙 數量

苗字	音	義	苗字	音	義
[illegible]	的	一	[illegible]	尼	二
[illegible]	疏	三	[illegible]	歇	四
[illegible]	措	五	[illegible]	苦	六
[illegible]	塞	七	[illegible]	愛曷	八
[illegible]	該	九	[illegible]	挫	十
[illegible]	挫的	十一	[illegible]	挫尼	十二
[illegible]	尼坐	二十	[illegible]	疏挫	三十
[illegible]	的愛	一百	[illegible]	的都	一千
[illegible]	的之	一萬			

(三)代名詞

苗字	音	義	苗字	音	義	苗字	音	義
□	揩	我	□	尼	你	□	該	他

(四)動詞

苗字	義	苗字	義
□	取	□	建

(五)副詞

苗語	義	
□□□□□	我木取屋建	最後一字爲副詞
□□□□	我鞋著無	最後一字爲副詞

猓玀文

直書橫看

□個 平聲　□書　□火　□柯
□橢　□方　□斯　□帖
□勒 上聲　□麻　□書　□苦
□額 上聲　□呢　□熱　□寫
□惹 上聲　□惹 上聲　□山　□勒
□額 平聲　□哭　□也　□也
□脊　□使　□鎖　□鎖
□瞞　□也　□密 平聲　□策
□古　□音　□朱　□泥
□惹　□吐　□獨　□尼 上聲

猓玀文自上而下，行自左而右，一字一音，有千數百不同樣之字，寫字用左手。

苗人雖是有文字，無奈知識太淺，加之生活壓迫，沒有人研究傳誦，不但無發達希望，現在已要絕傳了，實在可惜。優秀分子，多讀漢書，因語言不同的困難，加之膜視文字的心理，通人很少，不過識得幾個漢字，讀得幾篇四書罷了。

七　性情

苗族性情，多是一種天眞爛漫，原始人類的樣子，遇事聽之自然，與漢人性情多歧異，故彼此雜處，不是背道而馳，就是互相衝突，難得融成一片，相親相愛。他們是甚麼性情呢？且把幾種犖犖大者寫出來。

(一)守舊性　苗族守舊性強得非常，苗女所穿的衣服，是甚麼布料，甚麼顏色，甚麼欵式，都沿古人的舊制，只要種類相同，衣

飾千萬人一律，決沒有那個換一種新布做一種新樣的。飲食起居風俗制度，沒有一樁不依他祖先舊法，自己既沒有創造能力，也不願創造，而外界潮流更不歡迎，難得影響他們。自鴉片傳入中國，貴州爲產鴉片的地方，漢人幾乎無人不吃，苗人却沒有吃的。近年火柴(洋火)的勢力總算無處不侵入了，苗人用的還是火石。還有樁事，更可證明他們守舊性的强。在井裏汲水，一人挑兩桶，不但取量較多，也很簡捷。上游各縣苗人，用一木桶滿裝着水，置桶底於背上，曲腰成九十度，負着走，困難已極。我問他何以不仿漢人方法，用兩桶挑，不容易多了嗎？他說他們夙昔是這樣，換法子就做不慣。

(二)自然性　他們一切行爲，都是聽諸自然，毫不知道計畫和討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耨秋收冬藏』照着舊日的例子做去。豐年固然好，荒年也只聽之。貴州的土匪，千百成羣，晝夜搶刼漢人的村寨，都放哨守夜，時刻防備，苗村不知這回事。匪來搶了，不去報官，大家悲傷一陣也就算了，這也是他們自然性的表見。

(三)混沌性　他們因爲知識太低，對於一切事物的優劣善惡，實無別擇的能力，做事沒有標準，爲善爲惡，多非有意。民國七年，土匪破了邛水城，苗民隨匪搶刼的，非常之多。後來捉了幾個苗匪，我去參觀庭訊，他直認搶刼的事，絲毫不諱，問他爲什麼要做匪？他說看見人家都去搶，我也去搶點。問他犯了法，知道麽？他說不知道，願還東西以後不做了。性情蒙昧，不能別擇善惡，可知了。他的安分守已，不是有意如此，不過是他祖先無意中遺下來的善性罷了。

(四)堅忍性　苗族的美德，要算這個堅忍性。無論男女老幼，人人勤勞，常於酷熱或奇冷的時候，在山野間工作，不稍休息，幾十年如一日。遍行苗村，沒有見過一人游手好閒，不勤苦操作的。

(五)勇悍性　苗多勇悍，平時膽小如鼠，非常安分，偶一激動他的憤怒，就殺人放火，無所不爲，視死如歸，不避艱險。所以貴州官府每有什麼爭戰，必募苗兵幫助。黔省推倒洪憲一役，苗兵助戰，頗著勳勞。各縣匪風甚熾，縣署多用苗兵抵抗，只要稍稍待以誠意，叫他赴湯蹈火，也不會推辭的。

(六)株守性　囚居鄉里，不喜遠行，是苗人的通性，白髮蒼蒼的老者，沒有走過五十里外，也沒有離家三五日的。各居各的村寨，大有老死不相往來的形勢。外面有衣服言語稍異的人入他的村寨，他們非常恐懼，急急關門，以便躲避，同村的也聞風關門，

門關後，此外人不去，他決不開。我每借宿苗家，必先着會說苗話的人去疏通，去了他的恐懼心，這才不至閉門不納。但鎮陽江和榕江兩岸的苗人，因交通較便，稍稍開通，有駕船遠行的，不過是極少數罷了。

（七）儉樸性　苗族無論貧富，生活多儉樸，不喜奢侈，（除土司說）惡居惡食，安而不厭，不管外界如何浮華，他總不稍改儉樸觀念。還有一件令人稱羨的事，就是對於各種賭博，絲毫沒有知道，中國賭博的勢力，幾乎無孔不入，獨不能入苗族社會，這大約也因儉樸性強的緣故罷。

八　藝術

現在的苗族，已漸陷於澌滅的境地，本無什麼精巧藝術之可言。但他們祖先遺留的藝術成績，和傳給現時苗人的技術，尚有可觀的地方，且拉雜談談。

思南沿河司的西岸鐘山的半腰，有一個寺叫做『玄天宮』，山環水曲，林木葱葱，頗稱幽境。客堂懸一個鐘，一個砭，鐘是銅質，高七寸，寬一尺一寸，有柄作橢圓形，分兩面，面各有乳三十六個，分六行，每行六個，小於牛乳，用鐵箸擊乳，乳各一音，非常清越可聽。細看他凹凸之處，厚約八九分，現在薄如紙的，已及全部十之八九了。砭是石質，長一尺五寸，最狹處五寸，最廣處一尺四寸，不廣不狹處六寸，中有圈，周約三寸，淡墨色，砭分兩面，面各有一圈，頂上有孔，可穿小繩，以物擊之，鏘然作金聲，很覺好聽。問之山僧，說是古苗王的樂器，質之遺老，也都說是古苗王的樂器。還有現時苗人所吹的蘆笙，是他們獨有的樂器。笙為四五根細竹相併，橫插於一粗竹之上，除口吹的細竹外，其餘的細竹上，鑿有多數細眼，吹之能作各種聲音，異常可聽。小笙長約兩尺，大的長八九尺，吹時嗚嗚的聲音，非常宏大。據此也可以看苗人的樂器，製造得很好了。

玄天宮裏又有花瓶二，高三尺，周一尺，裏面是瓦，外面是銅，顏色黯黯，一個破了一點，裝水就漏，一個雖有點缺處，還能裝水。說裝水數年，還是新鮮，但試驗人多不能候到數年罷了。又農人挖地得一金船，重三十餘兩，狀如沿河裏所駛的船。又有農婦夜出，拾金人一，重十餘兩，她所以能夜拾者，因為有光。這些器皿，都有人證明是苗貴族的玩物，已是可貴。又沿河司東岸有月崖，苗人古時於崖上漆一月，周三丈餘，夜有光，羣苗多拜為神，後來漢人說是苗人妖術，圬之，現在還存白色一圈。據此可見苗族的玩意

兒，也就很精巧了。

貴州多山，下游有個著名的大山，叫梵淨山，（在思南銅仁兩府間）那山斜上三百里，直上六十里，才到頂，劈爲二，一澗中橫，俯看澗底，蒼莽無際，不知有多少深，兩面都是壁立的石崖對峙，距離約有十丈，有個石橋相通，橋是方石砌成。據這地勢，就是泰西工程師也恐怕難於下手。且那個地方風雹雷霆最多，屋瓦多被吹去，庭柱多被吹折，山僧建廟於上，屋極矮小，以石爲柱，以鐵板做瓦，其境界之險惡，可想而知了。而這橋獨巋然數百年，沒有絲毫損壞。漢人足跡初到，就見此橋，以爲天意要通兩山頂，就名『天心橋』。試問漢人未到以前，是什麼人在貴州？據此又可見苗族古時建築的本領了。

上游的大家，常藏有苗族的花絨毯，都用羽毛織成，細膩美麗非常。又織金一帶苗女郎跳場時，所穿的花衣，全是五色花線繡成，花極細緻好看，聞每件值銀數十兩。白苗所穿花衣，苗婦先用蠟塗於布上，然後染色，去蠟則花現，繪得也很細緻。黑苗婦所穿的黑布，挑成方塊細花，細緻堅實，就現在新式機織之各種挑花布，也不能出其右。據此又可見他們的手工了。

苗人會打獵，槍法極精，能在黑夜，燃香灶於百步之外，發槍滅火，香灶無恙，所以他們每入深山，打獵一次，鹿麂皮革，盈箱累篋。（花背苗最喜打獵）據此又可見他們射擊技術了。

九 生活狀況

苗族生活，雖不能應付潮流，將日陷於窮促地位，然察他們現時情形，以勤的結果，生活能力似不減於漢人。不論男女老幼，都勤苦操作，日夜不休，常見苗女肩負重物，手猶績麻，辛苦總加漢人數倍。現在把他們生活狀況，分開說說。

（1）知識　苗族知識，非常淺陋，進化上較之漢族，總須遲兩三千年。渾渾沌沌，過他們無目的，無計畫的生活，不知居地屬那省，不知現時屬那朝，除農業上，春耕夏耨，照例行事外，文學工商等知識，多非他們所注意。

（2）體格　苗族體格，非常強健，常見男苗肩負一二百斤的巨石，上下陡山，如履平地。打獵時，於萬山重疊裏，追擊野獸，捷如猿猴。女子完全天足，穿草鞋，也頗健壯，孕婦挑百餘斤重擔，行巨山間，視若無事。其體格的強可知了。考他體格之強，多由於先天，嚴冬烈風凜凜，苗小孩赤身玩於屋外，不見戰慄，也不見生病，不是先天強壯，怎能抵抗得住呢？

（3）職業　苗人無論男女，都是操作農事，士工商三種職業，數千百中難有一個。他們的農務大概是墾山，種田，畜牧，森林幾種。（甲）墾山，上游一帶苗人多居於崇山峻嶺之上，零星小屋，散處東西，男女老幼終日挖山以種玉蜀黍為大宗，次則蕎麥，毛稗，蓀黃豆等。土質瘠瘦，每年產量很少。幸地廣人稀，還可廣闢種植。貴陽修文等縣的白苗，專以墾闢荒山為業。凡漢人草木茂密的山林，想墾作耕地，（因貴州交通不便，樹木不能賣錢，故多變森林為耕地。）就招白苗來開闢，三年不納東租，苗即移家於此，候山成熟，又遷往別的山上，居無定處，也沒有什麼不動產。（乙）種田，住在黃平施秉等縣的黑苗，榕江天柱縣的洞家，因地多田野，種田的很不少，所產的多米，麥，玉蜀黍，苣，黃豆等，土質稍肥美，收入較大，所以苗族最富庶的，也要算這幾縣的苗人。（丙）畜牧，畜牧是貴州最相宜的農事，也是苗人的特長，無論墾山種田的苗人家，雖貧窮也必畜牛數頭，馬幾匹，豬雞等畜也很多，所以貴州產牛皮為出口一大宗。（丁）森林，錦屏天柱劍河等縣，因有河流直達湘鄂，榕江下江等縣，有河直達兩粵，交通較便，苗人專事森林的很不少，杉木最多，樟扁柏等樹也間或有點，就是為人所稱許的『苗木』，每年產量實在不少。住在鎮陽江兩岸的苗人，有駕小船往來常德鎮遠之間的，榕江河兩岸的苗人也有駕船往來三脚柳州之間，或專以弄舟為業，或做生意的，但在苗人中，總算鳳毛麟角。

（4）衣　男苗衣服多樸素，女苗多華麗，無論他家如何窮困，所穿衣服，總不至十分襤褸。較之威寧水城正安等縣的漢人，多沒有蔽體之衣，那就好多了。（黔省不產棉花，襤褸的滿目皆是。）因為他們所穿的布，全是自家紡織，染色，裁縫，不假外力，不像漢人全靠外來布疋的。他們所穿的布大概有下列的幾種：（甲）棉布，榕江天柱永從等縣，在貴州地勢最低，氣候也較暖，能產棉花，住在這幾縣的苗女，人人能紡織棉布，苗族中算這帶人衣服最整齊。又住在上游的狆家，土家，穿青等人，那地方雖不產棉，他們能在外面買棉來自家紡織，也還不愁沒有衣穿。（乙）麻布，上游一帶的苗人，因地不產棉，家家植蔴，績蔴為線，織成麻布，冬夏衣服，完全用此。（白苗，水西苗，漢苗等都穿的是這種布）染成各種顏色，各種花樣，也頗好看。雖冬天禦寒沒有棉布的溫暖，但較之襤褸漢人無衣蔽體，又強多了。（丙）毛布，貴州上游各縣，多畜毛羊，（此羊專取其毛，每年剪一次。）苗人有用毛紡線，織布，製而為衣的，如花背苗男子所穿的花衣，就是這種毛布做的，不過這種

衣，適於冬不適於夏，穿的很少。

(5)食　苗族飲食，最不講究，食品簡單，且半生不熟，污穢非常。上游各縣苗人以玉蜀黍為正糧，(漢人也如此。)他的製法，有把玉蜀黍搗成碎塊蒸之，叫『玉蜀飯』的，有把玉蜀黍磨成細粉，炒而食之，叫『玉蜀麵』的。有把玉蜀黍粉和水做成餅狀，叫『玉蜀餅』的。這種食品，乾枯無味，實難下咽，但是他們食慣，也覺很好。飯時菜類絕少，鹽和乾馬蓼(俗名大蓼，黔呼辣角。)粉調水，用蔬菜一兩樣，蘸而食之，就算佳品了。平越黃平台拱一帶苗人，多食米，菜也絕少。黎平榕江一帶苗人，全吃糯米飯，吃時不用筷子，也不用碗，裝飯於竹簍裏，用手抓着吃，兩手漆黑，接口處轉白。肉食尋常多吃鴨子，次牛肉，次豬肉。烹法把肉切成小方塊，把水煮過幾開，就吃了，多鮮血宛然，實在可怕。還有一種用鹽把肉醃了幾天，不用火烹，剪碎就吃，更覺怕人。苗都會吃酒，酒多用玉蜀黍釀成，味淡微苦。有什麼宴會或親友往來，待客之酒，總用碗吃，勸輒六七碗，飲量之大，李太白恐怕還要甘拜下風咧。

(6)住　苗族住的房子，沒有一定的格式，看地方與家境的貧富，定他房子的好壞。當未改土歸流以前，四川酉陽州土司，令曰：『平民之房屋，高不得過丈二，門不得過四尺。』苗法限制民房，各處土司大都如此，所以現在苗屋，還是矮小居多，大概可分三種：(甲)瓦房，下游各縣，較上游富庶，住在下游的苗人，多是瓦房，他的形式，全是橫排三開間，或五開間，不論如何大村落，彼此房屋，都係獨立的，不相連接，無形中頗合空氣光線的要件。不過這瓦房多是矮樓房，漢人呼叫『吊脚樓』，樓下畜豬牛等畜，樓上住人，糞氣薰蒸，實在利害，他們住了，毫不知覺，頗害衛生。(乙)茅房，上游苗人多住茅房，其牆壁有用土築的，有用玉蜀黍桿編成的，都非常矮小，高不過五六尺，還有大山上零星小屋，多是三根木支成錐形架子，蔽草於上，就算住屋的。(丙)石洞，上游各縣石山多洞，窮苗無力建屋，就洞居住，(漢人也間有住洞的。)陰濕暗黑，和地獄一般，還是上古穴居的遺形。這些人生活最苦，知識最低，終日盤旋於小洞裏，幾等於禽獸，看了實在不忍。幸住石洞的尚為極少數罷了。

(7)財產　苗族裏財產，最大的莫過白倮玀，(即土目)他以土司的資格，佔據了廣大的土地，威寧黔西的安家，織金的楊家，都擁有縱橫百餘里的土地，生活最闊綽。次就是榕江天柱一帶的洞家，黃平施秉台拱一帶的黑苗，都自有土地，還算富庶。其餘諸苗，都幫漢人做佃，毫無土地，受漢人的盤剝侵奪，終身作牛馬，

生活就大感困苦了。漢人盤剝，有種種方法，黔習用銀，漢人與苗人有什麼交易故意說銀間或銅元，以便侵蝕權衡物品故意以大秤小斗以欺之。又如放債給苗人，總是月息三四分，真是無人道已極。

（8）衛生　他們對於衛生，毫不知道講究除愛潔淨的狆家西苗白苗等種外男女老幼終身不洗澡，（黔中漢人也多這樣）所穿新衣，苗女爲保護顏色和花彩起見，至於破舊也不一洗，塵垢纍纍相近時頗有一種臭氣，黔人叫他『苗氣』。其吃生物飲酒過度，住屋汚穢，都足傷生，雖體格強健，還足以抵抗，然所受的影響已經不小了。

（9）壽命　以我的調查，男苗壽命之長短，大概與漢人相似。不過苗婦壽命較短，常見齒豁背彎，龍鍾不堪的苗婦，問她年紀，還不過五十左右。考她這易老的原因，苗婦生產力頗強，每人最少，也在七八胎以上，生育過多，因足戕伐身體，加之臨盆後，不知休養和滋補，生產一兩日，就出外操作，風裏雨裏，任意行動，壯時還不覺得到年紀稍大，老象頓生，百病也隨之而起，所以遍行苗村，沒有見白髮童顏的高年老婦咧。

（10）交易　苗人沒有經商的，（大小資本生意，都是漢人做）對於社會上的交易，也很簡單。他們因爲生活簡陋，性情儉樸，交易的物品：賣出多而買入少，賣出的有牲畜糧食樹木等，買入的除鹽鐵而外，概非他的需要。現代雖生活狀態劇變，他們仍沒有受什麼影響，不曾發生生活上的困難咧。

十　道德觀念

苗族的道德觀念，多是一種自然道德，沒有做作的痕跡，但和漢族雜居，已經幾百年了，他們雖是守舊性強，而『潛移默化』，影響自必很多。所以他們的道德標準，多是摹倣漢人，故與漢人大致相似的地方很多，現把勝於漢人或不及漢人的地方，提出談談。

（1）善於自治　苗人多能自治，羣衆相處，沒有越軌的行爲，更沒有狡詐的習氣，安分守己，服從耆老，彼此發生什麼爭執，一經耆老評判，就各遵從，相安無事。我在各縣署調查訴訟案件，苗人極少，縱有一兩案，都是和漢人興訟（漢人欺侮他）村中出有不肖子弟，有耆老去處分他，所以除了游幾種悍苗外，沒有做盜賊的，也沒有做叫化的。

（2）不妄求利　他們只知勤苦操作，儉樸自持，不妄求一利。

荒年漢人有賣兒女以自活的，苗人寧可大家餓死，決不做這回事。漢人有羨人家金錢，致賣女作人家婢妾的，苗人也不做這回事。縱有少數跟人做妾的，總是情意結合，斷不要錢。漢女沒有飯吃，有去當娼的，苗人也絕不做這事。其餘寡廉鮮恥的事，都不能用金錢誘他們去做。人格高尚，不能不令人佩服。

（3）不作奸犯科　苗人最服從法律，政府有什麼命令，總是服從，決不自私自利，作奸犯科，來觸法網。當民國六七年時，貴州厲禁鴉片，漢人偷種偷運偷吃的，比比皆是，各縣署所因煙犯，總以數十百計，其中苗人極少。貴州盜匪如麻，千百成羣，到處皆是，官廳辦匪，據云其中苗人不過百分之一二。（除下游黑苗說）但官吏軍隊對於苗人生命看得很輕，多誣苗人爲匪，以便斂財，這百分之一二中，這種情形，實在不少。可見苗人很守規矩了。

（4）很講忠信　他們對於一切行事接物，不知道陰賊險狠，狡詐謊騙。只要稍以誠意待他們，便不避艱辛，求完責任。貴州官吏對於擊匪等事，頗倚賴苗人。貴陽城中的狆家女僕，人爭雇用，因他們做事既竭力，又不叛主，更沒有逢迎勢力，投機挑撥等惡德。

（5）不愛種族　苗族因受漢人輕視侮蔑，對於他們本族，不但不知愛護，且非常自恥爲苗族，如果外人在他們面前，提「苗子」字樣，就耳紅面赤，大不高興。若詢問他們歷史風俗言語等，他們也恥而不言，并以爲問者是輕薄他們。這不是自亡其種，自滅其族的徵兆嗎？

（6）不愛羣　苗族對於他們羣衆，不但沒有親愛觀念，且互相輕視。漢苗混合族，如土家穿青等，瞧不起正苗族，不與往來，一味去巴結漢人。白倮玀（卽土司）專奴使同族，什麼上馬奴，下馬奴等等階級壓制多端互相侵凌。

以上所說，不過幾種，不能遍舉。以我的考察，苗人道德，與漢人比較，有過無不及。但他的道德，不是人爲的，不是有意爲善的，不過知識太淺，還沒有染着奸險刻毒等惡習罷了。孟子性善之說，大可用苗族道德來證明。

十一　漢苗相處情形

苗族自退出彭蠡洞庭，收容於貴州，全黔境土，都屬苗人。後來中國人煙漸漸稠密，生活較難，膨脹於外，到了貴州。初到的時候，還要受苗族範圍，并入其籍，多被他們同化，或變成一新種族，如土家穿青等。後來新種族漸多，秀傑者出，相率和正苗族爭，逐殺

苗人既多，據了他們的土地，招漢人居之，自己爲長，就是現在的土司。所以現在的黔人，還頌土司『趕苗脫籍』（是說把苗人趕去，脫去入苗籍的限制。）之功。這處如此，那處效之，互相提挈，風動全黔，漢勢日盛，苗勢日衰，版圖遂藩屬中國。到了元明，有土府土州縣之設，政權還是屬於土司。到了淸代雍正時，鄂爾泰建議『改土歸流』，遍設官府，把土司政權，奪歸官府，苗族至此，算完全成了亡國奴了。當改土歸流時，苗族不服，屢起變亂，鄂爾泰帶兵平苗，前後凡十餘戰，屠殺苗人，不計其數，後收苗人兵器，鑄兩大鐵柱，（高丈餘，圍徑二尺餘，書有平苗年月及鄂爾泰名。）於黔垣南門外甲秀樓邊，今人瞻仰這雄武的紀念品，可以想見苗族死亡之多了。苗自受這次巨創，勢更衰微，漢人勢力更伸張，現在人口居然佔四分之三了。土地稍肥，交通較便的地方，多被漢人盤據，全省經濟權，也操在漢人手裏。到了現在，苗漢相處，表面似頗相安無事，但彼此都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無時不在暗鬬之中，我且把他分條說說。

（A）漢人對於苗人　漢人對於苗人，以無上種族自居，以亡國奴視苗人，有下面種種不人道的待遇：

（1）蔑視　漢人視苗人，不知道是怎樣的賤種，彼此鄰居，全不往來，一切行動，都有不屑爲伍的意思。漢苗向不通婚，現在雖間或有漢男娶苗女的，但決沒有漢女跟男苗的。而且漢男娶苗女，同宗的人，必來毀他祖宗的神主，罵他自討下賤，沒辱祖宗。黔人相罵，有『你這苗相』『這個苗兒』等語，說人不好，則謂『那人太苗』，可見蔑視苗人的心理了。

（2）侮辱　漢人對於苗人，既那樣蔑視，其任意侮辱，自不待說。上游各縣漢人強奸苗女的事，不知聽得多少，打罵笑謔，無所不至。苗人因爲族勢衰微，團體渙散，不敢與抗，只好忍氣吞聲罷了。

（3）侵佔　苗人土地，與我們古時『標業』相似，沒有契約字據，與漢人雜居後，小則藉界址不明，逐漸蒙混侵佔，大則飛佔。苗人想告官，而無契據，而且苗人和漢人涉訟，做稟對質等等，都不如漢人，裁判官也多於無形中偏袒漢人。至於差役，一遇苗人訟案，往往大施欺詐手段，所以苗人雖被侵佔，也多不願意告狀。

（4）欺騙　小商販與苗人鹽米等交易，因爲苗人多無秤斗，（秤斗大概總有，不過制度不合，多不能用。）故用大秤小斗以欺之。雖苗人多有以手衡物，能知其輕重多少的技能，但總只知大概，不能精確，終不免於受欺。其餘的種種欺騙事實很多，不必細

說。

(5)屠殺　官吏對於苗人有違法舉動，大都任意摧殘。有告某苗爲匪，某苗造反者，官吏並不平心靜氣，考察眞僞，就草草殺戮，沒有對於漢人那樣愼重。聽說前淸宣統年間，政府禁栽鴉片，鎭寧的州官某查煙到屬內扁擔山。住在這處的狆家，（盡是狆家，漢人極少。）小有抵抗，州官就張大其詞，電稟巡撫，請兵勦辦。袁巡撫也不察事實眞假，就令新兵標統袁某，帶兵幾營去勦辦。袁到扁擔山，不問情形，不分好壞，盡力殺戮，這次狆家死者萬餘人，橫屍田野，慘不忍言。這不過少數苗人抵抗政府的小風潮，誅數人已可了事，如何用得着這宗大殺戮呢？民國六年，我經扁擔山，見田野荒蕪，屋宇倒塌，眞是滿目淒涼，有幾個逃了命的狆家，把當日無故被殺的慘狀告訴我，那一種痛心疾首，無可如何的神情，見於顏色。唉！劣敗之族，就這樣該死嗎？但民國以後，這種情形漸漸沒有了。

(6)奴役　苗族除下游黑苗洞家，上游除猓玀狆家等，其餘諸苗，多早失去土地所有權，專幫漢人種田墾山，工資既少，事務很多。還有很多的苗人因負漢人的債，專幫漢人做苦工，來償利息，進退既不能自由，操作尤極其辛苦，若小有不對，主人就加以鞭撻，簡直像牛馬一般。

(B)苗人對於漢人　苗人視漢人幾如神聖，自視爲賤族，時常流露自恥的神情。但因受漢人壓迫，生出反動的時候也很多，大概有下面諸情形：

(1)尊崇　苗人對於漢人，普通都很尊崇，每說出『客家』（苗呼漢爲客家。）兩字，就現一種重視的形狀。我每到苗人家裏去，他們所說的話，總是『我們苗家（苗人自呼爲苗家）是不足說的人喲。』可見他們高視漢人，自視鄙賤的慣性。只要稍把和平公道待他們，那更感激莫名了。

(2)服從　漢苗雜居，社會一切事務，如團練公益等，都聽漢人支配，苗人只有服從。地方有匪，多用苗人去抵抗，漢人自居統率地位，沒有不服從的。

(3)仇視　漢人壓迫苗人太過，他們雖無力抵抗，仇視的心思，自然不免。台拱劍河等縣，苗多漢少的地方，苗人因仇視漢人，加以種種侵害，使他們不能安居，這些漢人也沒有方法對付，只有遇事退讓，力謀親善罷了。

(4)暗殺　黔人盛傳苗人『放蠱』的手術利害，什麼叫『放蠱』？已在上面說過，就是藉毒藥暗殺，以洩欺壓的忿恨罷了。聽

說漢人死於蠱的實在不少，不能明殺，實行暗殺，也是他們自衛的一種方法，不能十分怪他們的。

十二　現代思想的趨向

苗族知識太淺，思想自很簡單，他們偶爾發生一二思想，都是對漢人而發生的，雖是很幼稚，很平常，也是他們思想一點萌芽，不妨研究研究。思想約分三派：

（1）仇視派　這派苗人很多，聽說一班耆老，早晚沒有事，及聚衆宴會遊戲等時機，必講口傳的苗史，說漢人如何壓迫他們苗族，如何侵佔他們土地，將來要如何殺漢人，如何報仇，一般靑年，被他們感化，常蠢蠢欲動。所以當前淸時候，叛服無常，雖經鄂爾泰大殺之後，變亂的事，總不能免。開洪楊之役，貴州秩序大亂，苗族成羣結隊，專以殺漢人爲事。辛亥光復時，貴州無政府，黃平苗紳羅應榜乘機而起，用種族革命，來激諸苗，斬木揭竿，攻破縣城，（城內漢人多）大殺漢人，大燒漢屋。適某陸軍一隊，到鎮遠經過此地，下令與苗戰於城中，漢人遂得救。苗人敗後，被殺的屍積成阜，所燒房屋，逼苗人修復，違者格殺。這次漢人固吃虧，苗人受創也不小。

（2）親漢派　這派人專喜和漢人親近，自命爲『開通者』，覺得他們一切文明，不及漢人，以致受漢人賤視，非常慚愧，非常自恨，日求解脫苗族的界限和形勢，一切摹倣漢人，不遺餘力。織金有個苗人楊鳳山，略讀漢書，家裏小康，於民國元二年，創辦什麼『苗族改良會』，那會簡章：（一）不許苗民跳場。（二）不許結婚自由，仿漢族權歸父母。（三）苗女改漢裝。（四）苗女纏腳。（五）讀漢書。（六）都學漢話，不准說苗話等……。這會成立後，除幾個『假開通』的親漢派外，影響不多，收效很少。仁懷縣有個苗紳，也是親漢派，他家女子穿漢衣，纏腳，有個二十多歲的妹子，非漢人不嫁。存有幾百元奩資，揚言於外，如漢人允娶，奩資盡行貼去，然漢人以娶苗女爲恥，簡直沒有人光顧，實是笑話。其餘像這樣『假開通』的很不少，稍讀漢書，稍行遠路，都歸這派，力詆本族如何野蠻，事事摹倣漢人，以爲開通，自覺洋洋得意。

這派想改進苗族，固是一種很好的思想，不過他們改進的方法，大大錯誤，跳場自由結婚，不纏足等，都是苗族天然美俗，勝於漢人萬萬，他反要苗人改去，故我呼他們叫『假開通』。

（3）中立派　這派主張不仇漢，也不親漢，我曾見過這派的人不少，問他主張的理由，他說：『事到於今，仇視漢人，也是不中

用了，你看屢次暴動，那一次不是苗人吃大虧，故我不主張仇漢至於媚漢，我也不做把苗族言語風俗都丟掉來學人，我們苗族不是完了嗎？』我佩服他極有見識，可惜這派人太少且不知道進一步研究苗族文字宜傳固有文明，以圖改進。

以上所說，有這種思想的，不是全苗族都是這樣，不過是少數優秀分子罷了。他們在社會上勢力很小，對於本族，沒有多大的影響。

十三　拉雜譚

苗族本沒有宗法制度，後來學了漢人，也用百家姓上的諸姓，同姓也不通婚。不過既無族譜，五服之內，彼此都不清楚，雖有宗法制度，實等於零。

近日歐美教士，喜歡在苗村傳教，因爲他們思想簡單，信教最篤。又喜歡撫育苗族嬰孩，教他們以中西文字，灌輸一切知識，和靄慈祥，十分周到。苗人對於西人，比對漢人好多了，西人旅行，搬運行李荷槍保護，都是苗人。黔人說西人這樣聯絡苗人，恐有異志，這個揣測，似不近情理。

淸末有個日本人鳥居龍藏氏，到苗疆考查，費時兩年餘，歸後著述頗富。他的調查，注意下面幾種：（一）體質，他考查體質分爲兩種，一據生體驗毛髮皮膚容貌顏色等，一據死體考驗他的骨格。（二）言語，聚積其單獨語及其他語成書。（三）土俗，如風俗等，并蒐集其土俗品。（四）考古及歷史，搜集苗人的故事和遺物，又訪問和華人關涉的古蹟。（五）攝影。外人熱心學問，往往如此，眞令人敬服。

沿河司的土司姓張，他的始祖名輝，原籍陝西。隋時入黔，就是開闢貴州的流民之一，即所謂『趕苗脫籍』者。今到陝西去查他的族譜，上有『次子輝，流黔未歸』可見這些開闢貴州的漢人，如果仔細考查他的原籍，都還有線索可尋，可惜他們都把祖先的歷史忘却了。

土司制度，雖廢去已久，但舊日的規模，多還存在。聽說淸末土司出府，鳴鑼開道，紅傘牌旗等隨行，非常威武；民國後，已不敢再用，多陳於家裏，表示他們昔日的富貴。

苗族現在讀漢書的漸漸加多，貴陽各學校裏，往往有苗族子弟在校裏，總不肯說他是苗人，好像有莫大之恥。民國後，苗族也還有幾個傑出的人物。如黑苗裏吳傳聲是個陸軍團長，洪憲之役，在黔東陣亡。又有個吳保祿，曾畢業於某西醫學校，後充貴州

督軍署軍醫科長，及陸軍醫院院長。洞家有個王天培，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後當黔軍師長。其餘在各縣當小學教員的，也還有幾個。

十四　結論

我把貴州苗族的大概情形譚完後，發生種種感想，寫出來作個概括的研究。

苗族在上古，雖不知人口多寡，但據有西南半壁的大地面，自是個蓬蓬勃勃的大族。且敢跑過黃河，去伐我們華族，更可想知他們的強盛，何以被我黃帝打敗，蚩尤被斬之後，就一敗至於現在這樣衰微呢？歷史上對於苗族，很少記載，無從查考，以我推想，不外下說幾個原因。

(A)敗於漢族　蚩尤率羣苗渡大江，越黃河，和黃帝戰於涿鹿之野，是漢苗興衰第一關鍵，向使黃帝被蚩尤戰敗，則炎黃之族，自不能再留神州之境，勢必要退入流砂積石，那個西北舊日家鄉，這膏腴的內地，都被苗人所有了。幸我黃帝奮力苦戰，終殺蚩尤，(當時戰狀，山海經說：『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史記五帝紀正義引龍魚河圖說：『黃帝以行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黃帝本行記：『帝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帝未克。……天大霧，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人首鳥身，帝見稽首再拜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疑問之。……玄女傳陰符經三百言，帝觀之。……既擒殺蚩尤，乃遷其庶類，其善者於鄒屠之鄉，其惡者以木械之。』這些事實，雖盡是神話，不足聽信，但當日黃帝苦戰，可想見一斑了。)蚩尤既死，苗族江北的土地盡亡，仍退居於江湖間。黃帝而後，堯王繼起，屢剿苗人，呂氏春秋召類篇說：『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苗人自蚩尤死後，沒有英傑繼起，抵抗不住，不得不由江湖間敗退到黔桂間了。(舜征蠻崩於蒼梧)後來漢人又漸入黔桂，用種種陽侵陰奪的手段，據得他的土地，壓迫他的人民，苗人奔避不遑，談不到生息休養，發展文明了。愈愚則愈弱，愈弱則愈愚，成了今日衰微的景象。

(B)敗於自己　苗族的敗，固敗於漢族之手居多，但自己也有種種致敗原因。古時情形不可考，暫以現今的形狀論之：(一)聖哲過少，一切政治學術制度思想，沒有進到完善地步。(二)文

字絕傳，以致一族文明，不但不能發展，且日見退化，日陷於野蠻境界。(三)種類過於複雜，言語分歧，以致彼此隔閡，沒有團結力，不能一致對外。(四)守舊性太強，不能臨機應變，因時致宜，來圖強盛。(五)不善工藝，以致生活器具多不完備，阻遏生計的發展。(六)生活上職業不完，只知農事，沒有士工商，不能互助，以致知識太低，毫沒有競爭本領，就是一粗笨器具，都須仰漢人鼻息，金融大權，又操在漢人手裏。有以上種種，就是沒有漢人在旁爭競，也足困頓衰敗，況有虎視眈眈的漢人在旁嗎？

依以上所說，苗族有這種種致敗原因，他那種族勢在滅亡，何以數千年來，生生不已，還有百餘萬大羣，佔在貴州呢？但這也有他的優點，足以維持族類，優點是甚麼呢？(一)體格強健，足以應付種種困苦生活，抵抗種種重大壓迫，女子生產力強，也足使他族類蕃衍。(二)性質堅忍，雖歷盡艱辛，他們總是視若無事，不為外物所牽，不被暴力所餒，以百折不磨的精神，支持危局。(三)勤苦耐勞，以從事業務，故生產力較他人特大，維持生活，還覺裕如，不至陷於十分窮乏之地位。(四)善於自治，能保社會的安寧，俾大家得各事其事，不至爭鬬紛亂，致遭損失，又不輕觸法網，來吃虧苦。(五)自然道德，足以維持該族綱維，行事誠信，沒有此詐彼虞，互相傾陷的惡習。以上幾種，不過是犖犖大者，其餘優點尚多，這就是苗族的『延壽金丹』哩。

現在的苗族，總算是零落衰微了，如果這時能崛起幾個聖哲，力去他的劣點，復興固有的優點，復興文藝，增進知識，還有中興的希望。不過『時不我與』，聖哲既無由產生，世界文明，一日千里，以『懷葛氏』的苗族，來應付離奇詭譎的生活潮流，能逃劣敗公例嗎？我敢說數十百年後，即苗族『壽終正寢』的時候！

苗族既不能免滅亡，其滅亡的歸宿，不外同化於漢人，與斷絕血統兩途。如親漢派一切力仿漢人，自以為開通，女子以嫁漢人為光榮，這就是同化於漢人的動機。將來交通日便，這些自以為開通的日多，同化於漢人，自更多了。那些守舊的頑固派，既不願同化於漢人，又沒有改進本族的思想和能力，將來受生活的壓迫，必窮促以至於死亡。至於那些仇漢派，當這時候還想和漢族爭勝負，藉圖報復，更不用說，是促他苗族速亡的糊塗舉動了。總而言之，苗族必亡，苗族必亡於同化於漢與斷絕血統兩途！

苗人與漢人，種族雖異，但同是黃人，且同是中國人。漢人專施種種壓迫，不但不合大同道德，且有凌弱暴寡之嫌。加之苗人是中國一部分最純良的百姓，更不應反加虐待。匡危扶傾，是仁者責任，我們應該代苗族謀教育，去其野蠻，助其開化，豈可還存種族界限，來投井下石嗎？

民國一二，五，五，於武昌

近代細菌學在醫學工藝上的重要

健孟

生命界中有無數不能目見的微生物，自從複式顯微鏡發明以後，已有許多爲世人所發見了。但微生物種類極多，其中與人最有關係的，當推細菌。當細菌學未進步的時候，人們雖早已能夠釀酒幷習見物質能夠腐敗和人的疾病死亡，其原因却不知道。到近代細菌學得了進步，於是纔知道這些都是因細菌的作動而起，這種不可目覩的微物在人生的利害上實有莫大的關係。我本想把細菌在近代醫學上和工藝的重要關係，略說梗概。現在見美國茫脫(Harry A. Mount)登在 Scientific American 上的我們最微細的勞作者一篇文章裏，已把這宗關係扼要說明，以下便是他的大意。

地球上最初生的生物，只是單細胞的動物和植物。這類簡單的生物至今還存在蔓生於土中，水中和空氣中。動物的最下級的，便是阿彌巴，但人生與他，無論在利害兩方面，關係似極微細。至單細胞的植物却不然；科學愈進步愈知道他們與人生關係的密切。照近代科學知識的眼光說起來，下級植物中稱爲細菌這一類，關係人生，重要實無異於水和空氣。現在已十分確定，如果沒有他們，這地球上的人生——其他一切動物植物亦然——決不能生存的。

細菌有多數是有害的，他們能破壞人生的一切，這一類中最重要的是病菌，能直接襲擊人的生命。有利的細菌却不然，他們在自然中作無數有益的工作，近代科學漸漸進步，不絕的有新方法找尋出來，賴他們的力量去製造工藝上的產品。從前有許

多工藝品以為不能製造的，現在有方法可以製造了。這宗應用，於人生實有極大利益的。

類似細菌而比較高等的，還有兩種植物，即麴（Yeast）和黴(mould)。這二種植物與細菌很不容易精細區別。大概說起來，他們的區別是這樣：細菌是分裂生殖的，麴是出芽生殖的，黴的生殖方法則與高等植物相似。總之這三者由簡入繁，一系相連，其間的段落不很分明，而且他們在自然中或工業中的效用也往往彼此相關連。

細菌是自然的清道夫。他們的重要工作是使死的植物或動物腐化，這種過程我們稱為腐敗。動植物的屍體必須經他們的工作腐化為簡單的物質之後，纔能供給幼植物長發時之用。這幼植物生長起來，則又供動物的食用，所以細菌及其近族在自然中間是生命循環中的一段連鎖。

假使山林中的植物不腐朽時，不經幾何時林樹必定塞滿了枝幹，再沒有空隙可以生存。而且泥土中的滋養料也不久便枯竭，那麼地上的植物和動物不久便都不能生存了。

細菌有使屍體腐化的功能，所以很有利於物類的生存，但別有些被稱為『犯罪者』的細菌，則常常攻擊生命疾病或至死亡。按病菌的危險，並不在於這種細菌蔓生體內的緣故。所以發生危害，只因各種細菌當其活動的時候，能夠泌出一種極複雜物質，這物質是一種酵素，含有一種極有力的化學作用。這酵素有這樣大的力量，只要少些便能將寄主的組織毀壞。受細菌的攻擊，不僅人類，植物及動物也一樣受他們的禍害；惟人類有發明能力，知道某種化學物質可以去打消他們分泌出來的酵素，因此生命得救。這是醫學範圍的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事。

細菌的有益於工業，也全在酵素的作用。使動植物的屍體組織腐化者，不是細菌本身而他們的是酵素，在工業上用以製造物品的，也是這富於化學作用的酵素。

細菌的種類極多，在顯微鏡之下分別極難，或竟不可能。通常只能看他們生在某種情況之下能發生何種效果以區別其種類。經許多年的研究，當今還不很能夠詳細辨別他。這種困難大部分是因為他們太微小了；有許多細菌，即在倍數放大的顯微鏡之下也看不見他。

細菌科學雖然已經經過半世紀以上的研究，他們的種類還分別不清楚；然追溯歷史纔放曙光的時代，人們却已早利用他們以造有用的物品了。最早而且最普遍的一種便是釀酒，可以

作此項用的細菌，實在不下數千種，但有些只能在某種狀況之下纔能活動，換一狀況便不能發育。因此可以斷定生在某種狀況之下的細菌是那一種，由某一種細菌的作動而成的便是某種酒類了。我們常見有些著名的酒，往往是某地方的特產，別處不能製造，原因無他，只因某地自有其特別的細菌為別處所無。該地因不絕的釀造，遂繼續保守其活力，并且釀戶製酒的器具，也以年久者為佳，因其器具已有特種細菌存在，如果另換新器，製造出來的酒類性質往往不佳，也便是這個緣故。

然釀戶最困難的事，便是有時酒要變壞，佳味完全失掉；從事研究這種難題的，是法國著名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經他的研究之後，遂埋下了細菌學的好基礎。因此他被稱為『細菌學之父』而他的大名，也因巴斯德研究所中細菌學的研究而永垂不朽了。

巴斯德研究皮酒變壞的結果，遂使近代釀酒家得免除了這種困難。現在釀酒家對於酒母菌的培養非常小心，不使別的細菌摻雜其中。有些大釀戶竟很仔細的在顯微鏡下取出一個酒母菌細胞，移植在膠質上，再藏之於培養器中，同時把細胞一個一個的培養了。這細胞發育很快，不久卽成大羣。隨後再移植於巨大的器中，以供釀酒之用。如見有別種細菌侵入而雜生其間的，卽去之不用。有些家庭中的小釀戶，不能這樣辦理的，所用的酒麴往往雜有有害麴類或別種細菌，所以往往失敗。

除釀酒之外，細菌的應用最大而且最廣的，是製造日用食品。牛乳是差不多各種細菌都能生活在上面的質料，一經細菌寄生後，其味遂變酸。如用巴斯德法將其中細菌撲滅，方纔能保存他的甘味。平常所用牛酪和乾酪皆賴細菌製成。乾酪有種種不同的滋味，便因寄生在上面的細菌種類有種種不同的緣故。牛酪也是如此，有時因某種細菌生在上面，滋味卽變壞，種入別種細菌，其味便變好了。

有一種稱為衛生飲料的牛乳，在牛乳上培種保加里亞細菌(Bacillus bulgaricus)而成。這種製造法的由來很為有趣。保加里亞人本被認為歐洲各民族中最強健的人民，後來俄國科學家梅契聶科夫(Elie metchnikoff)查見保加里亞人常以山羊乳作反飯之用，而乳中每有許多細菌生着，他便稱這細菌為保加里亞細菌，并且他確定的說，該地方人民之所以強壯，因為這種細菌有益於人的健康的緣故。今日用這種細菌製成發酵的牛乳，作為飲料的很多，據說這種細菌入人體內，確有益

於消化系的。

醋母這種細菌，爲家庭婦女所習知的。這細菌能製出醋酸，使醋變酸。然不僅醋酸能由細菌製造；他們又能製造別種有機酸類。

又有一種細菌的效用，其重要竟非常人所能推想，他能使城鎮的飲料水澄清。數年前倫敦發見水從沙層濾過能够除去水中病菌，但病菌是何等細小的東西，水流過沙層時，怎能將他擱在沙粒間呢？近年來發見沙上能極快的生出一種細菌，如膠質般的包裹於沙粒之外，遇有細菌經過時，都黏在上面，因此流出來的水就清潔了。

有多種植物與細菌都有極密切的關係。植物與細菌常共生一處，互相倚助而生活着。愛自然的人大概都知道有種植物，如Jrailing arbutus 的，移植後極不容易生活，因爲他的四周的泥土中，有某種細菌生活着；一旦移植別處，把他與細菌離開，不久遂即死亡。如果把相近的泥土一併掘去，便可以種活的。

但這是極端的例，不是唯一的例。此外植物的生活與細菌有密切關係的還多得很。有一類植物種植之後，地土反成肥沃，在實際上很有益於農民。如豌豆，苜蓿，大豆等，便屬於這一類的植物，如果我們將他的根拔起，見根上突起的小瘤形很多，這裏面住的便是一種細菌。這種細菌能從空氣中吸引淡氣製成物料，一部分供給植物之用，一部分則遺留土中。淡氣係植物必需的食料，因此泥土遂成肥沃。所以治瘠土最好的方法是將這類植物種於地上，隨後種下培養的淡素細菌，等到那細菌已集合在根間成瘤之後，即將土地耕轉，這種含淡物質遂遺留地中，泥土即變爲肥沃了。

科學家近來相信細菌與人身也有如上面所講的與植物的那樣關係，如果人體中沒有細菌生着，人就不能強壯。細菌生在人體的消化系中的，不下數百萬之多，在健康的時候，消化系中有某種細菌存在，患急性的消化不良時，如調驗起來，見這種細菌已經沒有，而繁生着別一種細菌，這一種是有害於身體的。

哥侖布大學教授戛克遜(D. D. Jackson)說：

「試拿小鷄來試驗，見如果眞沒有細菌時，他們是不能發育的。譬如把小鷄養在十分乾淨的地方，食物中完全沒有細菌，也沒有細菌進到他的消化系中去，那麽，小鷄便不能長大起來了。同是這小鷄，同用這種食物，只要養在尋常的地方，就能很好的發育起來。

『祇憑這一種試驗，當然尚不能得到結論；但我總以為細菌繁生於小腸內，於消化上極有關係的。俗語說，一個人自幼到老，必須喫一配克(量名)汙物纔行，這話未嘗沒有科學的道理罷；但我們必須說明的便是這所謂汙物是那一種汙物罷了。』

我們因限於篇幅，這里所說的僅是細菌關於人類的最簡略的一個大要，若全體說起來，其言非常冗長，近來關於細菌學的著作也不絕增多。

細菌關係於人的利害既這麼大，研究他的性習，自然也成為不容緩的事情了。近來在工業上有數千專門技師從事於這等微小植物的研究。在製造麴，酒精，及牛乳製造品方面不下數百人，在染色工業衛生工學方面亦然。在醫學方面則還不止數百人。

這班技師大部分都從大學裏出來的，大學近來對於細菌學的研究也愈加注重。譬如以美國最大的大學哥命布大學為例，現在有三大科都注意於細菌學的研究。生物學科的研究細菌是純以學理為基礎的。醫學科是專研究稱為犯罪者的細菌的。化學工藝科是專研究關係於工業的細菌的。在這一方面，我們很有得到重要發明的希望。

科學雜俎

動物眼目之位置

眼之位置由於動物之種類而異。雞，鳩，鵝，牛，羊，馬，鹿，眼皆居側；獅，虎，猫，鴞，眼皆向前。此因前者為食菜動物，為便於遇敵時脫逃起見；而後者為食肉動物，無所用其逃也。然同為食肉動物，亦有眼橫向者，如鷹，鳶等，則因其便於追敵。蓋不如是則眼當風，必感困苦。至於獅虎，惟隱伏以待敵之自至，故無需於側眼。然則人目何故前向乎？曰：人類祖先雖非肉食，然當其背樹休息時，必以眼向前為最適宜。今承其遺傳，故二眼俱向前方耳。鳥類如鴨，眼生頭角，此蓋當其覓食時，每伸嘴入泥中，則眼自非生在高處不可矣。總之動物之眼各以其用之便利而定其位置也。(志)

NEW BEGINNING ENGLISH BOOKS

NEW SYSTEM ENGLISH READERS

BY TSEU YIH ZAN

Five books—two for primary schools, three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one for each year. First three books in the press; ready for use of fall term.

Series embodies the best phases of the direct method. Materials carefully graded; vocabulary well selected. Lessons comprise reading, conversation, writing, drill on sounds, filling blanks, sentence formation, language, and grammar.

NEW SYSTEM SERIES

ENGLISH READER AND GRAMMAR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BY S. S. HU, B.S., M.F.
Utopia University, Shanghai

Book one, 60 cts. Book two will be ready soon.
Books three and four under preparation.

New Government Curricula stress teaching of correlated subjects. This series correlates English reading and grammar. Much conversation. Exercises in pronunciation, writing, grammar, and composition amply provided.

LEARNING TO SPEAK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BY BROWNELL GAGE, B.D., M.A.
Dean of Yale College, Changsha

First Book (complete)	$0.65	Second Book	$1.00
,, ,, Part I	.35	Third ,,	under preparation
,, ,, ,, II	.35		

Most practical and scientific books for teaching beginning English in Chinese schools. Follows the direct and oral method of author's "English Learned by Use" series. Project method used; vocabulary selected from Thorndyke's "Word Book"; lessons adapted to conditions in Chinese school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PUBLISHERS
C453 HONAN ROAD, SHANGHAI

太戈爾學說概觀

王希和

印度哲人太戈爾將於十月一號來華講學，東方雜誌社記者囑作一篇介紹太氏的文章。炎暑逼人，不能廣徵博引，祗就太氏學說的要點，略為介紹，以當國內研究者的導言。至於文學方面，聞小說月報將出專號，故本文不贅。

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一 引論

"It seems to me that I have gazed at your beau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my existence, that I have kept you in my arms for countless ages, yet it has not been enough for me."

印度的哲學現時已由冥想的幻夢覺醒過來，急起直追所謂生命的力以入於復興的時代了。太戈爾即此時代東方精神運動的前驅者。太氏是崇拜自然獲得精神解放的人，並能徹底了解人生的價值，雖是超過世界一切物質的效能，是生活在充滿的愛力中；所以他做的詩歌全是慕『眞』與愛『美』的情思的表現。他所竭力提倡的精神生活，可於他的作品中見之。但他亦不否認物質方面，在物質中仍能得到『無限』。（下文詳言）他是絕對讚美人生，不是厭惡人生的，以為人生得了『愛』才有意義。所以太戈爾的哲學，可說是以『愛』為歸宿，因他以『愛』為全體的，以知識為部分的。愛是全體，所以經過『愛』即能達到眞理。此意與法國柏格森的直覺哲學頗相彷彿；柏格森把直覺放在理智上面，以為智慧只能見到時常不變的事物表徵，永遠不能貫澈一個單獨與不可分割的生命活動。直覺算是我們對於生命實際的一種心靈的欣賞，並且與生命是同體的，因直覺能了解生命的眞諦。由直覺才可以懂得生命的意義，而且達到眞理。

太戈爾的哲學有系統的莫過於人生的實現(Sadhana)一

書。書中多祖述大經典(Upanishod)的思想，詞意深切，且富有詩情。本篇所述多採取是書，先略述太氏的哲學要點，再進而論他的藝術與教育思想。我們當知太戈爾的文學作品，大半是發揮他的哲學，倘若不了解太氏的哲學，即無從欣賞他的文學的佳妙。茲請先述太戈爾的哲學，庶幾所謂印度的新精神可由此窺見一斑。

二　太戈爾的哲學思想

(一)個人與宇宙的調和　人生的實現第一章，太戈爾論印度文明的來源，並主張個人與宇宙宜相調和，以培養精神生活，才不至做物質的奴隸。他說：『歐洲的文明與印度的文明所不同之處，在於歐洲文明發源於希臘；而古希臘的文明是孕育於城市牆壁之間，所以近代所稱文明各國都帶有瓦灰泥土的臭味。人人心中都有分界，以區分與支配為原理，故歐洲文明可稱之為『區分與支配』(Divide and rule)的文明。『……故我們以國與國相區別，知識與知識相區別，把人和自然也區別起來，遂使我們對於自己所建築的障礙以外的事物，心內發生一種強固的猜疑，且各物要達我們的認識，必經很利害的奮鬭。』印度的文明則反是。當亞利安人(Aryan)初入印度時，印度只是一個森林的曠地。新來者即藉森林獲得許多利益：森林可以庇日光的炎灼，避風雨的飄零；草場可供牧畜，木料又宜於建築。凡此種種都是自然界所賜的。所以印度的文明，完全發育於森林；由其來源與環境，遂帶有極顯明的色彩，恰與歐洲的文明居相反的地位。當時印度人的生活，是被自然界的廣大生命(Vast life of nature)所環繞，得自然的好處既多，由是與自然有極密切的關係；故人與自然互相調和，互相溝通。而人我之間，也沒有城府，也沒有支配他人的欲望。太戈爾說：『古印度森林生活的狀況，并不征服人的心靈，也不孱弱個人能力的活動，只給這活動以特殊的方向。因為時常同自然的活潑生長相接觸，個人的心靈便沒有藉設立界牆去擴張領土的欲望。其目的不在去獲得，而在去實現，並藉與環境相同生長，且深入於環境之中，而從事擴充個人的意識。且覺得真理是包羅萬有的，在生存中(In existence)沒有絕對孤獨的東西，至達到真理的唯一方法，是由我們與萬物相調和相融洽而來。』太戈爾承認人類與宇宙的靈其間有大調和的可能。這大調和的實現，就是我們的志向。他說：『我們應與自然和諧；人的思想與事物和諧，才能思慮；人能

爲自己目的利用自然力只因人的能力是與宇宙普遍的能力相和諧；其目的永遠不與運行於自然之目的衝突。凡此種種都是印度人所努力的大事』印度哲人向來是這樣努力認爲信仰的目標。印度人不祗把『創造的根本和一』(Fundamental Unity of Creation) 看做哲學上的空論；在情感與行爲裏去實現這大和諧是印度的人生目的。印度以爲個人孤立不與宇宙聯合必至滅亡，所以奉『人與自然和諧』的信條至深。『地球不是單容人之身體且愉快其心靈因爲人與自然相接觸，不只是物質的接觸——自然是一個靈活的實體。當一個人不能使他同世的親誼實現時，這人簡直像被拘在牢獄裏，被四圍牢獄的高牆所隔絕。當人遇萬物裏的永久精神時，他便解放了，因爲那時他發現他所生存的世界的完全意義；他覺得自身是在完滿的眞理之中同萬物的和諧也成立了。』所以我們必實現自己於自然之中。我們不能於城壁之間得到生命的糧食，好像蜜蜂不能於自己蜂房中採出蜜來，必求於無限的自然。人若自拘於人類，誇張他的富有，這不是眞富有；因只求物質上的富有，把生命——精神方面——抹煞，必至物質愈富有生命愈饑荒，倘物質一消滅生命也隨之而亡。好像『對於生命放火，在火的慘白光燄裏彈琴，這快樂是可暫不可久的。』

『近代西方的文明，以其所有組織能力正在人民的智德，體，三育的效能完全發達。且用國家極大的能力，去擴張人的權力使超越於環境，而又聯絡人民各種的機能，去占有他們所能染指的東西，克服他們戰勝路上的各種障礙物。他們永遠訓練自身與自然抗抵，并征略別的種族；他們的軍備日新月異，他們的機械器具，組織而且加增到可驚人的度率。』印度所謂文明，與此大相逕庭。印度於軍事上，政治上，雖是劣敗，不足與西方並駕齊驅，然印度參與眞實的神秘 (Mysteries of reality) 裏，爲人類所求的一種大道，是歷萬世而常新的。這大道就是人類熱望的最高宣示 (A Supreme Manifestation of humanas pirat-ion)。換言之：就是宇宙的靈在個人中之實現，個人的生命在宇宙中的實現。簡單說：就是人類與自然的大和諧。

印度人所崇拜的，唯有『感靈者』(Richis)。何謂感靈者？『有些人已經在知識裏面達到最高的靈魂，一身被智慧所充溢，且覺得和這最高靈魂聯合，而與內部的自我也完全和諧；他們實現這神於心中，就解放了一切的慾念，且於各種世界的活動中，都徑驗着神的存在而達到靜寂的境地。所謂『感靈者』就是這

些人由各方面達於最高之神，找見永久的平和與萬物合爲一體，入於宇宙的生命。』這感靈者是印度人的理想奉爲人類最後目的與滿足。太戈爾是實現這理想的一個『感靈者』，這理想可說是太氏哲學的眞髓。西方哲學家往往以爲印度的梵是抽象的，不容易實現。只看印度的禱語：『我再三祈禱在水火中的，透過全世界的在每年收穫中的同時也在多年的森林中的上帝。』就可知印度人所謂神，决非抽象的了。印度人以爲一切事物在在有神，神雖居於萬有之中，然我們心中也有神存在的。大經典說『凡人在他的本質(Essence)裏，具萬物的光明與生命，而又能意識全世界的，就是波羅門——梵——了。』這梵是居於萬有之中，也居於我們的靈魂裏。我們所有的完全意識與世界的完全意識，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所以欲達世界意識的梵，必須我們的感情與此普通無限的感情互相聯絡；因此我們應解脫自我的束縛。大經典云『你要得，必先棄，你不可強求。』就是這個意思。故『眞能以知識與情愛及爲衆人服役，互相聯合，去實現個人自身於萬有之中，就是善的精義，而且就是大經典教訓的本旨「生命是偉大的」。』

(二)解脫靈魂意識的蒙昧　我們已知印度人的熱望是要個人與宇宙相調和，且推廣意識於全世界，希望達到波羅門的快樂而生存游泳於其間。然則意識如何推廣呢？自我的束縛與蒙昧如何解脫呢？太戈爾說：『每個人天天必須解決那擴大他的界限與調整他的負擔的問題。一個人負擔太多，多至不能勝任，但他曉得採取一種方法，使他的負擔減輕。無論何時，他覺得太混雜笨重，他就知道這是因爲他不能依照安置萬物於適當地位和平均一切重量的方法。求這個方法，實是探求和一(Unity)；與會通我們的企圖是以內部的調整 (inner adjustment) 使外部物質的各種繁雜能夠相和諧。在探求時，我們漸漸地明白只要尋出一個，就可以得到全體；這實在是我們最後而且最高的特權。這是根據於和一的定律，這定律倘我一曉得，就是我們內存的力。其活動的原理是在眞理內的權力；就是包涵多數的那種和一的眞理。』『事實雖多，眞理只是一個。動物的知識知道事實，人的心靈有權力了解眞理。譬如蘋果從樹上落下，雨降於地——你只能記得這些事實，永遠不能得到結果。倘你一經知道攝力的定律，就不必去收集事實了。因你已得到一種能管轄無數事實的眞理了。』我們曉得世界萬物羅列所呈現的事都是茫無涯涘，若一一去記憶，必至勞精疲神且還不知

道萬物的秩序究竟是怎樣。然我們一尋出統一萬物的定律，無論事實如何繁雜，都可以加以歸納而盡有一切。『因爲單純的事實，好像一條絕路，只能引導自身——沒有前途。但眞理能開展全部的地平線，引我們到無限。』故眞理函有一切事實，幷非單純事實的集合。眞理於任何方面都超越於事實之上，到無限的眞實。譬如『達爾文發見關於生物學的普通眞理時，眞理不停在那裏，却像一盞明燈發射光線越過於所照的物，照耀到人生和思想的全部且超越其原來的目的。』

『在意識的範圍裏，猶之在知識界的範圍裏，凡人必須明明白白地實現中心眞理 (Central truth) 這眞理能給他一種廣闊的眼界，……』這就是統一切意識界的事實之眞理。大經典云『認識你自己的靈魂』就是這個意思。因人能知自己的靈魂，就尋得中心了。

所以人必先知自己的靈魂，而後才能解脫自我的束縛與神合而爲一。『我們所有一切自私的衝動與私欲都能蒙蔽我們靈魂的眞視覺。當我們自覺我們的靈魂時，我們就看見那超越我們的個我和與萬物有較深和合的內存在 (inner being)。』靈魂深閉於自我中間，好像分散的字母沒有什麼意義。如果將字母連成字，成文，用以傳達思想；這原始無意義的字母，此時就生出深切的意義了。我們的靈魂亦如是。倘把靈魂禁錮於自身的狹隘界限裏，便失去重要的意義。惟有把靈魂爲中心與別的相聯合——與神相合——才能尋出靈魂的眞理與快樂。

我們欲拋棄自我的束縛，又當以『愛』來表現靈魂的眞意義。人是靈的存在者，雖然肉體消滅，物質損失，都不足影響靈魂的本體。所以我們必先除去意識的蒙昧，復返於靈這蒙昧能使靈魂沉睡不醒，不能洞察四周的最高實在。譬如：小鷄啄破蛋殼，才知道深閉不許他外出的硬殼，實在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這硬殼不過是一種死物，不能生長，不能由此透視在殼外的廣大前途的任何事物。物質的蒙昧也像蛋殼一樣，無論眼前如何快活圓滿，都必須打破，才可以取得外界的日光與空氣。我們人類的歷史無非求解脫這蒙昧罷了。因此，我們必須抑制物質的種種欲望，求得靈魂的中心。譬如：『地球起始不過是星雲，其中碎片，因熱力膨脹，四處飛去。這時地球還未成固定的形體，無所謂美，也無目的，只有熱與運動而已。以後漸漸將這糾紛爭亂的物質，都一一支配於惟一的中心，結做一個圓滿的形體，就在太陽系中占一個適宜的位置，像綠翡翠懸在金鋼鑽的頸環中一樣。』

人的靈魂亦如是。當靈魂困惑於肉情的熱與盲目的衝動時，我們不能有所予，也不能有所受。以後藉自制的力發見靈魂的中心；就把各種相爭奪的要素成為調和，一切孤立的意見也成為智慧。大經典云：『你們認識唯一——就是靈魂。這是引入不朽的橋樑。』

『尋得在人裏的唯一，是人的最後目的；這唯一是人的「真」也是人的靈魂，可用做鑰匙，以開精神生活——天國——的門。人的欲望是衆多的，且這些欲望狂追世界上的各種物質，因為在那裏這些欲望有生命與滿足。但是在人心中的唯一是永遠去探求和一——在知識裏的和一，在愛裏和在意志的目的裏之和一；其最高歡樂是當這唯一在永久的和一裏達到無限之時。』所以大經典說：『除了那心靈沈靜的人並沒有別人能夠在他們的靈魂中去實現那顯示一種本質於衆生相裏的神，因而獲得常存的歡樂。』

總之，自我近於物質，常被物質困誘。欲求解脫蒙昧，使自我逃出狹隘的界限，只有認識自己靈魂，把靈魂的幕揭開，始能仰觀天日。大經典云：『在宇宙活動裏顯示他自身的神，是常住在人的心中，常做至高靈魂。那些由心的直接知覺去實現這靈魂的人可以達到不滅。』由此可知，我們探求自然的真理，是由分析和科學的方法得來的，而我們理會靈魂的真理，是由直覺來的。太戈爾所謂直覺是『愛力』，他以為知識是部分的，不能由之達到最高的靈魂；惟意識的愛是全體的，可以藉為求真理的渡船。

印度所禱之詞有云：『啊，你自身是一個顯示者，顯示你自身於我。』其意謂：神的意志可於人的意志中求其表現，使人的意志服從神之意志，同時我們的愛也與無限的愛相聯合。雖然神是不強人服從的；只等待我們開門，他如賓客一樣從容入內。所以我們惟藉愛始能發揮自我的真意義，亦惟有『愛力』始能脫去靈魂意識的蒙昧，以後物我可以兩忘，與梵合一，達到人生最高目的。

(三)惡是假相　個人欲與宇宙相和諧，必須解脫靈魂意識的蒙昧，必須打破種種障礙。惡自然是障礙之一。但惡是什麼？何以有惡的存在？太戈爾說得極明澈。太氏以為何以有惡存在的問題，與宇宙何以有缺點是一樣的。換句話說，何以在宇宙裏有創造。創造有缺點，是不能不這樣的；那麼惡的存在也是不可免的。惡好像一條河的兩岸。岸能障流，同時也可以使水有前進的行動。惡又像一條縛船的索，同時也可以使船順流前駛。由此可

知世間有惡的存在，無非驅人於爲善。惡是假相，善是眞相；死爲假相，生是眞相：必然是假相，而自由是眞相。以此類推，即知自我也是假相，而與宇宙相融和之我，才是眞相。假相是有限的，眞是屬於無限的。所以我們應努力拋棄假相，求眞相的實現；舍有限，要達到無限的圓滿。世界裏有障礙與痛苦，都不足以爲異，所可異者，在那裏有規律與秩序，美與歡樂，善與愛。人類有神的觀念，是尤可異的。因此在人類生活的深處，已覺得凡現露出來似有缺點的，都是圓滿的顯示。猶之傾聽音樂，雖僅聽一節，立即領悟其完全的曲調。其實缺點，不是圓滿的負面，有限不是反對無限；因爲缺點只是顯於一部分的完全，顯現於有限國的無限。明白這道理所謂生與死，必然與自由的關係，都可以由此而知。

太戈爾不承認『死』是一種障礙，因死是生活的負面景象。譬如，我們的眼睛，雖每秒鐘都要關閉眼簾，終算眼睛是睜開的。倘若我們使觀察的探海燈不住地照到死的事實上去那麼世界就要像藏屍所了。但是在生活世界裏，死的觀察，是不能占據於我們心中的。因生活的全體不以死爲意。雖死是刻刻不可免的，當生活時仍在死的表面上笑，跳舞，游戲，建造，積蓄，並愛人。設我們只看到一個死的單獨事實時，那時就垂頭喪氣，以爲死是最可怕的了。豈知生活的全體中，死不過是一部分的。譬如從顯微鏡中看一塊布。這布就好像一隻網；我們只注視着布的大孔，不見布的全體。自然由想像中生出恐怕來了。但無論如何，死不是最後的眞實。死看起來似黑的，像天空似青的一樣。死並不沾汚生活，也像天空不使其汚點染着鳥翼一樣。這是證明死是生活全體的一部分，惡也是善的全體之一部分。

所以我們應取較寬的眼界，看到生活的全體與善的全體。於是才能拋棄假相而就眞相，從惡到善，以善當做人類積極的要素。

但是我們要問善是什麼？我們道德的性質是什麼意思？太戈爾以爲當人曉得有更大於現在的自我時，才了解道德的性質。人既自覺有較大於現在的自我，就必定希望實現其較大之我；要實現這較大之我，必須抑制供媚於現在小我的種種物質的欲望，並要對於未來的生活較現在的生活，尤爲傾心，更要犧牲現在的種種不良嗜好，以求尙未實現的未來，有實現之一日。於是才能實現眞理，成爲偉大。這種眞理，縱是作惡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不服從，因爲不稍顧眞理是不會強的。譬如一隊盜賊必須賴有道德，才能結團體。他們可以刼奪全世界，但不能彼此相刼

奪。所以世間所稱爲不道德都不是絕對的惡亦如是，因惡之中有不惡的。不過我不可自限於狹小的範圍罷了。故我們於時間旣曉得爲未來而犧牲，於時間更當曉得我們常爲自己所限制，難得眞的我，必須把自我以外的較大的我現在以外尙有未來的我刻刻求其實現。總之，所謂善的生活，必破除時間與空間的範圍，而生活於全體。過善的生活，就是過普遍的生活——道德的生活。快樂是爲一個人自我的，但善是關係於全人類的幸福而始終的。從善的觀察點看，快樂與痛苦有不同的意義。一般爲要使他們的生命得較高的價值，常避樂尋苦以達他們的目的。這樣苦樂就不成爲絕對的了。這好像我們從海裏汲一桶水，便覺得水的重量，若使我們置身海中時，雖有千萬倍的水，由頭上流過也並不覺得。由此就曉得在自私的平面上，快樂與痛苦都有全重量，若在道德的平面上，就沒有了。所以釋迦的教訓是要培養這道德的勢力到最高度，並使我們知道我們生活的範圍是不限於淺狹自我的平面上。果能如此，我們便解脫了快樂與痛苦的束縛自我所空虛的地方，也充滿着從無量愛裏跳出來的一種不可言狀的愉快。

但是我們的個性要強，因愈強就愈普遍。在個性裏有所謂普遍，應實現這普遍才是。倘我們只注意自我的範圍裏，不管把我們關在牢獄裏面因爲人類最深的歡樂是在漸漸地同萬物愈聯合愈長大。否則，我們單獨的欲望與普遍定律——宇宙法則——相衝突，我們就要受苦了。太戈爾的意思，以爲到處所惹起的衝突與紛擾，傾覆社會的均衡與各種的不幸，無非我們的自我生活——單獨欲望——在那裏作祟。遂至我們爲維持秩序起見，必須創造阻壓組織專制的形式與暴戾的制度，人道到此就被遏抑了。所以我們必須順應宇宙普遍的法則，使這法則實現於我們自身。我們要幸福，必須使單獨的意志順從普遍意志的主權，而且在眞理中我們覺得這是我們自己的意志。當我們達到這地步時，我們裏面的有限與無限的調和是圓滿的。佛說：『皆大歡喜』就是這個意思。

(四)尊重自我　太戈爾雖主張自我應解脫，然非否認自我；故他極尊重個性。『我是絕對的單一。我是我，我是不能比較的。這宇宙的全重量也不能壓碎我的個性。在外表看，個性是藐小的，但在實際上，個性卻是偉大的。因爲個性能堅持他所固有的去抵抗外力的引誘和侵掠。』由此看來，可知印度的思想，並不是以自己寂滅，自己否定，認爲人類最高目的。印度所否定的自

我，並非眞的自我，自由的自我。印度所以尊重個性，因個性是根據於宇宙之生命。『若是這個性毀壞了，就是形體上的物質沒有喪失一點一個元子也沒有散亂，那種結晶在個性裏的創造樂 (Creative joy) 是已經消滅無餘了。如其我們抛棄這特性——個性——便是絕對的眞破產。因爲只有這一點東西，我們可以稱爲固有的，倘再失落了，就如丟棄了全世界一般！個性是最有價值的，因爲這是非普遍的，所以只有經過這個性，我們方能明白這宇宙比較昏沈沈睡在那愚昧的境遇裏要眞確得多了。』

『去保存自我的分別相 (Separateness of this self) 是我們一種恆久的奮鬬和痛苦。在事實上看來，就是這種痛苦，能衡量自我的價值。價值的一方面是犧牲；犧牲所以表示已經耗費的多少價值的另一方面是達到；達到所以表示已經收入的多少。若是自我對於我們毫無意義，不過是痛苦與犧牲；那末，自我對我們有什麽價值，我們也用不着，而且也不情願去從事這種犧牲。在這種狀態之中人類的最高目的便是自我的消滅，那是無可疑了。』

觀此，可知太戈爾所謂自我即是無我！因要自我有價值，應嘗痛苦與犧牲，形體消滅，而眞自我方能顯露。這無我的思想，不但佛教，基督教亦如是。基督教以死爲脫離於不眞的生活，與佛教所謂涅槃是無差異的。印度以爲人類眞的解放，在人自脫於愚昧，能遮斷人的眞觀，使人類以自我爲眞實，以爲自我中存有許多意義。這便把自我看錯了。所以太戈爾說：『自我譬如線，生命譬如織機，線必定要在機裏穿過，方能成爲布。若是黏住這根線不肯放，那裏有做成衣服的布呢？如其一個人苦心孤詣專安排自我的娛樂，他好像在鑪裏生很大的火，却又不預備麵，去烤麵包；火燒着，噴出許多火星來，一會兒又慢慢自熄了。又好像那種無情的獸，吃了他自己的子孫，以後自己也死了。』

我們惟有揭去愚昧的幕，方能認識眞自我。所謂眞自我，就是超乎自我界限的理想，使我們不至桎梏在自我的狹小範圍裏，認自我本身做最後目的。自我譬如油燈，以火燃之，就有光輝射出來；沒有光輝，便失燈的眞意義了。『燈裏盛滿油，高高放在燈台上，却不去燃燒，這是很鄙吝的，並且這燈與四周的事物也隔離了。』燈犧牲他的油，放出光輝，以全燈之目的，猶之佛陀之舍棄假自我，以求眞自我。燈之犧牲並非徒然的，爲要放光才去犧牲。光好比我們的眞自我，非備嘗痛苦是求之不得的。這種犧牲

名曰『愛』。『當我們尋出佛陀所講的涅槃情狀是由於「愛」，我們便道涅槃是愛的最高點(Highest Culmination of love)因爲愛的本身是目的。無論何物常在我的心靈中提出一個「爲什麽」的問題，我們必須舉一種理由來答覆。但是當我們說「我愛，」便沒有地位可以容得這個「爲什麽」的問題了；因爲「我愛」本身便是最後的答覆。』故爲愛犧牲假相的自我，非以死爲終的犧牲，是要求無限的生；並且這種犧牲必快然自足。生於眞的自我，是無異生於廣大的愛；且愛是我們眞正的使命。『我們在圓滿的愛裏，就找着了自我的眞自由。天下祇有爲愛而做的事，才是願意很自由地去做，雖引起了許多痛苦，也不爲意。』我們之生，由於神的愛；拋棄小我不過將愛還於神罷了。我們既知爲神所創，那末我們的不死也和神的不死一樣。死是假相，不過無限的生一個界線。佛以死教人，所謂死並非寂滅，乃是永生。所以我們欲得眞自由應脫種種物質的束縛，以廣大的愛做我們的引線。『自由祇能在愛的工作裏可以得到。』『創造是從眞歡樂的充滿量裏推演出來的，創造是他的愛；愛便創造了宇宙萬象。』我們倘沒有眞犧牲——沒有眞愛——就無從發現眞自我；眞自我既幽閉，而靈魂的蒙昧也不能去，此時惡就成爲我們的阻礙物了，所謂個人與宇宙的大和諧——從有限中實現無限，都不可能了。

(五)由愛與動作而實現人生　要發現眞自我必由於愛，因愛可以參透一切，藉之以實現人生的眞價。知識與理性是假相，立於宇宙因果律支配之下，居於有限和必然的世界。愛則反是，愛是究極的，能融合萬物。愛又稱做樂，樂有自由之意：又可說愛就是自由，也就是樂。大經典說『凡一切生物都是由歡樂而生，被歡樂所維持，向歡樂前進，而入於歡樂。』可知此間一切都由神的愛和樂而生；神樂充滿，由是賦萬物以一切形態，猶如詩人興趣充滿，發爲詩詞。形態就是限制的，也就是法則。一切事物都有法則，不過這種種法則是假相罷了。法則是我們所應順從的，所應知道的；但我們徒知法則，終沒有益處，我們應超越這種種法則；因爲法則不是究極的東西，也像文字不算是文學，韻律不算是音樂一樣。自然界的萬物，在在都爲法則所支配；然而我們心中却貯滿自由與歡樂。譬如一朵花在自然界裏，因受了因果律的支配，所以旦夕以開花結果盡其職務；花的忙碌，非我們所能詳細知道的。但是如果這花映入我們心裏，就變成美與和平的表現，生出自由與歡樂。由此可知自然裏的一切都有反正兩

面：——二元性——一面拘於自然法則，做自然的奴隸；他方面乃生於歡樂與自由之中。我們若觀察自然的表面；只見事物一概是受束縛的；一到內部去觀察，就明白原來內部尚有自由與歡樂。在此二元相中間，法則與必然是假相的，自由與歡樂是眞相的。眞相生出假相，是由愛的分離。我們的自由是由神之愛而生；因神之愛洋溢，乃取別一形式，而生我們的自我——這就是神的別一個自我。神以愛造人，好像詩人以興趣作詩。詩人以別一自我所作的詩，必須用法則表現出來；神以別一自我所造我們的自我，也不能沒有法則。宇宙萬物都以神之愛與神分離；所以我們以這愛的分離，返之於神——就是以我們的自我返於神的自我之中。換言之，卽返於梵，這是人生目的。我們所謂超越法則，並不是拋棄法則；法則固然應當承受，但承受之後，應脫於法則之外。

太戈爾是極主張愛的，他以爲沒有愛，就沒有同情，因此做人的根本消失了。『我們忙得似發狂的，用宇宙的勢力去得更多的權力；我們從宇宙的貯藏室得到衣食，又去掠奪其財富。由是宇宙就變爲我們極劇烈的競爭場了。試問我們只爲這物質而生活嗎？我們只擴張我們的所有權，使世界成爲一件容易流通的商品嗎？若我們完全的心靈專注於利用世界物質時，世界就失去對於我們的價值了。我們以鄙陋的欲望，使世界變成低賤；到了末日我們不過鼷鼠似的，在世界上果了腹，失去世界的眞理，這好像貪心的小孩從珍貴的書籍撕去數頁而吞下一樣。』

太戈爾極反對把人生看做機械，無論何種國家不尊重人生的較高價值，文明永遠不會發達。人有最高的靈魂，這靈魂只有愛能眞實了解的。所以我們應由愛實現人生，沒有愛，無論何種文明都是假的。不但對人應以愛，卽對宇宙萬物亦如是；不然，就看不出萬物生存的眞理了。

太戈爾說：『有一天我坐一隻船，容與於恆河中流。這時正是秋天美麗的晚上，太陽剛剛下山去；天空的靜穆中，裝滿了不可描寫的和平與美麗。廣闊的河流，微波不興，反映着天空斜日刻刻變化的紅光，格外好看。數里荒曠的沙灘，被光線射着，像大洪水前一個碩大無比兩棲爬蟲類的鱗甲在那裏閃閃發光。當我們的小舟很舒徐地盪過險阻的岸邊，——這岸邊便是鳥類蕃殖的巢穴，那時一隻大魚跳出水面上立刻下沈，秋晚的天色襯着，愈覺動人。這魚好像暫時揭開許多彩色的屏風，在屏風後面顯出一個充滿生命歡樂的靜寂世界。這魚由神秘的深處出來，

做了一種跳舞的動作，且使她自身的音樂加添於垂晚光景的寂靜和音中。我彷彿覺得從別的世界來了一個友誼的歡迎，使我心中觸着一閃的快樂。那時把舵的人突然用一種清晰而帶歎息的聲音喊道：「呵，好大的一條魚！」他的幻想立刻呈現，好像這一條魚已捉得，預備做他晚膳的肴品了。他只能從欲望裏看這魚，所以消失去這魚的生存的全部眞理了。』

太戈爾這一段說得極透徹動人，我們可以從此領悟愛的重要，與人的眞價值了。

愛能調和一切所謂自由與必然，歡樂與法則，有限與無限，凡此種種矛盾，都可以在愛裏消滅；受與與之間，因愛也可以得到平衡。譬如情人要得自己於愛之中，乃時時投身於愛而不顧。所以愛可算為自己的，也可說非為自己的。太戈爾一面主張自我的存在，一面又主張無我。無自我固無所謂愛，然僅僅有自我也不足以行愛。這是太氏哲學的精義。

愛常與動作相結合，因人生的眞義，非由動作便無從實現。觀此可知印度所謂涅槃思想，不是不活動的。大經典說：『你唯有在動作中可以生活一百歲。』動作實為歡樂的表示，歡樂與自由，必藉動作而始顯。神的歡樂，乃生萬象，可見神是為生而動作；宇宙萬象就是神之動作的結果。所以經典上稱做婆羅門信徒中的領袖，是『一個活動的人。』『凡深信婆羅門的人，他的歡樂在婆羅門裏的人，必定在婆羅門裏也有他的完全活動——他的飲食，生活和善行。正像詩人的歡樂在詩裏，藝術家的歡樂在藝術裏，勇者的歡樂在勇氣的運用裏，智者的歡樂在眞理的認識裏，永久地在他們的活動裏求表現，可見婆羅門信徒的歡樂是在每天大小工作的全體中，在眞理中，在美中，在秩序中，在善行中，對於無限求有所表現。』

我們已知人必自覺有較大於現在的，方能自知道德的性質。要求這較大於現在者的實現，除動作外，沒有別的方法。人必須藉動作才能覺到較高較大的自我，才能發揮眞性，而脫於無識的愚昧。倘我們的心靈只幽閉於中，必至窒息到死。故心靈惟有自破範圍，在動作及行為上盡量發展，才能得到自由。於此可知動作是破除無識與發展眞自我的唯一好方法。

（十八）**美由愛而實現**　太戈爾說：『凡我們不能於事物取得歡樂這事物，就是我們心靈裏的一個負累，無論如何是應除去的；或者是有用的，但是暫時或一部分對我們有關係，等到效用一失，便成為煩惱了；抑或這事物像流浪人一樣，在我們的認識

界邊徘徊片時，就飄然去了。所以無論何物必須對我們是一種歡樂，這才完全是屬於我們的。』

這樣看來，使我們能夠生出愉快的事物，必定是美的。美就是和諧，若使我們強爲區別什麼是美，什麼是醜，無異濫用美識，去尋煩惱。但當我們的實現(Our Realization)未圓滿之前，我們必定有所區別於其間。『……人生科學(science of life)便在有生與無生之間，創出一種嚴密的區別而開始。待到科學愈進步，這有生與無生的界限，就愈模糊了。在我們覺悟的開始，這種相反的界限未嘗沒有幫助，但是到覺悟漸深之時，那些痕跡便漸漸消滅。』我們與美第一次認識的時候，只覺光怪陸離，看不出她本來的面目；但是到因緣成熟，彼此的衝突都沒在和諧中了。譬如，不和的音調，都被合拍的節奏所糾正了。我們認識美可分三期：起始將美離開其四周，接着便僅僅得到其全部裏的一部分，最後我們才在各方面實現其和諧。到了此時我們的美識已擴充到無限了；我們也有力量解脫自樂和欲念的要求。無論觀察何種事物都存着一種『無所不在』的美觀；所以能由那不能使我們生出愉快的事物，看出美來，因美是在眞裏面。『我們能夠多了解一分這物質世界裏的和諧，我們的生活便可多享一分創造的喜悅(Gladness of Creation)，而且我們的美的表現在藝術裏也愈普遍。因我們在靈魂內有了和諧的覺悟，世界精神幸福的了解也成了普遍的。那在我們生活中的美的表現，也在善和愛裏直向無限而趨。』『我們應曉「美即是眞，眞即是美；」我們便應在愛裏實現這世界，因爲愛產生世界，維持世界，並且呵護世界。……』人惟有藉愛，才可以找出萬物的美；能在愛裏實現人生，同時美也到我們眼前來。我們心靈若被私慾蒙蔽，就很難看到眞理，也就不能愛，不肯愛，美立刻遠離我們了。萬物都是和諧的，惟有能用愛，才懂得什麼是眞，同時就覺到這和諧的樂趣。我們感着美的歡樂是不可言喻的。太戈爾說：『昨天晚上，黑暗中萬籟俱寂，我獨自一個人站在空地裏；聽見一種令人意遠的歌聲。我回去睡覺，閉上眼睛的時候，那最後的思想，尙留在心裏。我想就是我酣睡的時候，生命的舞蹈仍舊在我睡着的身子上和那一閃一閃的星光合着節拍跳動。我的心也要忡動，血也要在筋脈裏微跳；我身體內無量數的活原子，也要和造物者所鼓弄的絃聲合着拍微顫咧。』我們能感着這樣美的歡樂，我們的靈便與宇宙的靈相和諧了。

(七)無限的實現——印度人的目的是求與梵——婆羅門——

—合爲一體。所謂梵就是神，神是無限的，且爲萬物之母。我們必先解脫物質，棄自我，投身於愛，才能達到婆羅門。愛必犧牲，必受痛苦；沒有犧牲與痛苦，不足以顯愛的深淺，也不足以言愛的普遍。故實現到無限，必先犧牲。所謂梵是普遍於宇宙之間的。太戈爾說：『我們尋求婆羅門，不可像我們尋求別的物體一樣；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可尋求他，這是無可疑的。我們不必跑到雜貨店去買晨光；我們睜開眼睛，晨光就在眼前；我們只須放棄自身，去尋到處皆有的婆羅門。』但我們雖能達到無限，然不能超過無限，也不能因此不求無限的實現。譬如，『鳥在空中飛翔，振動兩翼，卽覺天空是無涯涘的，但他的兩翼永不能使他超於無涯之外。鳥的歡樂，卽在這裏。在鳥籠裏天空是有限的；雖鳥所需的天不必多，然要有十分足够的天空以供鳥類生活的全目的。因鳥不能在必需的限制裏得到快樂。鳥必要覺得他所有的是無限量地比過他所需的，所知道的多，然後才覺得歡悅。』太戈爾在這一段語語透徹，我們觀此卽知無限的實現是爲人所不可免的。

人是不完全的，他可以等待完全。他在他的所『有』(is)裏，是微小的，在『將有』(to be)裏，是無限的。『將有』實開我們無限的前程。我們不可以現在所『有』而自足；否則，卽永遠拘於現在的狀態，人生的眞意義也就消失了。所以我有『將有』才有無限與自由的希望。所謂梵，一方面是進化，一方面是完全，我們一方面爲創造與進化，一方面就是無限的實現。換言之，『將有』或進化向無限前進，無限卽在進化和『將有』之中。所以太戈爾舉出『本在』(Being)與『轉化』(Becoming)二義；其實『轉化』也有不變的本在意義。這本在和轉化雖一齊出現，却先轉化而存在。猶之河流將成爲海，其流時雖可說是海之實現，然海實已先存在。又如唱歌人未唱以前，其歌早已存在，但唱時亦可說歌之實現，可知這歌幷非作歌者的歌，也非唱歌者所唱的歌，是由兩者相合，歌乃成立。所以僅僅有『本在』不能成宇宙，僅有『轉化』也不能成宇宙，兩者合一，宇宙乃成。

『渡人呵！你渡我到彼岸罷！』我們於事物紛擾之中，往往聽這呼聲。我們的心像小孩一樣，每到不滿所欲時，都有『非此』的感想；但是『非此』必有『彼』，所謂『彼』是什麼呢？所謂彼岸又在何處？在我們『is』之外嗎？不對，就在我們活動的眞理中，就在歡樂的海中；幷沒有此岸彼岸之分。我們在有限中一方面走『轉化』的路途，一方面已達於完全無限之地。這好像川流將成爲海，其

存在的一端就是海，又如歌的一字一句都含有歌的全體活氣。所以我將入於梵，就是在梵之中，我們於梵中得『is』的信念，却應存着『to be』的想像。換言之，即常住於神，求無限的新生命。

三　太戈爾的教育思想

太戈爾的教育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精神教育』或『愛的教育』。太氏將近四十歲時，於孟買城設立一學校，叫做 Shanti-Niketan。他說：『教育之目的是以眞理的和一灌輸於人』，『the object of Education is to give man the unity of truth』。小孩子們墜地時，母親給他們以乳；同時他們也由食乳中知道他們的母親。因此靈肉兩方面，同時得到全備的供養。我們含生入世，與大眞理相接觸，是在人與世界的眞聯屬，是直接的愛，不是因果律的關係。所以在兒童的心靈中應灌輸以個人與世界是和諧的思想，使他們的心靈與萬有的心靈相感接，才不至因於物質與自然分離。可惜『我們的學校都用一種高傲藐視的態度，棄置這個理想，强把兒童由充滿着上帝創造的神祕，充滿着人格的暗示之世界劫出來』。不顧到兒童的個性，只用一個模形，使不同式的兒童生出同一的結果。因此純眞的兒童無形中都受害了。『我們入世，是來接受這世界，並不只是知道這世界。我們得了學問，也許可以成爲强有力，但我們要達到圓滿，是用同情。最高的教育並不是只供給我們以知識，是使我們的生活和萬有生存相和諧』。但我們所遇見的不但同情的教育在各學校裏完全受藐視，且極受壓抑。在我們的童年，習慣這樣染成了，學問也這樣灌輸了，卒至我們的生活和自然相隔絕，且我們的心靈和世界自起始也就居相反的地位了。由是我們所冀望的教育的最偉大，遂忽略了，我們不得不棄去我們的世界，只得些無用的知識。我們教兒童地理，把他的土地奪了，教他文法，把他的語言也汨沒了。兒童想念敍事詩，但他只得了編年紀事的歷史……』兒童本愛好自然，教育者偏使他們離開，由是他們與宇宙的接近就被阻了。又因社會的需要，社會的因襲，每個人都要專治一業，遂至心靈受了窒塞。然兒童的時期，最重要的莫過自由——就是不受社會執業習慣的縛束，不受專門學識的必要之自由。不幸這樣教育也無人領會！

太戈爾極主張淡泊的生活。他的學生都不穿鞋子；他以爲人類之有兩足，是供人踐履土地之用。自我們發明穿鞋子以來，兩足的原來功用就廢了。兩足與土地的接觸，也是與自然接近的

一法，土地絕不肯加以損傷且像情人一樣極希望愛人的接吻。他說：『我毫不躊躇地說兒童的足不可不受教育……』太氏不是反對穿鞋子，他曾說『我曉得在實際的世界鞋子固然應穿，馬路應修設車馬應用。但是當兒童在受教育的時期應不應教他們知道世界并不全是客室，自然界的事物，我們的四肢都宜於接觸嗎？』

淡泊的生活就是清貧，有人疑太氏持倡中世紀的清貧主義。但太氏說：『……就教育這方面我們應否承認清貧是人類所受的最先教訓，且是最好的訓練嗎？』縱是富家子弟墜地時都是不帶一物而來，且學習做人也是從初步起點。清貧能使我們和人生及世界有完全的接觸，因富侈的生活是物質的生活，膚淺的生活，只能游蕩於世界的表面。雖富侈對於肉體生有快樂與驕慢，但於人的教育則毫無益處。太戈爾的學校器具簡單，陳設樸素，就是要掃除這富侈的惡習。

精神生活是太戈爾教育的中心思想。他說：『起初當生活是簡單時，人的所有不同的元素都是完全諧和的。但是一到了智力與精神分開，學校的教育就全注重智力和體育方面。我們奮力將知識灌輸給兒童，不知這樣注意，就把精神與智力兩方面分散了。我們生於這充滿着無限的神秘（Mystery of the Infinite）的大世界，我們不能隨物質的潮流而飄蕩於飄蕩中接受我們的生存；也不能看人生像夢境一樣，應時時清醒。『我們的教育目的，就是人之最高目的，——靈魂的充量生長和自由。……只使我們能達到超越死和束縛的生活，只讓我們遇見神，能為最後的眞理而生活，這眞理能解放我們……而且給我們富有，不是物質的富有，是內部光明的富有，不是權力是愛。……願我們這教育目的能達到這地步，給我們一種力量，使在我們的生命裏這精神解放有正當的用處，且貢獻這精神智慧於全世界……。所以兒童早年的教育不在讀書，全在精神的發展，他們的功課應是自然的——直接與自然界的人物相接近，使他們和自然的精神相調劑。太戈爾說：『我相信教育目的是心靈的自由（Freedom of Mind）這自由只有經自由的路徑方有成效——雖然自由有危險和責任如生命本身一樣。我曉得——雖他人忘却了——兒童是活潑的，……所以為他們心靈的健康與發展起見，他們不宜只有學校，應有一個世界，世界的引導精神就是眞接的愛。』印度古威靈者有言：『倘若天空裏不被愛充滿着，誰能活動，奮鬪，而且生存在這世界呢？』

四　太戈爾的藝術論

太氏藝術的發生是由人類知識和情感的餘剩，及內部心靈的要求。故他說：『我們有心靈，心靈要尋求糧食。心靈亦有其必需品，對於事物必求出理解。當心靈不能尋着一種和一的原理，使事物的繁雜化爲單純時，就遇了事實的繁複，因而困擾。人不但須知一切事實，且當知能減輕一切事實數量的重負之法則。在我們的心中另有一個人，不是物質的，是人格的人。他有所愛憎，且要尋找能滿足他愛的需要』……『科學的世界不是眞實的世界，乃是一個勢力的抽象世界。我們能得智力的助去利用他，但不能借助人格來實現他。……』『另有一個眞實的世界。我們能看見他，感覺他，我們可用所有的情緒和他交涉。這世界的神秘是無限的，我不能分析或者衡量他。我們只能說：「你在這裏。」這世界是科學所不過問的，然藝術卽寄居於此。所以倘我們能答「何謂藝術」的問題，卽知道與藝術有密切關係的世界是何物了。這世界就是人格的世界，因爲我們感覺這世界，無異感覺自身；藝術產生於此，以應心靈的要求——所謂要求卽人格的表現；換言之卽人類的心靈向「無限」前進，以求不朽。但是倘若人類謀衣食之不暇，因於物質需要的範圍以內，藝術又何從產生，人格又何從表現？』

太戈爾說：『人與禽獸最顯著的差別，是禽獸全被拘在物質需要的範圍裏，其大部分的活動都爲保存自己與保存種族。像做買賣的小販，從他自己的生活商業中，沒有餘利；他所得的大部分應付給銀行的利息。他的資財，僅能維持自己的生活。但是人類則像經營大商業的鉅商，他所得的利益超於他的需要而有餘。……』『禽獸須有知識，他們的知識都用在生活的目的上，不能再前進了。禽獸必須知道環境，因之，才能求得庇蔭身體的地方及充飢的食物，且須知道四時寒暖。人類對於此種種事，自然也必須知道，因人類是免不了生活的。但人類的知識，除消費在衣，食，住，的範圍外，尙有餘剩。這餘剩的知識可以自享用，所以才能很驕矜地說，爲知識而求知識。』由是各種科學就由此餘剩的知識來了。不但人類的知識有餘剩，人類的情感亦有盈餘，將盈餘的知識和情感發洩出來，卽是藝術；但情感表現於藝術較多於知識。因藝術的對象必經情感的洗禮，與人格融成一片，而後藝術的創作品，才有價值。我們的生命有無限與有限兩方面；我們的心靈的糧食愈豐富，就愈向無限方面發展。藝術卽人類

心靈向無限方面進行達到不朽的象徵。我們於是方能在世界建築一個樂園，不但給自己居住，且引他人也來同住同時『美』與『真』也接踵而至了。

五 結論

上述各節全是太戈爾學說的中心思想；由此可知他的哲學特點是在於人與宇宙的和諧，換言之，即求精神生活。所以他在教育和藝術兩方面都主張人類的精神應由物質裏解放出來，以達於無限。其次就在他倡愛與犧牲，及活動，以此三者是人生之正路，入於無限所必經的。

此文雖歸納太氏大部分的思想，然不精確之處，在所不免；讀者若發現有謬誤，實願承教。將來太氏來華，倘能聆其言論，且研究有得時，當再作一文以補本篇的缺點。

動物的感覺

從前有許多人都以為動物有感覺能思想，完全和人一樣，這種擬人的觀念，略加思考，往往便遇着難解釋之點。如見動物有眼，必定說他也如我們一般的能看見東西的。其實並不然。有許多下等動物，覺官並無中樞神經為之連着，雖有感覺器官，却並不能發生什麼感覺的。譬為水母就有眼點，如果用了人們自己的經驗來推論，那麼水母一定能夠看見東西無疑了。然而照近代研究的結果，知道這種器官只能感覺，却並不能看見什麼東西的。因為水母的眼點上所連的神經只通到筋肉而止，並不通到中樞神經器官的。

由此證明，覺官中能起感覺是後來進化的結果，不是凡有覺官便可以認為能生什麼感覺的。去年美國派扣氏 (G. H. Porker) 曾有論這道理的一篇文章登在美國哲學會紀要上，這里所說，不過他的大要能了。(高)

海上通信

印度太戈爾著

化魯譯

下面的八封信，是一九二一年夏間太戈爾從歐美游歷回國時，在海船上寫給在印度的一个英國友人的。在這裏可以看出這位東方詩人的思想的片面，和國際大學的理想的一斑。文章更是非常細膩優雅的，可惜經過一次拙劣的翻譯後，原文的美質已失掉了大半了。譯者附誌

第一信

我知道我沒有寫信給你的必要，因爲我正向着你的故鄉歸來，不久就要到了你的『竹居』(Venu Kunja)了。但是汽船眞是理想的寫信的地方啊。假如我有機會得到報達(Bagdad)或薩馬千(Samarkand)，我一定是乘了船去，因爲乘船本就是很有價值的——乘船是有趣却又非必要的。要是因爲不得不去而去，這是屈辱的事情，因爲這樣人豈不是爲了區區體面上的需要，而把他的珍貴的閑暇，他的好興味，都強迫犧牲了？

在汽船裏我坐下寫信，可不是因爲寫信是必要的，却是因爲這是自然的，所以超於一切需要之上。陸地款待了你，同時也要求你的報酬，至於海是不會向你要求什麼的。海帶着崇嚴的淡漠的風度，與人相忘於無形；海水是只有和風兒永遠對話而已——他們是一對拆不散的伴侶，他們保存着他們的放浪不羈的，小孩子般的性格，正和他們被創造的第一日一樣呢。

陸地所加於我們的使命是實用，在陸上我們不能不忙着做講演稿，編教科用書；要是我們把上好的紙張白糟蹋了，我們的監察人就有責備我們的權力。但是海對我們是不會講到道德的義務的；海也沒有什麼固定生活的基礎；海的波浪向我們打着記號，他們只有一句命令的話：『過去罷』。

我在汽船上看來，似乎男的，女的，都格外容易顯現他們的風流放誕的本能，因為水有洗去我們的責任意識的能力；那些在陸上和橡樹一般的執着的，一到了海上，就像海草一般的飄浮了。海使我們忘却人是有無數的根的生物，而且是對他們的土地負責的。

爲了同樣的緣故，所以當我向來在巴特馬(Padma)大河的河心住居的時候，我就不過是個抒情詩人罷。但自從移居散滞臬凱坦(Santiniketan)之後，我逐漸變成了一個教師的模樣了；這是非常危險的，我的眞實的先知的資格，從此就要斷送了。現在已是誰都向我請求『訓誨』，生怕有一天我不免使他們失望呢。因爲先知要是出其不意的出現人們之前，而完成其使命，他們是不免要被人們擊死的；但是有些人被人們熱切地視爲先知，而又不能始終行先知之所行，他們可也不免被人們笑死了。前面的一種人實在已得到了他們的報償，因為他們已完成了他們的目的，他們是殉道而死。至於後面的一種人，他們的悲哀的結局未免是枉然的，他們的犧牲，既無益於人，亦無功於神。

有誰能從急難中救出詩人啊？有人能把我的無聊的東西給還我嗎？有人能把我出發到『無用之國』裏去時所帶的糧食都還了我嗎？總有一天，我要從我自己的名譽中突圍而出；因爲雖然有這麗大而且日益增長的障壁(按卽指名譽)阻隔着，但是巴特馬河却仍舊在向我招呼呢。這彷彿向我說『詩人，你在那裏？』於是我的心，我的靈魂都想去找尋那詩人。但是詩人已經是不容易找到了。因爲一大羣的人把榮譽堆滿在他的身上，他被榮譽壓在底下，已不能脫逃了。寫到這裏我只能停止，因爲船上機器震動的調子，和我的筆調，不相和合了。

一九二一，七，五，廉列亞輪中。

第二信

我在歐洲到處都受熱切的歡迎，料想你早在報紙上看到了。我非常感謝歐洲人待我的好意，這是無疑的；可是在我的心坎裏，總像有些惶惑——而且也幾乎要暗暗地叫苦。

凡是羣衆的感情的表示，其中總有一大部分是不眞實的。羣衆的表示，往往不免過度誇張，這只是由於羣衆心理中感情累積的結果。就像在一座廣廳中所發的聲音，因為有室內各處的迴聲混和其中，所以所聽得的全不是原來的聲音了。羣衆的感情大部分是相率附和而成——這是非理性的，羣衆裏邊的各

分子都有根據自己的想像造成他自己的意見的自由。他們理想中的我決不是真的我。我是爲了這個擔憂也爲了我自己擔憂。這使我對於我從前的隱居生活，不禁起無窮的繫念。被迫在別人的幻想所構成的世界裏生活着，這委實是最煩嫌的事了。我曾見許多的人們逼住了我，扯住了我的衣裾，必恭必敬地向我的衣裾親吻，——於是憂鬱罩住了我的心了。我怎樣纔能使這些人們相信我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並不是超出他們之上的，在他們中間也就有許多是值得我的尊敬的，我却又怎能使他們相信呢？

可是我也知道在他們中間像我那樣的詩人，是一個也沒有。但用了這種的敬禮敬禮詩人，委實是不對的。詩人是在人生的筵宴中司儀的；他所得的報酬就只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兒。假如詩人是成功了，他便被任爲人類的永遠的伴侶——只是伴侶，却不是指導者啊。但要是我被虛名的惡戲所捉弄，被他們扛到神壇上去了，於是在人生的筵席裏就沒有我的座位兒——這座位應該是我的而不是別人的呢。

一個詩人在他的一生，失却應得的報酬，這比只得一種虛僞的報酬或者得到過分的報酬，都好的多呢。凡是時常受羣衆崇敬的人，後來便不免養成一種心境，以榮名自娛，這是非常危險的。他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生一種貪求榮名之念，要是他的聲俸被削減或被取消了，他就要覺得不快。

我很恐懼，怕我自己也有這樣的心情，因爲這是很普徧的。最不幸的，凡是給公衆做一點善事的人，名譽就很容易集到他的身上來。當他國人預備信從他的時候，本國人自然更熱切地信從他——於是他就不免受了誘惑了。而每當多變的聲譽轉變方向的時候，他的大多數的信徒，就也立刻以爲他們是受他哄騙了。

我的國際大學（註一）對於我定是足以造成這樣的危害的。我的生活的目的本來不是爲這種高遠的企圖。所以一種警告的聲音，時常來攪擾我的心。這警告是這樣的嚷着：

『詩人，逃到你的隱僻處去罷。』

可是奇巧的很，這種高遠的企圖，却不是出於我自己的。這是從外界的壓迫而來的。我被逼迫着開拓一片土地，使別的人民得在這土地內找得他們的最好的機會（註二）——而且恰巧，只有我一個人能夠幫助他們了。

一九二一，七，六，摩列亞輪中。

(註一)國際大學以融合東西文化爲目的，爲太戈爾所手創，設在他的故鄉題督尼克丹森林中，歐人往學者甚多。詳細可參看東方雜誌二十卷二號。

(註二)此即係指創立國際大學的苦心。

第三信

在這相對論的哲學風行的現代中，我覺得我不能說我自己是一個純粹的詩人。這是顯然的，詩人在我的中間已變換了式樣，同時取得傳道者的性格了。我創立了一種人生哲學，而在這哲學中間，又是含有強烈的情緒的質素的；所以我的哲學能歌詠，也能說教。我的哲學像是天際的雲，能化成一陣時雨，同時也能染成五色的彩霞，以裝點天上的筵宴。爲了這個原因，人們對於我便生出兩種期望，這兩種期望幾乎是相矛盾的，——我被人們請求給與快樂，同時我也被人們請求給與幫助。

給與快樂所需要的是興感，給與幫助所需要的是組織——前者全然倚賴我自己的，後者却倚賴着我身以外的策略和物質。於是發生一個困難，而使我爲之躊躇了。詩歌替詩人創造成一個幽靜的境界；但當詩人選定一種建設的方案時，創造生活所必需的一種心的隔離，就不免失掉了。建設的工作需要不斷的注意與努力，——這樣使不能使詩人得安閒休養而與內心相通了。

這種情形時常在我的本性中間發生衝突，使我想着『善』的指導，不一定是能達到『至善』的。可是我又不能不承認『善』的指導是出於我的本性。但是最使我傷心的就是在從事組織的工作的時候，我只能利用那些重視物質輕視創造理想的人，和他們一同工作。他們不相信在一切的眞實的工作裏，理想不單是重要的原則而已，而且也是必趨的途徑；歌曲的完成不單在於終闋時，而且也在於歌唱進行的中間。

我的工作並不是爲求工作本身的成功，只是求理想的實現。但是有些人，在他們的心中，對於理想的實際是不甚了了的，對於理想的愛慕也是不甚熱烈的，他們只求在工作完成以後得到他們的報償；所以一切的妥協讓步，在他們是無所不可的。

我知道我的心中的那種理想是必須把生命的褊狹的領域中所有的一切情慾都除去才好；但是大多數的人們却相信情慾是使我們的動作加增速率的汽機。他們以爲這是有先例可援的：凡是純粹的理想，永不曾得到過什麼結果。但當你說得了結果也未必能比理想的本身更偉大，那時他們就要對你笑了。

在最近的十四個月裏，我從事國際大學的運動，在這時期內我時常向自己再三申說過：『無論失敗到怎樣，不要沮喪；能失敗是永不能損害眞理的。時刻把你的全部心力凝注於眞理罷。』當我愛一件東西時；我的弱點便乘隙而入了。當我所愛的事物因預期成功而喜悅時，便愈使我專心去找尋這無用的玩具——成功——以求取媚於所愛的事物了。

一九二一，七，七，——摩列亞輪中。

第四信

我不能說的過於誇張，我也承認理想的實現，是有待於外部的條件，理想必倚賴物質才能發展。而物質却無論是人的或非人的——往往遇到了阻難。要除去一切阻難自然必須成功，所以成功是不能輕輕看過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這樣的文法的優長是一件事，文學的創作是另一件事。這兩件事未必能符合的。過於看重文法就會妨害表現的完成。所以物質的成功有時也會妨害到理想的實現。我們的理想主義往往因爲求成功的緣故而被掠奪了——在前次大戰我們就看到了這樣的事。結果仗是打贏了，可是理想却不曾得到。

自從國際大學的計畫宣佈後，在我的心中，不住的發生一種衝突——這就是理想的幻影與成功的幻影的衝突。國際大學的規模是宏大的，對於愛好權力的人，這確是一種高遠的企圖。但足以熒惑我們的不僅是這高遠的企圖；而是我們所注意的達到某種結果的謬誤的價值。使內心把住眞理，所需要的只是想像和信仰；所以這種內心的眞理是很易失之交臂的——要是在外部的成功過於顯露時。

你應該記得，在我那本戲曲"Chitra"（註一）裏，齊德拉忌嫉神所賦與她的肉體的美——因爲肉體的美，是一種成功，並不就是眞理。因爲成功的緣故，眞理往往要被蔑視，但總不會和虛僞聯合的。

不幸，從各種事實看來，全個世界的公正人和聰明人差不多都上了同一的圈套。他們和魔鬼訂了合同，建造達到他們的神的道路。他們不知道神是不能『達到』的——成功和神不是同樣的東西。當我想到這些事情時，使我不禁戀慕貧窮生活的優美；貧窮和鮮菓的皮殼一般，他把內部理想的豐富和新鮮都隱藏了，都保護住了。

說來說去是一樣的，我在上邊已講過了：因爲需要努力和精神，我們也決不能把成功的追求放棄了。但追求成功是一種犧牲，讓我們記住，這是爲眞理而犧牲，並不是爲成功而犧牲呢。

一九二一，七，八，摩列亞輪中。

（註一）齊德拉，我國已有譯本。

第五信

一切眞的理想所要求的是至善，對於眞的理想我們不能這樣說：要是得不到全部，便得到了一半，我們也只好滿意了。理想不是和金錢一樣的東西。理想是一種生活的實體。理想的全體是不可分的。一個叫化婆要是沒有人給他十六個銅子，給她八個，她也就心滿意足了；但是把她的孩子，截成半撅給她，她總不會願意收受罷！

我知道我負有謀眞實的東西結合的責任。我早已不自覺地把這使命負在我的身上了。當我著生的實現那部講演稿（註二）時，我還不知道我已走上了我的定命的道途。在我游歷的途中，人家才和我說，我的生的實現對於西方讀者，是一種眞實的援助。使我翻譯吉檀迦利（註二）的那一回事實，和在我五十歲的

初頭，突然想到歐洲去的那種難以言說的懷想——這些事實合起來逼住我走上那條道路，那條道路的盡頭，到什麼地方，我在當初還不曾知道。直到這一次我到歐洲游歷後，才確實知道了呢。

但是，我在上邊已說過了，一切偉大的理想所要求的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體。所以單是消極的非暴力的道德命令是不夠的。人類社會眞正的結合所需要的創造勢力乃是『愛』。這已是確定的眞理了。正義不過是和愛相伴的，亦猶之鼓聲和歌聲相伴一般。我們在東方的已受盡了西方的屈辱了。我們對於西方人種培養一種愛，或表示出一種愛來，實在是非常困難的，——尤其因爲這種愛，在表面上好像是求媚或取巧的樣子。印度溫和黨的主張和行爲不能使我們信服，就是因爲這個——因爲他們的溫和態度，是從一種無色彩的遷就主義出發的。在強者與弱者的互相遷就的關係中間，必有許多分子是不正當的。遷就雖給與我們以恩物，但對於這種恩物我們本來沒有要求的權力，我們所賴以獲得這恩物的，全仗懇求和籲請而已。

必須是受者方面的自我犧牲，不僅是與者方面的自我犧牲，纔能使那贈與品有眞正的價值。要是我們的要求是軟弱無力

的，我們實現這種要求的方法是懦怯的，於是那應許給與我們的贈品也只能使我們更變爲貧乏罷了。

從極端派看來印度的溫和派竟是這樣的可憐暗昧，就是爲了這緣故。我覺得幾乎可以斷定便是英國人在暗地裏，對於那高等的道德的貧血者，恐怕也羞與爲伍呢。

但是，我的意見是這樣的，我是個理想主義者，但我對於不熱切地愛我們，也不想受我們的愛的那種人民，却很難發出愛的感情來。但讓我不要以爲這是絕對不能的。我們兩民族中間是隔着一層幕，須把這幕除去才好——也許這幕是因爲兩方面的情形，兩方面的機會太不平等的緣故。讓我們用了我們所能用的各種方法，打破我們中間的障壁罷——同時我們必須讓出一條寬闊的交通的道路，使兩方面的人們容易在這道路上會合，以聯結友好的精神。

因了你使我愛你們的人民更容易了些，我爲這個，對你眞是說不出的感激啊。因爲你自己和印度的關係，不是以責任觀念爲基礎的，却是以純正的愛爲基礎的。但是你的愛的教訓終於是失掉了，我們印度人却不曾相信愛人道在你是比愛祖國更眞切的，這使我多麼悲鬱啊。

前次我到歐洲游歷你不能陪伴我同去，這是我所遺恨的，雖然我也知道你不能去的原因。要是你和我同去，你使能看出我們所負的使命的重大價值了。對於大多數的我的同國人，我所得的經驗是全無意義的；我勸他們放大眼光，從全人類的背景上觀察我國歷史，結果也像是無濟於事。

至於我的工作，更必有賴於你的幫助；所以我所具的理想沒有和你的心境接近的機會，這是我所引以爲恨的。近來你所定下的人生的計畫的配景和我是全然不同的。你所走的道路也和我所選定的不同；我在過去生活中本來就很孤獨的，大概我將成爲終身孤獨了。但是我却不因此叫苦。我將遵天命以行，而且我知道無論結果怎樣，我只消照着我自己的態度，向理想負責，這樣也就是理想的完成了。

一九二一，七，九，摩列亞輪中。

（註一）生之實現原名薩拿丹（Sādana, or the Realization of Life）我國已有譯本。

（註二）吉檀迦利（Gitanjali）意言頌神歌，是著名梵歌之一。

第六信

在最近的十四個月中，我常懷着一種思想，想使印度和廣大的人類世界的活動互相接觸一下。這並不是因為這樣的接觸可以使印度人有所獲得，我不過以為要是沉沉死氣的印度一旦從迷夢中覺醒過來，她一定是能有所貢獻於全人類的需要的。

在政治方面的各種情形，無論是與西人合作或不合作，直到現在為止，印度總是有所求於他人的。但我所夢想的，却是使印度有所施於他人，就是用了一種合作的方式，以供獻印度的禮物於世界。西方人的心情是非常活動的。西方人都活潑地思想，活潑地工作，以求解決人生的一切問題。因了文化的努力，遂使心境亦變為活潑。至在我們印度的大學裏，我們所有的只是活動的結果而不是活動自身。所以我們的心情是因教育而變成鎮定，並不是因教育而變成活潑的。因為這樣，所以我想我們並不需要西方的教師，我們只希望西方人和我們共同工作，以從事於真理的追求。

我對於我國所熱望的是印度的思想應該和現世界的大思想運動聯合起來才好。這種企圖只要得到一點成功，便能使我們直接感得人類的結合。國際聯盟是否承認這一種結合，於我們是一樣的——我們只想用了我們自己的創造精神，以求此種結合的實現。

我們要是從事文化的建築工程後，我們就立刻會免掉我們自己的孤獨——我們會從我們的心靈的幽室中解放出來。我們還不能自信我們有和大建築師——世界的大匠——提攜的能力。我們的誇負也許因為軟弱而遭破裂了。

但是我可以決定，這種自信我們是能够有的，我們必須竭盡能力以求此種信仰的實現。我們不愛說大話；我們却也必須保持我們自己的崇嚴，我們知道我們的目的是為全人類，為全時代謀福利。因此我大膽地邀請全世界各處的學子和專門學者來到一個印度的大學裏，以一種共同工作的精神，與我國的學子及專門學者相會合。不知道我這種理想在現代的我國人的心中引起什麼反響沒有。至於你，也能用了全力來幫助我，幹這困難的工作嗎？

一九二一，七，廉列亞輪中。

第七信

在我們印度的音樂中，每一個『拉奇尼』(Ragini)都各有特

殊的音階，在這音階裏有幾個音符是沒有的，有幾個音符是特別加上去的；『拉奇尼』不同則音節的進行也不同。我的心中對於印度的觀念也就有各種不同的『拉奇尼』，代表各種不同的光景。

當我在西方時，我對於印度別有一種特殊的觀念，因之我所設想的印度的幻影也別引起特殊的情感。我在旅行中和你通信的時候，我全不想到你的印度和我的印度是全然異樣的。直等我在亞頓(Aden)拿到許多日子不同的印度報紙時，我才覺察了。經過十四個月後，直到此時，我才知道我應該改正我自己的觀念，我自己的觀念和眞正的印度是全然不同的。

但是在我心頭起了疑惑：觀念的改正是可能的不是呢？我不愛時常爭執與辯駁——我不愛提高了我的聲音，使我的聲音能超出於別的聲音之上。

我所夢想的印度是屬於世界的。而我不久便達到的印度却全是屬於印度自己的。在這兩個印度之間，我應該替那個服務呢？

幾個月前，當我每天坐在紐約旅館的窗前的時候，在每個早上我總是盼望着歸期——盼望着有一天我回到印度的懷抱裏。但是今天我却很憂悶了——像在雨天底下這黑沈沈的大海一樣的憂悶。在這幾天裏，我心裏時常躊躇着，在歐洲至少再住上一年，這不是我的責任嗎？他們本來留我住下的。可是現在是太遲了。從現在起，我必須把我的心情磨練成另一種樣子。

一九二一，七，一三，摩列亞輪中。

第八信

有一種理想主義，成爲利己主義的形式，極端的自我肯定的形式。一個人對他自己的理想的信仰，有時並不是因愛眞理而起。這也許是因爲固執己見的緣故。有一種理想主義專事滅除他人的自由，以爲他自己求自由。

有時我生怕這種理想主義的專制佔領我自己的心。要是這樣，我對於眞理的信仰將變爲淡薄，而信仰我自己却更爲強烈了。當我們從事於改善人類狀況的計畫時，自我的尊大便得乘隙而入；因爲計畫是『我們的』計畫，所以計畫失敗了，我們自己不免也受了傷害。

這一類的利己主義全然蔑視他民族的生活的使命。這種利己主義想壟斷一切，使性情能力不同的各個人都收入樊籠中。

這是一種虐政，和徵兵制度一般；使教員去鑿戰壕，使詩人去殺戮他們的同胞——這是違背神的意志的，所以是白費的。凡是一切理想主義的暴君，都想貪天之功，以遂他們的私圖。

在近幾日內我心中所潛伏的憂悶，定是這種利己主義的背影，這種利己主義的一線希望被恐怖所遮暗了，所以便覺得憂鬱。幾月以來我很確定，以爲人家定是和我一樣地思想，和我一樣地工作的。誰知我這一種自信，對於我的計畫的自信，突然受了阻難了，於是我憂懼了。

不，這是我的錯了。我應該歡悅罷，因爲一種偉大的理想已落在我的心頭了，我只負着照這理想的命令行使的責任。理想自己自能達到他的目標；理想的呼喚是一種悅耳的音樂，並不是嚴厲的訓誡。眞理是不會失敗的——失敗的只有我自己——但還有什麼要緊呢？

一九二一，七，一六，摩列亞輪中。

第九信

在寫完這最後的一封信之前，我的明友啊，讓我竭誠地感謝你罷，因爲當我離開印度後，承你不棄，寫了許多信給我。這許多

的信，在我彷彿同沙漠的旅客不時得到食物和水的供給一般。當我在英國的枯燥的幾個月中，這些信札對我是非常的需要。我自己約定要報還你。現在我想我大概已踐了約了，我希望你每禮拜都收到我的信，除非是那些看顧不列顛帝國的命運的職業的刺探家，把我的信在中途截留了。

我知道在最初的幾星期中我很懶，專靠披爾遜(Pearson)把我們的消息告知你——所以現在我忙着多寫幾封信，以補足前日的缺陷。只是有一件事，我是永遠比不上你的。你眞是一個無可匹敵的尺牘專家啊！龍蝦不能算是魚，我的尺牘簡直也不能算是尺牘呢！我的尺牘像是一部書中的幾斷篇——和從星球裏射下的隕石一樣的。這種隕石射到了你這裏，只是一閃，一大部分便化爲灰砂了；但是你的信呢，却和陣雨落在旱地裏一般。不過你也必須知道，我和你比賽起來，有一件事情是我吃虧的，我所寫的不是我們本國的文字，再加我本不是善於寫信的，所以不能及你了。在別方面看來，寫信的一事，在你是很容易的，像娑羅樹在初春的時候抽葉一樣的容易。話雖如此，我不信我在這一回歸途中所寫的信，你會能夠和我匹敵這一回的通信實在是寫成意外的富麗了。

再會了。

一九二一，七，一六，摩列亞輪中。

葉子國

太戈爾 著　　錢江春 譯

一

古時遠處的海裏，有一個孤島。島上的葉子國中，住着許多皇帝K，皇后Q，一世A，和武士J等。老10和老9以及小2和小3並其他的行輩等也早已住在那裏了。但他們的位分就遠沒上面這幾張大葉子的高。

一世皇帝和武士三家是三個最高的階級。第四階級由各族小葉子合成。小2和小3尤是其中最低的兩家。這一類小葉子始終不能和那些大葉子排在一個班次裏。

可異的是這一個島國裏一切的法規和定律。各人的各階級，在無數年前早已分配定當的了。每人各有一定的工作，此外絕不多做了一點。他們無論到了那裏，冥冥中自有一隻不可見的手——照規則——支配着。

葉子國中的人沒有一個有用腦思想的機緣，沒有一個有解決什麼事情的需要，沒有一個用得着去討論何種新的題目。市民都不聲不響地周流於無精打采的溝壑裏。他們就是跌倒在地也一些沒有聲息。只背着了地，仰面朝天板起了那張始終不變的面皮。

無限的沉靜保存在這葉子國裏。四境都充滿了稱意和滿足。永沒有喧嘩，永沒有暴行，永沒有奮興，永沒有熱烈。

大海唪唔着無休歇的催眠的調子，用他雪白的浪之掌輕輕地拍這個海島睡去。青天像抱卵的母鳥的翼那樣蒼蒼的張在那海島的上面。雖海面上遠遠的一樣深藍，顯着那別一地的涯岸。但沒有一些爭競口角的聲音能傳到這葉子國中來，以擾動

了牠沈沈的好睡。

二

在海外的那個遠國上，有一位年輕的太子，他的母親是一個傷心的皇后。這皇后久已失了寵遇，只和她唯一的兒子住在那海之濱。太子孤苦零丁的由他那個孤悽的母親伴着過了童齡，織成了那個欲望的網。他渴着要去搜求那行空的天馬，各勃拉（註一）頭上的奇珍，天上的玫瑰花，求仙的路，或過了十三溪七海而去尋覓那妖窟中的美麗的公主。

從學校中商人之子那裏，那太子得知了那些海外各國的故事。從高多兒之子（註二）那裏得知了帶燈兩金尼（註三）的歷險。每逢雨絲着地陰霾蔽天的日子，他一定坐在面對大海的門闕裏，對着憂傷的皇后道：『母親。為我講一個海外的故事。』

他的母親便將她少時所聽見關於住着那美麗的公主的奇境的故事滔滔不絕的講給他聽。當他坐在門闕中眼看着碧海，耳聽着他母親的神奇的故事，而一面又見戶外雨絲打着地陰霾蔽着天的時節，直使他積思成了病了。

一天，商人之子到太子那裏來，猛然道：『老友，我書已讀完，現

在要到海中去一試我的財運了。今天特來告辭。』

太子道：『我和你一起去。』

高多兒之子也道：『朋友們，誠實可靠的朋友們，不要把我丟在後面。我也伴你們同去。』

他們三個就此一起動身上道。港口泊着商人的十二艘船，三人都下了艙。南風正飄飄的吹着，十二艘船張起了帆一齊駛出了口，迅疾得像太子心中的慮念一樣。

在螺鈿島上他們裝滿了一船的螺鈿。在紫檀島上，他們裝滿了一船紫檀，在珊瑚島上又裝滿了一船珊瑚。

轉瞬過了四年，他們又另外裝了四船珍物，一船的象牙，一船的麝香，一船的丁香，又一船的荳蔻。

但等到這些船隻一齊都裝足了，海上却起了暴風。那些船和丁香，荳蔻，象牙，麝香，珊瑚，紫檀，螺鈿，一齊都沈沒了。獨有那載着三個夥伴的船，觸着了一個海島的礁上把他們拋上了岸，船身就碎成幾片了。

這便是有名的葉子島，在那裏照了規則住着一世，皇帝，皇后，武士，和老9，老10，等等一行人衆。

三

在此以前，從未有一事擾及這島的安靜過。沒有新鮮的事情發生，也沒提起過什麼討論。

而今呢，這三個夥伴突然給海送了上來，——使引起了大大的爭執。爭執的有三大點。第一，這幾個未有階級的來人，究竟屬於那一級？列在大葉子一起麼？或者由當他們低級的人民，和老9，老10等蠢齊肩麼？竟沒有前例，實在無法去解決這個大問題。第二，他們究竟歸了那一宗？他們有的是鮮紅奪目的心呢，還是漆黑的三葉花的模樣？在這個問題上尤費了無限的爭論。全島的婚姻制度和紛繁的法規的前途全賴乎這問題解決的得當。

第三，他們吃些什麼食品？和誰一同坐臥？他們的頭西南向呢，西北向呢或祇是東北向放着呢？在葉子國境內這一類重要而精密的問題總不會討論過。

但這三個夥伴已經餓得夠了。無論這樣和那樣，他們終須得一些食來。所以一方正沈靜而鎮定地繼續討論這問題，一世們召集了他們這一階級的會議，組織了委員會，審查這事的眞相，那三個夥伴早自由行動起來，儘是見食就吃，見水就飲，把一切規條都破壞了。

甚至小2和小3們見了他們這種的暴行也都駭然。小3道：『小2兄弟這些人都是不要臉的』小2回答道：『小3大哥，他們顯然是比我們還要低一等的人』

三個夥伴飽餐了一頓後便上街玩去。

當他們見了這些呆滯的人，滿臉的古板和呆鈍在那種幽暗的隊伍中走時，太子便迴頭問商人之子和高多兒之子把頭搖着，岸然的笑了一笑。

經紫禁城過一世區，更繞武士壞，走着這幾個狂笑的生客，他們的笑只使他們自己聽了爽心，使在這『無聲浪的眞空』裏消滅了。

高多兒之子和商人之子對着四周這樣疑神疑鬼的沈寂不禁不寒而慄起來。他們回頭同聲對太子道：『朋友，讓我們走罷。不要在這鬼蜮世界上多留一刻了。』

但太子道：『夥伴，這些人民有些像人，所以我正要去察訪察訪看，我要拿他們上下左右看轉來，在他們血管裏到底還有一滴熱的鮮血也不。』

四

時光一天一天的過去島國上仍靜得連水花都不起一個。三個夥伴絲毫不受法規及定律的拘束。無論坐下，起立，轉一個身，背心着地的睡，沒有一些是合乎準則的。反是他們每見島中人連這些動作都也明瞭而確切地按着規則進行時，只不住的狂笑。他們至終不曾感受到那無終的規律的無終的引力。

一天那些大葉子們一齊到了高多兒之子商人之子和太子那裏來。

『爲什麼呢，』他們問道『你們的行動，都一點不依規則的？』

三個夥伴回答道『因爲我們有的是欲望。』

大葉子們用着他空虛無力的聲音，如夢方醒地相對的說道：

『哪，欲——望他老人家是誰吓？』

現在他們雖不知道誰是欲望，但不久全島便要認得他了。

第一閃的光明進了他們的胸口，當他們留意看着太子的行動，知道他們也可以反着往常行動的方向，一直向對面走去的時節。從此他們更發覺自身的對面還有一個天地，那是他們向所未經注意的，這是改變的起點。

變端既起以後，三個夥伴仍引着他們一步深一步的進窺欲望的奧祕。葉子們漸漸明白，生命是並不爲規律所縛定的。他們更覺得像帝王那樣去取唯心的威權的可愛了。

但自從初次受了欲望的壓迫後，全羣的葉子，都慢慢的掙扎起來，轉輾全都着了地。這光景正和一條大蟒睡後醒來，去解那盤着的無數的結，一抖擻而首尾全應那樣。

五

在此以前，那些鍬，和三葉，和鑽石和心的皇后們總躲在面網裏，兩眼定望着無空或釘住在地上。

而今呢，在一個春天的下午，那心后忽然有一時從廊下抬起了漆黑的睫毛，用眼角瞟起那個太子來。

『老天老天，』太子喊了起來，『我向以爲她們都是紙上的畫！是我錯了。她們原來是婦人呢。』

他招手叫他兩個夥伴都上他那裏來，帶着沈思的語氣，對他們說道：『我的朋友！這些女人們有一種使人魂銷處，我却一逕不曾理會得。當我見那皇后又黑又明的眼珠含着新鮮的情感睞着時，眞似一個新創的世界上由東方來的一道光明呢！』

兩個夥伴微微的含笑道：『果然如此麼，太子？』

從這日爲始，那可憐的心后就一天一天的壞了起來了。她儘

是放浪的態度，把一切規則都忘在腦後。例如她若排在武士的一旁時，她立刻調到了太子的身邊。對於此事武士便板着始終不動的臉，用呆鈍的聲音抗聲道『皇后你弄錯了』。

皇后一聽這話後，臙脂的頰上更添了許多紅意。但太子便慇懃的出來替她解圍，說道：『不！並沒有什麼錯。從今天起，我已是武士了！』

此後竟每個出來批點心后錯處的人，自身也都錯了起來。——他們篡了皇帝們的位。皇帝們更來亂了武士的宗。老9和老10們拿起了大葉子的架子來。小2和小3們偷偷的奪了4 5兩家特定的位置，從來沒有的亂子，竟鬧成了。

這葉子島前已不知過了幾千春。春之歌者，播穀，年年的囀着牠的歌喉。但從沒有現在這樣擾亂人的心曲過。往常這海雖作着不倦的歌，但那時祇低唱着『規律』的剛愎的單調。現在呢，霎時的牠的波濤們，用了那全部的閃鑠的波光，清澈的波影，和無萬無千的濤聲，深深的來歌那中心之愛了！

六

他們古板的，循環的，規律的，整肅的情形，又到那裏去了？到今有的是滿臉堆着的相思。有的是滿心亂跳的怨悔。有的是滿懷亂轉的疑慮。而歌，而歎，而笑，而哭，充斥於空氣之中。生命震顫，心兒細碎，感情緊張。

各人現在都考究他的容貌，幷拿來和別人的相比了。三葉的一世看見鍬帝不過是中等人材，便自鳴得意起來。

『只是』他看着他道：『當我在街上走時，你祇有看那街上的人一個個都向着我看。』那鍬帝却道：『真不懂世上爲何偏有這伸着頭頸，洋洋自喜，像孔雀躑躅着的一世。他但想一切的皇后們都要愛死他了。其實呢——』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儘在鏡中照他的面貌。

但尤是皇后們壞到了極點。他們終日講究穿着去引誘那些老9們，老9們便成了她們鞠躬盡瘁的奴隸。但別的葉子們，一個個顛顛倒倒的情形，還要利害幾分。

照樣，少年們便無晝無夜的在樹下的落葉上坐地，躺直了四肢偃臥在綠蔭裏。少女們穿着淺綠的衣裾，會有意無意的去向同一林中同一樹下的同一綠蔭裏去，目光四轉，似乎未見有人更裝出無意到此的樣子來。少年中最前的一個着了狂似的，大膽地前去靠近了那個綠衣女郎。但等到走近了，他也無言可說，

箝口結舌像呆子一般的立在那裏，過那最爽心樂意的時刻。

播穀在頭上的樹枝裏唱着。惱人的南風飄飄的吹着；吹散了鬢髮，打動了耳鼓，更擾亂了血液流轉的調子。綠葉發着愉快的綷縩之聲。而海中奔騰澎湃的濤聲，更使這少年男女心中緘默的渴望，隨着愛情的春潮而激盪。

至此這三夥伴已引新生命的怒濤進了這葉子國的死海了。

七

但潮雖漲到了十二分高，却還有一些停頓，正像高起的海水未化成捲動的白沫而站了起來那樣。話還不曾說出來，只在心中往復的周轉着。大家忙着聚積他們未滿足的欲望，像空中的樓閣和沙積的砲台那樣。他們鐵青着臉一言不發，他們的眼中發着火，他們的嘴唇爲了那不宜之秘而顫着。

太子看出了不是來。他召集了島上所有的人來對他們說道：『齊去把管籥鑼，鼓，鐃鈸，喇叭等拿來。讓大家一起來吹打，一起來歡呼。心后便在今夜選她的配偶吓！』

於是老9和老10們吹着喇叭；老八老七們玩着管和提琴；連小2小3們也瘋狂似的打起了他們的鼓。

樂聲一作，把一應的嘆息沮喪都趕得盡淨。接上去的便是滔滔不絕的言笑了！有大膽的求婚，敗興的拒絕，有瑣瑣的絮語，也有諧談和歡笑。衆聲雜疊像夏日的狂風，吹上了叢林深處無千無萬的枝葉所發出的那種擂盪聲，搖曳聲，嘩喇聲，呼嘯聲一樣。

但心后却穿着玫瑰色的長袍默然的在她秘密的樹陰下坐着，耳聽那向她吹送過來的音樂的歡笑的吼聲。

她閉着眼睛，做着她自己的愛情的夢。等她張開了眼睛時，只見太子坐在她面前，對她的臉龐兒看着。她急忙把手掩住了兩眼驚啼了一聲；望後便退，內心的歡喜，使她的身子顫着。

這一天，太子獨自在波濤洶湧的海邊走着。他愜着那皇后的驚人的美貌和驚啼時的丰度，希望更使他的心忐忑的跳着。

到夜，那些穿着華裝麗服的少年男女們都簇擁着含笑的等在宮門口。殿上燃着庭燎，用春天的鮮花結着奇樣的彩。娘娘亭亭的心后徐徐走了進來，會衆一齊上前稱賀。她手執茉莉花球，沈倒了眼珠立在太子面前：她羞得不能把花球高高的舉起到她在挑選的配偶的頸間來。太子忙低頭去就她。那花球便向她點了過去。那到場的少年男女們，眼巴巴看着她選的是誰。等到選中了以後，全堂都狂歡得擾成了一片。歡呼的聲音，傳遍了

島中的各地，和海中的一切舟船裏。

這樣的狂呼，在葉子島上，從來不曾有過。

他們抬起了太子和他的新婦，放他們上了皇位，卽在此時此地把古葉子國的皇冕加在他們頭上。

在海的那邊的傷心的母后，也坐着裝金的船到了她兒子的新國裏來。

自此國中的人民，不用規律來治理，但按他們的欲望而定他們的或善或惡，或有善或有惡了。

註一 印度一種神蛇。

註二 印度警察長官。

註三 事見天方夜談。

太戈兒的小說，總只是詩，—是抒情而又哲理的詩。現在他快要到中國來了，一班崇拜他而要將他介紹於國人的人正忙着檢字典譯他的書，或備紙筆記他的話。但我願譯者記者並讀者都不要忽過了他這層。

這一篇小說所含抒情詩的色彩尤濃。但其間也有所指，他是印度人，這一篇天然多少說着了些印度的制度和社會。但此外請讀者想一想，這島國中本來的情形尤其是兩性間的—除了印度外還像那一國？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於上海 譯者

世界新聞屑

售賣血液之職業

最近由於醫學之進步，斷定人類血液分爲四類，人各有其一種。此四種血液，別無專名，卽以第一號第二號第三四號稱之。有第一第三號血液之人甚少，第四號者最多。此種區別，蓋依赤血球中所含有之血球素（Halmogolbin）之多少而定者。人有各種血液，於平時生活上，初無差異之處。惟當其人一旦罹病，而有灌輸血液之必要時，則不可不用同類之血。雖親族友人，苟血液種類不同者，不能爲助也。因此有所謂專賣血液之職業以起。輸血專醫先檢查患者血液，假如爲第四號者，則卽召其素日訂約之第四號授血者二三人至，更一一與病者之血較斷爲同一後，始就其人之血液施灌輸之術焉。授血者並不感受何種惡影響，故人亦樂從之。俟事畢則病者卽出相當代價。現紐約安格博士約定授血者有二百五十八人云。（志）

喀布爾人

太戈爾　著　　錢江春　譯

我的那個五歲大的女孩子梅妮，是不調舌不得過日子的。我相信她從小到大，不曾閉着嘴過了一分鐘。她的母親惱她鎮日地喋喋不休，時常去喝她住，但是我不的。梅妮的靜默是不自然的，我不歡喜見她那種不自然的樣子。所以我蠻很高興的和他攀談。

例如有一天我正做着一篇小說的第十七章，我那小梅妮已掩進來了，把小手放在我的掌中，便道：『爹門上的賴馬台叫老鴉老烏的！（註一）他一點東西都不懂得麼他？』

不等到我替她分明老烏老鴉的異同，她又嘮叨到別的上去了。『你說怎麼樣爹爹？巴拉說有一隻象在雲端裏，她鼻子裏噴出水來，地上就落雨了。』

她的話又扯開去了，當我預備答復她前面的話的時節：『爹！媽是爹的什麼人？』

『依法律的小妹妹！』我不由得自己對自己這麼說，但却放着正經的面孔，設法回報了她：『去和巴拉玩罷，梅妮！我正忙着呢！』

我這間屋子下面望得見街。孩子坐在我的書桌旁悠悠的玩着，正搥着她自己的兩膝。我正忙我的第十七章書中的英雄伯洛新正摟着美人耿卿娜預備和她一同往三層樓的窗子裏逃出去，忽然間梅妮丟了她的玩意兒，跑到窗前去，喊道：『一個喀布爾人！（註二）一個喀布爾人！』確然，下面街上有一個喀布爾人，在那裏慢慢地走過去。身上穿着他們那種大而塗滿了泥的衣服，高高的捆着纏頭布；背上背着一隻袋，手裏拿着幾匣葡萄。

我不能用筆表我那女兒一看見這人後的感情她早已高聲的叫起他來了。『嗳』我想;『他一定要進來,我的第十七章,永遠不能完工了。』正在這時候那賣菓子的已旋了轉來,抬頭望着孩子。她看見這個樣子,又嚇起來了,倏的躲到了母親那裏去。她有一種妄想,以爲那大漢的袋裏定捉着兩三個和她一樣的孩子。當時那小販已走了進來,笑嘻嘻地對我打着招呼。

我那英雄和美人的行止是隨便不過的,現在我最要緊的是去買一些東西。既然這人已經給叫住了,我略爲買了些東西,便和她談起來,講了阿勃賫拉滿(註三),又講俄人,又講英人,又講邊疆政策。(註四)

等到他將去時,却問道:『小寶寶那裏去了呢,先生?』

我想梅妮的虛驚是一定要給她除去的,便去叫了她出來。她立在我的椅子旁邊,看看那個喀布爾的賣菓子朋友,又看看他的袋。他給她菓子和葡萄乾,但她不受他的賄,反而貼緊了我的身邊,懷着滿心的疑懼。

這是他們的初會。

但相隔不多時,一天的早晨,當我走出屋子時,突然看見梅妮坐在門旁的長椅上,有說有笑的對着那個在她足旁的喀布爾人。她一生除了對她的父親以外,無論何人總不肯這樣靜心的聽着。她的小口袋已裝滿了杏仁和葡萄乾,那當然是來客的禮物了。『爲什麼給了她這許多?』我說着,拿了一個八安那(註五)的錢來授給他。他一些不客氣的接了,順手放在袋裏。

誰知道等到我回家時,那八個安那已在我家裏作怪了!喀布爾人把來給了梅妮,她的娘一眼看見了這亮煌煌圓丟丟的東西,便跟定了孩子問着『這八安那從那裏來的?』

『喀布爾人給我的,』梅妮高興地說着。

『喀布爾人給你的!』她的娘顫聲地喝道。『咳梅妮,你如何可以接他的錢呢?』

這時候我恰走了進去,解了梅妮的圍,上前拿我自己的問題去問她。

他們倆的會聚這不是第一或第二次了,我知道。初次那賣菓子的用水菓和杏仁壓了孩子的驚,幷作了進見之禮,他們倆現在已經是老朋友了。

他們已經說笑打趣了數多次,彼此都樂得津津有味。坐在他面前,小眼睛注定了他偉大的軀幹,梅妮會臉上堆了笑渦,『喀布爾人,喀布爾人,你袋裏袋着什麼?袋着什麼?』的問着。

他呢，也會用着那山裏人『重音在鼻』的聲口回答道：『——頭象！』並無十二分好笑處；但是他們怎樣快樂啊！而且我看這孩子每和這大人講起來時，總好像入了迷似的。

那喀布爾人也不肯落後；便要依次的問：『是了，孩子，那麼你幾時到公公家去呢？』

近來孟加拉的小姑娘大半老早已聽見了公公家三個字；但我們稍為新了些，始終不會對孩子說過這種話，所以現在梅妮聽了他的話，不免給難住了。但他決不顯出自己的不懂來，只調轉來問道：『你要去麼？』

像喀布爾人這一等階級裏，『公公家』三字，有兩種意思。一種是監獄的代名詞，是指那個白吃白坐的地方的。那肥大的小販便照這個意思回答了我的女兒『哼』，他便這樣說着，對着一個看不見的警察，把拳頭演了一演，『我打死這個公公！』聽了這話，更把手也照樣演了一演，梅妮便會哈的笑了起來，終於她的那位可怕的朋友也攙在一起笑了。

這些都是清秋的早晨，正是古代帝王一年中提兵出塞的時節！我呢，身不離加兒加答一隅，心却也蕩漾到了全世界的各處。一聽見了別的國度的名字，我的心神便到了那一國裏去了，一看見了街上的一個外國人，我頓時便織成了一個幻想的網——山啊，谷啊，千里外他的屋傍的叢林啊，林中的小舍啊，和窮鄉僻壤自由自在的生活啊，——都在目前。大概總是那些往常在旅行中所見的景物，織成了那個網的細絲，而一一出現於我的理想裏，這些經歷我有生之年，終常在我目前掣電般閃着。當了這喀布爾人的面，我立刻便置身於那些乾燥的高峯的脚邊，峯上曲曲折折地盤繞着許多羊腸細徑。我看得見一行的駱駝，駝着商貨，和一衆捆着頭的商人，肩着古怪的舊式火器，和幾桿長矛，從山上向平原地走下去。我又看得見——但有時我正在看的時候，梅妮的娘岔了出來，切囑我『防備這個漢子』了。

梅妮的娘不幸是個膽小不過的婦人。無論什麼時候，聽見街頭的聲音大了，或人們摯向着一所屋子走去，便以為是有了賊，或是醉人，或是惡蛇，或是猛虎以及瘴氣，油蟲，毛蟲，英國水手之類。雖有了多年的經驗，仍不免擔着驚恐。所以她對於這喀布爾人總是狐疑滿腹的常要求我留意防着他。

我想用一笑把她的疑懼都笑得雲霧消散，但這時她却嚴厲起來了，更有許多嚴厲的問題向我追問：

孩子們不會有拐去過的麼？

而且喀布爾地方是不是還有奴隸制？這長大漢決不會拐了一個孩子走麼？

我告訴她這雖非絕對不可能卻也決不至於。但這樣的說法決乎不够，她的恐慌仍固執地留着。然這事既無確切的形跡，自不能禁止這漢子不到這屋裏來，所以他們間的歡聚也不會受着阻礙。

每年正月的中旬賴墨，這喀布爾人，照例要回去一次，所以一到那時候相近，他總忙着一家一家挨着去收帳。他今年無論如何，總騰出空來看梅妮的。局外人看起來他們倆一定在合謀什麼事情，因爲倘然他早上不能來時，晚間一定趕到的。

就是我每逢在黑魆魆的屋角裏突然看見這個又高又大，散披着衣服，背着沉重的袋的脚色，未免心中忐忑不定；但梅妮一見了，他却會笑着奔上前去，口裏『喀布爾人，喀布爾人』的嚷着，等到這兩個年齡懸殊的朋友照樣的說着笑着時我的心纔定了下去。

在他剛要回去的前幾天的一個早晨我正在書房裏改着校稿。天氣很冷。日光穿過了窗射到我的脚上來；縱是一些些的暖意也覺得十分可愛。時間已到了八點鐘光景，曉行的人們都遮住了頭，由家裏走去。忽然間我聽見街上嚷成一片，向窗外看時，只見賴墨剪縛了兩手給兩個警察挾着，後面跟了一隊看閑的孩子。那喀布爾人身上，斑斑的是血跡，一個警察手裏還拿着把小刀。我忙着跑出去攔住了這一衆，細問這事情的原委。這個這樣說，那個那樣說，湊合起來，我知道有一家隣舍欠了這小販一領來波立披肩的錢，却又不肯承認是買過，在口角爭執中賴墨打了他。在氣頭上這囚犯又百般的辱駡他。這時忽然梅妮從我家的廊下鑽了出來，照常的『喀布爾人，喀布爾人』嚷着。賴墨的頭迴過來時面上就高興起來。今天他脅下沒有了袋，她不能和他講那頭象了。她便問他第二個問題：『你到公公家裏去麼？』賴墨笑了，說道：『正是公公家裏去呢孩子！』他見這話不會打動孩子的興頭，便又高高舉起那雙翦着的手。『嗳！』他說，『我本該打死這公公，無奈我的手結縛住了呢！』

官廳按意圖殺人罪起了訴，以後賴墨便給定了幾年的監禁。

時間漸漸的過去，他漸漸的被忘却了。我們儘在老地方過着老生活，那個山裏人所度牢獄中的歲月，總難得上我們的心來。連我那天眞爛熳的梅妮，說時慚愧，竟也忘了她的老朋友了。儘忙着應酬新交，等她漸漸的長成起來，所結交的更多半是姑娘

們。她和她們過往得這樣的密運她父親的屋裏也不大來。我和她說話的時候已是非常之了。

一年一年的過去直等到了那個秋天，我們已忙着預備梅妮的嫁事了。這嫁事預備在布和節（註六）中舉行。當德迦（註七）鸞駕回開拉（註八）去的時節，我們家的光明也要賦于歸而把她的父親留在黑影裏了。

這天的晨光十分軒爽，宿雨初晴，空氣陡覺清淨，太陽光線燦爛得像精金一般，直照得加兒加答粗甎砌的小巷中也生了美麗的反光。天亮得既早，吹打手早已作起了樂來，每一下鼓或一下鑼，差不多全都打在我的心上。音節愈高愈急，愈促起了我的惜別之心，便在今夜我的梅妮要嫁出去了。

從清晨起便滿屋子的喧鬧和忙碌。天幕須架到庭心四角的竹竿上去，紅燈須在各廊各室裏掛起來。無窮的忽忙伴着無窮的興奮。我坐在書房裏正瀏覽着賬簿等東西，外面忽來了一個人，恭恭敬敬地行了個禮，便在我面前立定了。這便是賴墨那喀布爾人。初起我竟不認得他了。他現在既沒有袋子，又沒有長的頭髮，更沒有往常那種的氣概。但是他微微的笑了一笑之後，我便認了他出來。

『你幾時來的，賴墨？』我問着。

『昨天晚上，』他說，『我從獄中釋出。』

這幾個字萬分的刺耳。我從來不曾和傷人兇手交談過一言半語，我的心更在胸中瑟索着。當我感到了這些以後，因爲我覺要是他不光顧，這日子定要吉祥得多。

『今天舍下有事，』我說，『我正忙個不了，你可以改日再來麼？』

他立刻旋身出去了，但將近出門的時候他又躊躇了一會，說道：『我也可以見一見孩子的面麼，先生？』他心中仍相信梅妮必和以前一般無二。仍見她嚷着『喀布爾人，喀布爾人。』的向他跑去。他更以爲他們依舊會笑着說着，和舊日一樣信從着以往的記憶。他還帶了一點杏仁和一點葡萄乾來，用紙端端正正的包着，這是從一個鄉人那裏討的，因爲他自己的本錢已花光了。

我仍說道：『舍下今天實在有事，誰也不能夠出來見你，對不起。』

喀布爾人的面色陡見沮喪。他呆呆的看了我一回，說聲『再會，』去了。

我覺得心中一陣難過，正待要叫他回來，但見他已自己旋身轉來了。他走近了一步，拿了那包東西出來道：『我替孩子帶了

這一點來，你可以爲我交給她麼？』

我接了東西，要拿錢給他，但是他按住了我的手，說道：『謝謝你，先生！記着我這個人罷。不要拿錢給我！——你有一個小姑娘，我也有像她這樣的一個在我家裏。我想着了她，所以拿些菓子來給你的孩子，並不爲貿利而來的。』

說着，他伸手到他寬大的長袍裏掏了一張污穢的紙出來。他小心留意的把紙兒揭了開來，雙手把牠鋪平在我的桌子上面。這是一隻小手的手印，不是張照相，也不是張圖畫。他連年在加兒加答的街頭賣什物，但他的女孩子原無一刻不在他的心上。

我眼中流下了淚來。我忘却他是喀布爾一個窮苦的賣菓子的，而我是——不，我和他有什麼兩樣？他也是個父親吓。他的千里外山間家裏的女兒的這手印，指點或想起了我的小梅妮。

我立刻叫人去內室中叫梅妮出來。自然有許多的作難，但我一應都不問。身上著着大紅的禮服，頭上插戴了許多贋品的珠寶，裝扮得像個新嫁娘的樣子，梅妮盈盈的出來了，含羞地在我面前一立。

喀布爾人疑疑惑惑的對這她看了一回。他不能恢復他們以前的親密了。最後，他微微的笑着，說道：『孩子你到公公家去了麼？』

但梅妮這時懂得公公這話的意思了，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的回答了。經他這一問，她的臉漲得飛紅了，完全像個新嫁娘樣垂了頭立在他面前。

我也記起了喀布爾人和我的梅妮初見的這一天，更悲從中來了。等她去後，賴墨長嘆一聲，向地上坐了下去。他突然的想到他的女兒定也近這般的長大，定也要換一種方法去和他周旋了。不錯，他回去時，她定然是大不相同。但這八年之中又安知不有什麼事情發生在她身上呢？

管籥不住的吹着，溫和的秋陽像溪流一般迴繞着我們的四週。但是賴墨雖坐在加爾加答的小巷中，目前所有的却只是阿富汗的不毛的山嶺。

我拿了一束鈔票出來，道：『回到你的女兒那裏去罷，賴墨，在你本鄉的那個女兒，你們相見的快樂或者使我的女兒也添了福氣！』

送的這一筆的禮，我天然要在婚禮中省節下來。我不能再裝電燈，像我所預計的那樣，也不能有軍樂了，女太太們自然要失

望的，但在我一念千里外有十載離家一朝相見的父母，便覺這婚事分外的光耀。

註一　原文爲：Father! Ramdayal the door-keeper calls a crow a krow...... Before I could explain to her the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in this world ......等語，我因此種諧音處中文中不能照譯，因改去。

註二　喀布爾爲阿富汗一城，居民多向印度經商。

註三　阿富汗部落之長。

註四　英國多在印度邊地駐兵爲開拓計。

註五　印度銀幣名。

註六　豆加拉地方每年爲德迦而舉行之十日節。

註七　印度神話轉輪王之配有十臂。

註八　大雪山中之一峯印度目爲神仙境界。

太戈爾國際大學近況

大戈爾自從前年游歐回國後，專心在加爾各塔附近顯替涅克丹（Shantiniktan）辦理國際大學。本誌今年第二號裏已把國際大學的宣言譯登過。據最近的消息，國際大學現已完全成立，辦理頗爲美善。這個大學的目的，據宣言裏所說，『是在融合東西洋文化。』但實際上這所大學完全是東方式的學校，不過是幾所茅舍。建在森林的中間。另有一所廟宇藏印度古代經典。學生於每日清晨卽起，從事靜坐默想，及禱告。上午自七點至十點，下午自二點至五點，爲授課時間。授課在露天舉行。雨天則在蓬帳內。一切編制及課程均極自由。所用文以梵文爲主，英文副之。聽說從歐洲來的學生也不少。（魯）

隱士

太戈爾著　梁宗岱譯

——把我們從虛幻的引到眞實的——

第一場

隱士（在洞外）　日夜之分對於我是沒有關係的，年月之分也沒有。對於我，時間之流已經停止了，世界在牠的波浪上像禾稈樹枝般舞蹈着。我孤另另的在這黑黝黝的洞中，沈沒於我的自身裏，——永夜又是寂靜的，像一個山頂的湖畏懼牠自己的深處一般。水從隙處滲滴下來，古蛙在池裏浮游着。我坐着歌唱那虛無的符咒世界的界限一綫一綫的收縮了。——星星，像火花一般，從時間的鐵砧散出來的，都熄滅了；當西華神從悠久的酣夢醒來，發見他自己在無限的毀滅的心中時，他所得到的愉快，那愉快就是我的了。我是自由的，我就是那偉大孤寂的唯一至尊。當我是你的奴隸的時候，自然呵，你驅使我的心攻擊他自己使牠作凶猛的自殺之戰在牠自己的世界裏。欲望，除了吞食他們自己和一切走進他們的口裏的東西以外再沒有別的目的底，把我鞭撻到惱了。我到處奔跑着，狂追着我自己的影子。你把你的快樂的電鞭驅逐我到厭足的窟裏。飢餓，是你的陷阱，永遠把我引誘到那無窮的荒饉去，那兒食物變爲塵埃了，飲料化爲蒸汽了。

直至我的世界都充滿了淚和灰的斑點了，我賭咒必定要報復你，你無終的顯現，無窮的變幻之主喲！我棲身在這黑暗裏，——那無限的砲壘——與詭詐的光作戰，一天又一天，直至牠喪

失了牠的利器，無權無力的俯伏在我的脚底。現在呢，我已沒有了恐怖和欲望了，濃霧消散了，我的理智也清明地照着了，讓我走進那羣謊的王畿，不慮不動的坐在牠的中心罷。

第二場

隱士（在路旁） 這地球是何等的狹小而且鎖閉呵，給堅牢的地平線看守追蹤着。樹木屋宇和一簇簇的事物，都逼進我的眼簾裏。光，像一個樊籠一樣，把黑暗的『永恆』關閉了；時間在牠的柵欄內，像籠中的鳥兒般呼跳着。但是這些嘈雜的人，爲什麼只管簇擁而前呢，究竟爲的什麼目的呢？他們常常都好像恐怕失了些東西一樣，——那些東西又是永不到他們的手裏的。 （一羣人經過）

（一村長和兩婦人入）

第一個婦人 呵哈，呵哈！你竟令我笑了。

第二個婦人 但是誰說你老呢？

村長 有些蠢人專由人的外貌判斷人的。

第一個婦人 那真可哀啦！我們從小就注意你的外貌了。這許多年都是一樣的。

村長 像朝陽一樣。

第一個婦人 是的，像光禿的朝陽一樣。

村長 姑娘，你們的判斷未免太吹毛求疵了。你們留意到不重要的東西。

第二個婦人 別再饒舌罷，——安納加。我們要趕快回去，否則我的男人要惱了。

第一個婦人 請了，先生。不妨由我們的外貌判斷我們，我們是不要緊的。

長村 因爲你們沒有內容可說呀。（他們下）

（三個鄉人入）

第一個鄉人 敢觸犯我嗎？那無賴！他就要後悔了。

第二個鄉人 我們必定要給他一個完全的教訓。

第一個鄉人 一個追隨他到他的墳墓的教訓。

第三個鄉人 是的，兄弟，把他緊記在心裏罷。不要放鬆他。

第二個鄉人 他長的太大了。

第一個鄉人 大到要爆裂了。

第三個鄉人 螞蟻到了生翼的時候便死了。

第二個鄉人 但是你已經有了一個計畫未曾？

第一個鄉人 不是一個，不過千百個罷了，我要把犂耙在他的屋裏犂過。——我要把他的臉兒塗的黑黑白白的，使

他騎着騾子週行城裏。我要令這世界對於他酷熱到不可耐，而且——（他們下）

（兩個學生入）

第一個學生　這次辯論，我敢決定麥德哈白教授必定勝。

第二個學生　否，是蔣拿敦教授勝。

第一個學生　麥德哈白教授把他的論點力辯到尾。他說精是粗的果。

第二個學生　但蔣拿敦教授却很堅決的證明精是粗的原。

第一個學生　斷不能的。

第二個學生　像白天一樣的明白。

第一個學生　種子是從樹出的。

第二個學生　樹是從種子出的。

第一個學生　隱士，那一個是眞的呢？精和粗，誰是原始呢？

隱士　都不是。

第二個學生　都不是，不錯，聽來是很完滿的。

隱士　始就是終，終就是始。那是一個圈兒。——精粗之分只是你們的無知罷了。

第一個學生　不錯，聽來是很淺顯的——我想這就是我的老師的意思。

第二個學生　這個當然和我的老師所教的比較符合些。

隱士　這些鳥兒都是些啄取語言的鳥呵。當他們能夠掇拾些纏糾的無意識的言語，可以塞住他們的口時，他們就快樂了。

（兩個採花女入）

歌

倦怠的時候過去了。
開在光裏的花
委謝而墜落影子裏了。
我想在清晨的幽涼裏
爲我的愛人織一個花圈。
但是清晨快過了，
花還沒有採集，
我的愛人却已失掉了。

一個過路客　爲什麼這樣悔恨呢，親愛的？花圈做好了，不愁沒有頸兒的。

第一個採花女　更不愁沒有馬籠頭。

第二個採花女　你眞大膽。爲什麼來得這樣近？

過路客　你是無謂爭執的，我的女郎。我和你的距離，儘可以容一個象行過呢！

第二個採花女　眞的，我竟這樣可怕麼？就是你來近了，我也不會把你吃掉的。

（他們笑着下）

（一個老乞丐入）

乞丐　慈悲的先生們，可憐我呵。願上帝保佑你們。把你們的多餘，賜少許給老

乞丐罷。

（一個兵士入）

兵士　走開。你不見國務大臣的兒子來了嗎？（他們下）

隱士　正午了。太陽漸漸的強烈了。天空好像一個覆着的焚燒的銅碗一般。大地呼吸着火熱地嘆氣，旋捲的沙舞蹈着。我見了怎麼的人間的景色呵！我可能再縮回這些生物的渺小裏，變為其中的一個麼？不，我是自由的。我已經沒有了這障礙物，這圍繞住我的世界了。我只住在一個純潔的孤寂裏。

（女子華純提和一個婦人入）

婦人　女子，你是洛夏的女兒，你是什麼？你應該離開這條路。你不知道這是達到聖廟的嗎？

華純提　我是在這最遠的路邊呢，姑娘。

婦人　但是我以為我的衣角碰着你。我是把祭物帶給女神的，——我希望他們不致被褻瀆。

華純提　我敢擔保你，你的衣裳並不曾碰着我。（婦人下）我是華純提，洛夏的女兒。我可以行近你麼，祖師？

隱士　怎麼不可以，孩子？

華純提　他們都叫我做褻瀆呢。

隱士　但他們又何嘗不都是一樣的褻瀆呵。他們都是在生存的塵裏輾轉着。只有那把世界從他的心裏洗掉的人，才是清潔罷了。但是你究竟幹了些什麼呢，女兒？

華純提　我的亡父反抗他們的法律和神靈。他不肯行他們的禮式。

隱士　你為什麼不站近來呢？

華純提　你撫摩我麼？

隱士　是的，因為沒有什麼能夠真觸着我。我是永久都遠在無窮裏的。倘若你想，你就可以坐在這裏。

華純提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既然你叫我親近你，別再叫我離開你呵。

隱士　拭去你的眼淚，孩子。我是一個隱士。我的心裏是沒有憎與愛的。——我永不要你是我的；所以我也不捨棄你。你之於我恰像這青天之於我一樣，——你是，——卻又不是。

華純提　祖師，我是神人共棄的。

隱士　我也是一樣。我已經捨棄了神和人了。

華純提　你沒有母親麼？

隱士　沒有。

華純提　也沒有父親麼？

隱士　沒有。

華純提　也沒有朋友麼？

隱士　沒有。

華純提　那麼我就和你一起罷。——你

不會離開我麼？

隱士　我再不離開了。你可以站近我，却仍不能親近我。

華純提　我不明白你，祖師，告訴我，全世界都沒有我的棲身處了麼？

隱士　棲身處？你不知道這世界是一個無底的罅隙麼？蜂擁的羣生，從虛無之洞出來尋求棲身的地方，走進這空虛的呵欠的口去便失落了。你的四週，都是些欺妄的羣鬼擺設他們的幻影之市的，——他們所賣的食物都是影子。他們只哄騙你的饑餓罷了，却不令你得飽的。離開這兒罷，孩子，離開罷。

華純提　但是，祖師，他們在這世界好像很快樂似的。我們何不在路邊看看他們呢？

隱士　咳，他們不明白罷了。他們不知道這世界是死亡伸張到永遠的，——這世界刻刻都死着，又永不能到盡頭。——我們是這世界的生物就吃死亡以生存。

華純提　祖師，你嚇怕我了。

（一個行客人）

行客　我可以在這左近得到一塊棲息的地方麼？

隱士　棲息的地方是沒處尋覓的，我的兒子，只有在你的自身的深處，——尋求那個罷；緊緊的繫着牠，要是你想得救。

行客　但是我倦了，我想得到歇息的地方呢。

華純提　我的茅舍離這兒不遠。你願來麼？

行客　但是你是誰呢？

華純提　你必定要知道我麼？我是洛夏的女兒。

行客　願上帝祝福你，孩子，但我是不能逗留的。

（幾個人抬着一個人在舁牀上入）

第一個抬者　他依然酣睡着。

第二個抬者　這惡漢好重呵！

一個行客（不是他們的同伴）　你們抬的是誰？

第三個抬者　是織工班德，他熟睡的好像死一般，我們便把他抬去了。

第二個抬者　但是我倦了，兄弟們。我們搖醒他罷。

班德（醒來）　伊，呀，唷——

第三個抬者　那是什麼聲音？

班德　我說。你是誰？我是在那裏被抬的？

（他們把他卸下。）

第三個抬者　你不能靜默好像一切良善的死人一般麼？

第二個抬者　不要臉的很！死還要說話。

第三個抬者　倘若你能够靜默，對於你比較妥當些。

班德　很抱歉不能如你們的願，先生，你們錯了。我並非死，不過熟睡罷了。

第二個抬者　我很羨這厮的不怕醜，死還要辯論。

第三個抬者　他是不肯招認的了。我們去做完這葬禮罷。

班德　我敢指你的鬚爲誓，我的兄弟，我比較你們誰都是一樣生活的。（他們笑着把他抬去了。）

隱士　這女子已經熟睡了，伊的小小的頭兒枕在伊的臂上。現在我是必定要捨他而去了。但是懦漢，你必定要避開，——避開這渺小的東西麼？這些都不過是自然的蛛網，只有對於飛蛾才危險罷了，何有於一個隱士像我這樣的。

華純提　（突然驚醒）　你離開我了麼，祖師？——你去了麼？

隱士　爲什麼我要離開你呢？我怕什麼呢？怕一個影子麼？

華純提　你聽見路上的聲音麼？

隱士　但我的靈魂裏是寂靜的。

（一個少婦入，幾個男子隨着。）

婦人　去。離開我。別對我說愛情了。

第一個男子　甚麼，我犯了甚麼罪呢？

婦人　你們男子的心是石做的。

第一個男子　不足信。倘若我們的心是石做，愛神的矢又怎能傷他呢？

別一個男子　妙極。說的好。

第二個男子　現在，你還有什麼話回答呢，親愛的？

婦人　回答你們以爲說了些很妙的話了，——可不是麼？那是完全廢話罷。

第一個男子　由你判斷罷，先生。我所說的是，倘若我們的心是石做，怎能夠——

第三個男子　是的，是的。再沒有回答的了。

第一個男子　容我解釋給你知道。伊不是說我們男子的心是石做的麼？不錯，我就回答伊說，要是我們的心眞是石的，愛神的矢怎能傷他呢？你明白麼？

第二個男子　我在城裏足足賣了二十四年蜜糖了，——你以爲我還不懂你所說麼？（他們下。）

隱士　你在做什麼，我的孩子？

華純提　我在看你的闊掌，祖師。我的手是一隻小鳥，把這裏做她的巢。你的手掌是很大的，像載萬物的大地一樣。這些便是河流，這些是山。（把伊的頰放在掌上。）

隱士　你的撫觸是溫軟的，我的女兒，像睡眠的撫觸一樣。我看這撫觸有些好

像屬於那偉大的黑暗，那把「永恆的杖」來捫觸我們的靈魂的。——但是，孩子，你是白天的飛蛾呵。你自有你的花鳥和田疇——於我，一個中心點在「　」而圍遶在『無處』的人，能夠得些什麼呢？

華純提　我不要什麼了。只你的愛就夠了。

隱士　這女子竟想像我愛伊，——愚蠢的心呵。伊快樂在這念頭裏了。就讓伊撫育這念頭能。因為他們都是在幻影裏長大的，他們也必定要有幻影來慰藉他們。

華純提　祖師，這蘩延在青草上的蔓藤尋求些樹木來纏繞牠自己的，就是我的蔓藤了。自從牠初苗兩片小葉於空氣裏，像一個嬰兒的啼哭一樣的時候，我就愛護牠灌溉牠了。這條蔓藤就是我，——牠在路邊生長；牠是很容易受摧折的。你可看見這些美麗的小花，藍灰而心中有白點的麼？——這些白點就是牠們的夢了。讓我把這些小花輕輕的拂掃你的前額罷。對於我，美麗的東西，就是我所未曾見過或不知道的一切的鑰匙了。

隱士　不，不，美麗只不過是幻象罷了。對於真知的人，塵和花都是一樣的。——但是這究竟是什麼的倦怠，潛入我的血液裏，并且把一張薄薄的虹色的霧帷障住我的眼簾呢？是自然伊自己把伊的夢穿織在我的四週，蒙蔽我的感覺麼？（急地把蔓藤撕斷，站起來。）別再這樣了；因為這是死亡呵。你和我玩的是什麼把戲呢，小女子？我是一個隱士，我已經斬斷了一切盤根錯節了，我是自由的。——不，不，不是那些眼淚呵。我不能忍受牠們的。——但這蛇，這憤怒，帶着銳牙從牠的幽隱處蹤蹤而出的，究竟藏在我心的那處呢？不，牠們是不死的，——牠們雖餓猶生。這些地獄的孳生，當牠們的女主人，那神通的女巫，吹起伊的術簫的時候，便互擊牠們的骸骨摝摝的響，在我的心裏跳舞了。——一不要哭，我的孩子，來就我。你之於我，正像一個失了的世界的呼籲，一顆流浪的星兒的歌一樣。你把一些東西帶到我的心裏，那是無限地比這自然偉大，——比太陽和星偉大的。牠的偉大好像黑暗一般，我不能了解牠，我以前也未曾知道牠，所以我怕牠了。我必定要離開你了。——回到你所從來的地方罷，你『不可知』的使者呵！

華純提　不要離開我，祖師，——你以外，我再沒有別的了。

隱士 我必定要去了。我以為我已經知道，——現在却還未知道。但我終要知道的。我離開你，所以知道你是誰。

華純提 祖師，要是你離開我，我必定死。

隱士 放開我的手。不要摒觸我。我是必定要自由的。（他走了。）

第三場

（隱士出現了，坐在山徑裏的一塊大圓石上。一個牧童唱着而過）

歌

不要把我的臉兒轉向別處，吾愛呵，
陽春已經袒露牠的胸兒了。
花在黑暗裏呼吸着伊們的祕密。
林葉的蕭蕭從天空透過來，
如同黑夜的深深嘆息。
來罷，愛人，把你的臉兒露給我見罷。

隱士 黃昏的金正融在碧海的心裏。山邊的樹林也飲着白天的最後的日光之杯。從左邊的密林裏隱約的看見村舍已燃着點點黃昏的燈光，像一個蒙着面紗的母親侍候着伊的睡孩一樣，——自然呵！你是我的奴隸了。你把你的五彩的地氈舖在這廣漠的廳裏。我獨自坐在這兒，像一個國王一般看你掛起那在你的胸前閃爍着的繁星的頸珠舞蹈着。（幾個牧羊女歌唱而過）

牧羊女之歌

音樂從昏暗的河透過來呼召我。
我正住在家裏怪快樂的。
但是簫聲從淵默的夜氣裏吹起來，
一陣酸痛便刺進我的心裏了。
呵，你們誰知道的，告訴我那條路罷，
——
告訴我那條到他那裏的路。
我要把我這朵小花帶去給他，
留在他的腳下，并且告訴他。
說他的音樂和我的愛是合一的。

（他們去了）

隱士 我想這般的黃昏，在我的一生裏，以前只遇過一次罷了。那時牠的杯兒洋溢着愛與音樂，我偕着一個人坐着，伊的遺容就在這顆正欲沈沒的黃昏的星兒裏了。——但是我那小小的女郎，淚眼盈盈，昏沉而抑鬱的，那兒去了呢？伊仍坐在伊的茅舍外，從這黃昏的無邊的寂寞裏注視着這顆同樣的星麼？然而星兒終要沒，黃昏終要在夜裏閉伊的眼，淚兒終要乾，而嗚咽終要沉寂在酣睡裏的。不，我決不回去了。讓世間的夢自取牠們的形狀罷。我可不要再去擾亂牠的途程而創造新幻象了。我必定會看見而沉思，而明白的。

（一個襤褸的女子入）

女子　你是在那邊麼，父親？（註）

隱士　來，孩子，坐近我。我很想得到你這呼喚。有一次，有一個曾經叫我做祖師的，伊的聲音和你相彷彿。現在祖師回答了。——但是那呼喚又去了那裏呢？

女子　你是誰？

隱士　我是一個隱士。告訴我，孩子，你的父親是做什麼的？

女子　他是在樹林裏拾樹枝的。

隱士　你有母親麼？

女子　沒有。我自小伊就死了。

隱士　你愛你的父親麼？

女子　我愛他比較世界上什麼都愛。他而外，我再沒有第二個了。

隱士　我明白你了。把你的小手給我罷，——我要把牠握在我的掌裏——在我這大掌裏。

女子　隱士，你會看掌麼？你可以看我的掌而知道我的現在和將來麼？

隱士　我以為我可以，不過不十分明瞭他的意義罷了。但終有一天會知道的。

女子　現在我要去會我的父親了。

隱士　在那兒？

女子　在那到深林的路。倘若他不見我在那裏，他就要亡失我了。

隱士　把你的頭移近我，孩子，在你未去以前，容我給你我的祝福的吻。（女子去了）

（一個母親偕兩個小孩入）

母親　米斯離的兒童是怎樣的强健。他們才是可以給人看的東西呢。但我越養你們，你們却一天瘦一天。

第一個女　但是你為什麼總這樣責罵我們呢？這是我們可以免掉的麼？

母親　我豈不叫你們休息多些麼？可是你們總時時四週的奔跑。

第二個女　但是，母親，我們是為你的命令而奔跑呢。

母親　你怎敢這樣回答我。

隱士　你們往那裏，女兒？

母親　我的敬禮祖師。我們是回家去。

隱士　你們一家幾口呢？

母親　我的婆婆，我的丈夫，除了這兩個小孩外，還有兩個兒童。

隱士　你怎樣度你的日子呢？

母親　我實在不十分知道我的日子怎樣過去。我的男人去田裏，我在家裏守屋。挨晚的時候，我就和我的大女兒坐着紡紗。（對兩女）去和隱士見禮。祝福伊們，祖師。（他們去了）

（兩個人入）

第一個人　朋友，就在這兒回去罷。不要再來了。

第二個人　是的，我知道。朋友在這地球

上相會是由於機緣的。機緣把我們帶在一起，到了路上的某一段，於是我們別離的時候就到了。

第二個朋友　讓我們把我們離別後再會的希望一併帶去罷。

第一個朋友　我們的聚散是屬於世界的一切運動的。星兒決不特別注意我們。

第二個朋友　讓我們敬禮那些把我們合在一起的星兒罷。雖然時期是很短的，却已經很多了。

第一個朋友　在我未去以前，你試回頭望一望。你看見那黑暗處水的微光和沙堤上的茄素鴉林納樹麽？我們的村裏，都成了一堆黑影了。你只可以看見那些燈光罷了。你能否猜出那一點光是我們的呢？

第二個朋友　是的，我以爲我可以。

第一個朋友　這光就是我們過去的日子，對於他們臨到的客人最後的辭別的一顧了。再去遠一點，就只剩一堆黑暗了。（他們去。）

隱士　夜是黑暗而且荒涼。牠坐着像一個棄婦一般——那些星兒就是伊的淚珠變爲火的了。我的孩子呵，你那稚小的心的悲哀已經永遠的夜夜把牠的淒楚充滿了我的生命了。你的親切的撫愛的手已經留下牠的撫摩在這夜氣裏了，——我感覺牠在我的額上，——牠已經給你的淚珠所潤濕了。呵，我親愛的人兒喲，當我逃走時，你那追逐我的嗚咽，已經緊緊繫住我的心頭了。我要擔負牠們直至我的死亡。

第四場

隱士（在村路上）　讓我的隱士的誓約取銷了罷。我把我的杖和鉢都打碎了。這堅固的船，這正在渡過時間之海的世界，——讓牠再接納我，容我再加入這旅程罷。呵，愚蠢的，竟想孤另另的游泳以得平安，舍棄星日之光，而以流螢的燈照他的路程！鳥在天空飛着，不是要飛進那虛無裏，却是要飛回這大地的。——我是自由的。我是沒有那非的無形的鎖鍊的束縛的。我是自由在事物，形體與意志中的。有限就是眞的無限，而愛知其眞理。我的女郎呵，你是現有的一切的精靈，——我是永不能離開你的。（一個村長入）你知道兄弟，洛夏的女子在那兒否？

村長　伊已經離開伊的村鄉了，我們是非常歡喜的。

隱士　伊往那兒呢？

村長　你問那兒嗎？無論伊往那兒，對於

伊都是一樣的。（下）

隱士　我親愛的人兒已經往那『無處』的空虛裏去尋覓一所『某處』了，伊必定尋着我的。

（一羣鄉人入。）

第一個人　我們的王太子今晚就要結婚了。

第二個人　你可能告訴我幾點鐘是行婚禮的時間否？

第三個人　行婚禮的時間只與新人有關罷了。與我們何涉？

一個婦人　但是他們在這喜慶的日子，豈不要給餅我們嗎？

第一個人　餅？你也太蠢了。我的叔住在城裏，——我聞他說我們會得乳皮和炒米呢。

第二個人　好寬大啊。

第四個人　但是我們會得水多過乳皮呢。這是你們可以預先決定的。

第一個人　莫梯，你眞是一個傻子。太子的結婚日，也有水混在乳皮裏！

第四個人　但是我們又不是太子，賓差。對於我們這些貧苦人，就是乳皮也會有大部分變水之虞的。

第一個人　看那兒。燒灰的兒子還在辛勤的作工呢。我們必不許這樣做。

第二個人　倘若他不出來，我們要把他燒成灰才得。

隱士　你們誰知道洛夏的女兒在那裏呢？

婦人　伊已經去到別處了。

隱士　那裏呢？

婦人　那我們可不得而知了。

第一個人　但我們可以決定伊斷不是我們太子的新娘。（他們笑着去了。）

（一個婦人偕一個小孩入。）

婦人　接納我的鞠躬，祖師。容我的小孩把他的頭觸你的脚。他是有病的。祝禱他，祖師。

隱士　但是，女兒，我現在不是隱士了。別再把你的敬禮來嘲笑我罷。

婦人　那麼你是誰？你在做些什麼？

隱士　我在尋覓着。

婦人　尋誰呢？

隱士　尋回我失了的世界。——你知道洛夏的女兒麼？伊在那兒呢？

婦人　洛夏的女兒麼？伊死了。

隱士　不，伊是不能死的。不，不。

婦人　但是伊的死於你有什麼呢，隱士？

隱士　不止對於我；簡直是對於一切的死亡。

婦人　我不明白你。

隱士　伊是永不能死的。

——三七，二二譯。——

（註）篇內『父親』與『祖師』在英文裏都是 Father 一個字，作者的意思原是取他的意義雙關的。但在譯文裏可就不能了。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日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國語科　英文科　算學科　商業科

教員均係專家　講義豐富精審　改卷詳細明瞭

現有學員一萬三千人

△鄱陽第三國民學校校長吳雪航君來函

雪航蟄居內地常恐不識英文無以應世何幸自入貴社以來六月光陰對於淺近之英文書報已能自由閱讀省跋涉之勞無竭蹶之慮不妨職業而坐得知識之實益函授學社誠大有造於吾人也

△鎮海王銘懷君來函　銘懷自修畢貴社算術科第一級後自問於算術一門確有進步迥非曩時茫無頭緒可比此實貴社講義精良註解詳明及諸先生循循善誘有以致之感何如焉

△天津汪若馥女士來函　馥自畢業北洋女師範後屢欲繼續研究英文而津門苦無處學習自報名入貴社英文科第三級修業後迄今十月已將第三級功課修完設無應酬旅行等之間斷則五月光陰即可修畢此非馥自誇聰穎實貴社講義明晰批改詳細諸先生教導得法故能令學者以最少時間獲最大效益也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省分館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選錄

充無論

行嚴

六月十三日政變以來，正義驟張，輿情大起；除一部分人中於貪邪阨於形勢者外，無南無北，無激無隨，無士無農，無工無商，於今之干位亂紀夥同竊國之武夫墨吏，莫不同聲征伐，此誠可見人心之大同，而國命於焉付託者也。瞻念前途，足抒歡抱。雖然，凡此特一負面之作用耳；有負無正，則國家如何締構，社會如何安頓，似俱莫由論思。天下紛紛，豈徒前門共逐一狠所能了事者乎？與言於此有心者又蹙額焉。其故則黨派太多，利害不一；就中乃無一昭大信孚衆情之大系，足資統攝；軒甲輊乙，徒益絲棼。甚且法無可貸，邦命在手之國會，亦以會衆昏囂累及機體，大爲當世所怒罵。迺日爭言改制，嘗試之說蠭起；如所謂瑞士式之委員制者，羣談角智，俱有精英。然其贊否之施，不外以所戴所部之希望感情爲之的彀，哆然張口，內蘊立呈，謀猷如川，都成廢料。深識如吾家太炎，至戒同人勿遽提案；蓋以公敵未摧，用力宜一，誠恐以列坐爭英之故，懈其併命禦侮之方。言念及玆，可爲悲嘆。取證往事，慷慨尤深。辛亥之役，排滿負也；革命立憲諸黨一心赴之，而大功成。語及正業，乃大分裂，嘈嘈嗷嗷，以次斃於袁世凱巨棒之下，而清流之政治生涯中絕。護國之役，討袁負也；袁黨而外，投袂併起，千人所指，袁不得不死。及語正業，各派之分裂，其細碎又逾於前，考其角逐離合之迹，張勳復辟一事，似爲當時政勢所必出之一尾閭。傾張負也；合而成，成而及正，及正而裂，仍如曩昔。下至倒安福之役，驅奉軍之役，其所以爲負者俱有可觀；一爲其正，莫不大謬。今者共約爲負之時期又至矣，其所以籌商捭闔，推校得失者，固止於應付目前，共摧一敵，與前舉排滿倒袁諸役相等。以勢揣之，今之爲敵者，凡庸卑隘，不成幹局，爲清流所不歸，國論所不

齒，比之清袁，不啻螻蟻，負業之成敗利鈍，蓋不必計。至於所謂正者，其將撲勢如蛾，察物若鼠，寸權尺利，圜視而起，陰毒左計，不擇人而施，昨同患難，倏成胡越，卒乃為他一人驅除難，已以相煎，同歸於盡。如十二年中諸番變亂所演之迹象矣乎？抑昭然有覺，介然自抑，葆同盡異，一協大公，以蘇國命而新政紀矣乎？方今乖氣塞天，陰謀溢地，人持腐心之論，家宗什匿克之談，如後之說，八九以為絕望，而愚獨以為不然。剝上九言碩果，陽窮於上，復生於下，今日時局壞至無可更壞，未始非各方澈悟回頭覓路之時。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未得其道，乃成昏瞀。上言屢為正業，未得善果，而為負則明明有成。今當嚴守負面之精神勿失，而勤求正負所以一貫之方。凡正之有妨於負者，一切屏斥，其方未得，姑徐徐焉；不圖急功，不營苟利，勿違初心，勿背同道，千曲百折，務以達到正負諧和之域為止。夫以此義實施於政，其象何若，雖未能指事模寫，而政治上能由是育成一種準情合理之新生命，則可斷言。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此其為說，無非欲人以尅治負面之用心，推而用於正面，當其用正，覺為客感所中，又或迷罔不見指針，一回溯其所以為負者之如何自克自奮，則神智可以立清，淫邪可以退聽。吾國儒學之重克己，講節欲，政治之尚無為，尊臥治，壹是皆從消極入手，胥本是義。惜其論域過大，非本篇能詳。今茲所欲強聒於諸君者，則本負作正一語而已。由此分戡，乃有衆目。意念所及，欲談二義：一曰知足，一曰量能。此其貌庸意遠，有待申釋。請先言知足。

前清光緒二十九年，愚與家弟勤士及黃克強、張溥泉、徐佛蘇之徒，以革命故同羈滬獄，苦不得解，楚囚言志，互道出獄後之所當有事。愚謂必設牛肉店於西湖道上，雖不得美婦，亦當追慕長卿，鬻食佐讀，以終其身。諸友各擬一業，大抵去愚設牛肉店不遠。迨一得釋，以其機遇無一不勝於混合裁判制下之牢室也，前所約言，乃浸忘之。二十年間，無恥冒進之事，雖不敢為，然無論窘至何境，愚終未嘗以有犢鼻褌可著，自為慰藉。苟非再墮李斯之末運，則牽黃犬出上蔡門之已事，當不更縈於懷。其在他友，亦必如是。此愚執筆偶爾憶及之一事也。辛亥革命以來，凡軍事窘時，桀者祇求某種目的能達，餘事即置不問；讓人之誓，歸田之約，張皇文告，舉國皆知。達矣，則又以無事為不樂，坐廢為可醜，所謂讓人，號稱以退為進，所謂歸田，止於漸居租界，凡可以傾敵自申，重布其權勢者，機變百端，陽排陰擠，無所不用其極。一遭傾跌，其前此

差足自保之基地盡墮悔恨之餘，步伐大亂，復不惜離棄宗旨，毀裂譽望，以賣差乞憐不可告人之要約，四出提攜，在敵昔求之而不得，今得之而不飫；在我昔故靳而不施，今濫施而人不以爲惠。十餘年間，國內差有歷史約略可數之各派勢力，有若七巧板然，變亂一次，新拼合一次，攻守無定策，友讎無定位，分合變換，爲時之適，考其歷程，殆莫不迴環於上舉各境。任執一派，當頭而棒喝之，謂彼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其不爽然而不知所答者幾希？愚自知有政治運動以還，並世聞人政士，其能確明分位，藎然自守，成不求增，敗不允減，以有本有末之政略，與不淫不屈之政德，爲天下先者，吾見實罕。此愚追懷前獄而又通觀政迹所起之一念也。今者大同聯合之聲復寖盛矣，苟其不蹈已往之覆車，而於今後之政治塗轍開一新境，則必自各派之有大覺悟始；而大覺悟又必自知足始。愚之自律，在無往不得開牛肉店，所以尸祝時賢，使與交勉，雖不敢代提何事，要在無悖老氏不辱之義。

何謂量能？夫計能授職，本吾古訓。特自稗販外說，創行憲政，以資格爲不便，視樹黨爲天經，夸誕爲其本能，奔競乃得美仕，於是一無所知之輩，崇朝而無所不知，一無所能之夫，轉瞬而無所不能，共和十二年政局之無寧日，沐猴之戲，愈演愈不成形，小人之無忌憚，一往而無底止，職是之故。吾所樸習政爭之標語，曰倒閣，復曰組閣，倒者倒人，組者自組，其所終日表裏唱道者，無非媒孽人而自舉，謂己當國，政將何出，民因以福，國因以利，凡此皆敵黨之所不能爲，不肯爲。洎所謂當國者一旦實現，其昏庸貪鄙，無所施爲，衡之舊尹，殆過之無不及。天下滔滔，即名流亦不獲免。以知能與不能，用邏輯兩刀論法，樹爲二範，將所有人類各隸其一，而己覦然自隸能範，強致異己者悉隸不能範，因以己所謂能，用力傾陷人之不能，使得政由己出，恣所欲爲，而號稱不能者，盡擯而出之門外，乃萬不可通之政理，而蠹國亂政之大原。蓋人各有能有不能，乃材性自然之勢。國家號臻上理，亦各致能者於相當位次，俾獲如量施展已耳，焉有束縛馳驟，盡弛盡張，如今之剽竊西方政治之所爲者？乃者上海總商會，有民治委員會之設，否認北京政府，否認國會，而自行票舉三十五人爲委員，代行全國所有民治之事，名號之大，從來未有，此其見義勇爲，不辭重遠，一洗該會痹痲恇怯在商言商之積習，誠足佩仰。然而乖戾不衷於理，不協於情，可斷其無所成就者，則彼不獨商會以外之力能望風排抑，即上海以外之商人團體，彼亦不予包容。徐季龍所諷爲商人政府者，且不過得半而近似也。時至今日，欲以一派人之智能範

罩全局，萬無是事，卽言政理，謂當以籠罩全局之業，寄諸一人或一機關，以完成自來法家所稱薩威稜帖之觀念，亦屬陳言。法儒狄驥近著國家論敷陳此義，至爲精透。蓋國家者無他，亦諸種職務之總匯而已。職務井井，而各達其最大之效率，斯爲理想之邦。下一等者，其國之眞價亦下一等。狄氏所謂近世國家之基本原則，不在威權而在公職，洵爲法學最進步之一闡明。然職務何由而井井？效率何由而得其最大？則其精要在人人自認己身之所能與所不能，不以己之不能，害人之能，使能之總量，涓滴得達於用。理本至顯，無待講明。獨不解今人好言覺悟，凡有頓挫，其所言覺悟，亦未始無幾許誠意，而於其夙昔之所爲，曾強不能以爲能，其自是而非人，所是不過是其所是，所非不過非其所非，人之相譏，易地有然，凡此種種，乃若昧然無所曉洽。昔者顏延之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了。須知延之在位，劉殷所諷，亦必相同。自知之明失，責己之意疏，情瞀於得隴，智昏於可欲，此誠人情之所不能安，而大亂所由環起者也。故欲已亂，必先明能。

右舉各義，意在寓正面於負面，以消極爲積極。負面之功至，正面之業卽寓其中；消極之意深，積極之效卽因而起。舉凡一挑半剔，朝秦暮楚，買弄身手，欺侮人智，容頭過身，無關本計之種種小策，宜絕其本根，弗使能植。謂無總統，姑與之爲無總統；謂無內閣，姑與之爲無內閣，甚且謂無國會無憲法，亦姑與之爲無國會無憲法。吾國約法早等空文，憲法屬草未成，迄未布達，國會時斷時續，亦未嘗暢行職權；總統內閣，事實上今乃無有，而四海宴然，並未以此別生藤葛。今天下明明以爭總統而亂，未聞以無總統而亂。此雖一時偶有之政實，著爲通則，未始不宜。儒者之弔無君，史家之談正統，迷罔拘謬，其在今日，果何足道。眞謀國者，承此番大變之後，非有允協國情，確孚衆志，使各方情感利害，相劑而安，才能願欲，如位以出，經權兩洽，久暫可用，大國小己，俱各榮昌之根本方案，不宜輕有主張。客曰，善則善矣，其事毋乃太難？愚應之曰，本知足之懷，嚴量能之義，以負爲正，同趨一鵠，此其事取決由於一己，所爭乃在不爲，何難之有？爰本孟氏擴充仁義之說，爲之言曰：人能充無欲曹錕爲總統之心，而政不可勝用也。作充無論。

——新聞報——

新舊和是非

陳大齊

德人 Otto Ernst 有一部教育小說，叫做 Asmus Semper，描寫 Asmus Semper 自幼至壯的教育情形和心理發展。當

Asmus Semper 畢業了師範學校以後，便入小學校去當教員。Asmus Semper 是懷抱革新思想的，是不肯墨守舊章的，而小學校的老年校長却很守舊，所以兩人很不投機。Otto Ernst 嘲笑那小學校校長，說他有三大主義：

老人一定賢於少年人，

死了的人一定賢於活着的人，

在上的人一定賢於衆人。

我讀了這幾句話，覺得那老年校長的三大主義正足以代表我們中國人舊日的思想，Otto Ernst 不是嘲笑他設想中的德國人，竟是爲我們中國人寫照了。但幾年以來，歐洲文明輸入的結果，至少我們自命爲新青年的人，已大反其舊日的態度，而走入相反的方向去了。我們青年人的主義，恰和上面所說的相反，可以說是：

少年人一定賢於老年人，

活着的人一定賢於死了的人，

在下的人一定賢於在上的人。

第三條主義和本題沒有多大關係，姑且略而不論；至於第一條第二條裏的『老年的』和『死了的』都是舊的，那『少年的』和『活着的』都是新的。所以概括的說起來，中國人固有的思想是『一切舊的都是好的』，現代青年的思想是『一切新的都是好的』。我以爲這兩種主義的確不是我所幻想的，的確是現代中國社會裏流行的兩種思潮。這樣相反的兩種思潮並行於社會裏，所以時常不免互相衝突，引起了許多紛擾。

社會裏有這樣兩種相反的思潮，時起衝突，則我們生存在這社會裏的人，似乎不能不對於他們表示一種態度。『一切舊的都是是的』和『一切新的都是是的』，雖然主張正相反對，其以『新舊』爲『是非』的標準，却是相同的——不過『新舊』和『是非』的配合不同罷了。我以爲以『新舊』爲『是非』的標準，是錯誤的，所以『一切舊的都是是的』和『一切新的都是是的』都不免是一偏的見解。我以爲：舊的不一定是是，也不一定是非；新的也是如此。我們討論是非，當以是非爲是非，不當以新舊爲是非。

我用『是非』兩個字，用得很廣。『善惡』，『好壞』，『美醜』，『對不對』，『有用無用』……等，都想用『是非』兩字來包括。這樣用法或許不合於常義，但爲推廣用字的含攝力起見，不得不這樣武斷地規定一下，以便易於討論。

以下想許批『一切舊的都是是的』和『一切新的都是是的』

兩種主張，並以說明『新舊』不能爲『是非』的標準。我們同是自命爲新人物的，同是容易陷入『一切新的都是是的』的偏見，所以以下的批評偏重這種主義，用以自戒。但並不因此便寬恕了那個正相反對的主義，所有批評差不多全可用到他的批評上去，不過爲省略起見，不一一詳說罷了。

現在先從事實上看，究竟一切新的是不是全是『是』的？我們對於日用的物品要評定他們的價值時，斷不單以『新舊』爲標準，斷不說『新的總是好的』，『舊的總是壞的』；我們總以質地爲主要的標準，用以判斷『好壞』。所以新的布衣未必比舊的綢衣貴，舊的磚房未必比新的草屋不值錢。質地相同時，我們固然也以『新舊』判別『好壞』，但這也正因爲新的持久，舊的不持久，故如此下判斷，並非純以『新舊』爲標準的。只有不懂世故的兒童見了新銀圓覺得比舊銀圓更好更貴，一到了市場上，他們的價值却相等了。新的新鮮悅目，舊的有一副晦氣相，所以在質地相同，且竟無持久不持久的問題時，大多數的人也願意選那新的，捨那舊的。但這種取捨又以能否悅目爲標準，並非純出於新舊的。

日用品的好壞不在乎新舊，主義學術等的好壞也不在於新舊。自由戀愛不是近來的一種新主張嗎？自由戀愛這個名稱涵義不一，溫和的和極端的，其間程度相去的很遠。Ellen Key 的主張還算不得極端的，不過是有愛情則合，無愛情則離罷了。她的主張還是溫和的，還有些自由戀愛主義更加極端。在德國時，看見報上說起有一位博士——忘了他的姓名了——主張極端的自由戀愛主義。這位博士不單主張，而且是一位實行家。他聚集了男女同志若干人，同寢處，同沐浴。後來被警察知道了，就把他們解散。這種行徑，我們實在不忍用『戀愛』兩字去稱呼他，假使用了，實在是侮辱『戀愛』。不但中國『禮教之邦』的人不敢贊同，就在西洋人看了，也以爲有傷風化，所以官廳不得不起而干涉。這樣講來，極端的自由戀愛主義雖是極新的，却未見得是好的。

奧國某大學教授 Ehrenfels 著有男女道德論一書，主張多妻主義，同時也主張多夫主義。據他說來：男性動物的數超過於傳種所需的數往往好幾倍，在人類方面約超過三十倍。這事似乎很不經濟，但也極有用，因爲正足以供雌雄淘汰的用。大凡後代的體質總不及前代，只有小部分勝過前代罷了，而仍能進化者，正有賴於雌雄淘汰的功用。所以動物界中通常而健全的配

偶法是多妻制。在人類方面，多妻制也是自然且健康的婚制。因爲人類男女的數目約略相等，非多妻，則雌雄淘汰不能暢行。又因爲人類文化發達的結果，自然淘汰已被阻壓，若再不多妻以厲行雌雄淘汰，則不足以遏體質的退步。女子不宜多夫，且亦不可多慾。因爲慾盛了，不免因慾生妬，足以妨害丈夫實行多妻主義。女子的道德在於貞節，男子則並無關於男女上應守的道德。但男子倘只曉得狎妓，不努力去爭有德的女子，那便是男子的不德。競爭失敗的男子不免要擾亂社會的安寧，則不令多慾不貞的女子收羅他們，以營多夫而不生育的生活。Ehrenfels又讚美東方民族——中國，日本——的多妻制度，以爲東方民族能綿延生存於世界四千多年的原因，正是多妻制度；並且深以西洋人受耶穌教一夫一妻說的束縛爲於種族生存上有不好的影響。他的理論的缺點，今日沒有功夫來評論，但我可總說一句：他的主張實在不好。這樣的主張，在中國人看來，或者只有一半是新的，在西方人看來，却是全新的。可見新的也未必是『是』的了。

在文藝方面，歐洲新出一派Dadaism，可算是最新的了。劉半農先生告訴我，巴黎有一位屬於這一派的文學家做一首詩，題叫不自由，題下只貼一張上電車的次序票。原來巴黎交通極繁，行人極多，電車上的位置有限，不能容納許多人。所以在電車停車站的柱上掛有上電車的次序票，要上車的人預先扯一張次序票在手，以便依次上車。假如一輛電車只能容納五十人，那末，拿第五十一號次序票的人只好等下次車上去。要想上電車，不能隨便上去，所以這位詩人就拿這張次序票來代表不自由的意思。還有一首詩，題叫墮落，題下只寫ABC……等二十六個字母。大約作者的意思以爲人類有了文字，便趨於墮落了。這些雖是極新的體裁——比中國現在的新體詩不知道要新到多少倍數——但究無深義，不能說是好的。

近來繪畫方面也有一新派，往往把人臉畫成三角形，或馬臉上畫着一所房子。我雖是不懂繪畫的人，沒有批評美醜的資格，但總覺得這一派新畫不及別派的畫好。所以在藝術方面，最新的也未必是最好的。

以上關於事實方面舉幾條例，以明『新的不盡是是的』。以下再就『新舊』和『是非』的意義討論一下，以明這兩種意義的不同，不可混爲一談。

新舊是事實上的性質，是非是價值上的性質。說某事物是

『新的』或『舊的』是事實判斷；說某事物是『是的』或『非的』，是價值判斷。

論理學上往往分判斷爲分析判斷 (analytisches Urteil) 和綜合判斷 (synthetisches Urteil) 兩種。判斷是由主詞S和謂詞P而成的。P所表示的本來含於S中，只須把S分析開來，便能得着P的意義；則以此S和此P所造成的判斷叫做分析判斷。分析判斷裏的P是S所不可不具的一種性質，假使S不含P，S的概念便不能成立。例如『凡物皆有廣』是一個分析判斷；而『物』概念中必含有『廣』性質，假使沒有『廣』性質，『物』概念便成立不成。S中本不含有P，故雖分析S，也求不出P來，乃以經驗爲根據把P聯結到S上去；這樣的判斷叫做綜合判斷。例如『水至零度結冰』是一個綜合判斷。『水』概念中並不含有『至零度結冰』的意義，須以事實上的經驗爲根據綜合起來，才成判斷。

以上所說是普通關於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的見解，我的見解略有不同。我以爲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的區別很足以代表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區別。事實判斷都是分析判斷，價值判斷都是綜合判斷。關於這個問題，我另有一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將在北京大學的社會科學季刊第三號上發表，可以參考，此地不及詳論只極簡單地說一點大意罷了。

『凡物皆有廣』是一個事實判斷，而且是一個分析判斷，這是大家所承認的。『水至零度結冰』也是一個事實判斷，但普通却當他是綜合判斷。在我看來，『水至零度結冰』也確是分析判斷。假使『水』概念中果眞沒有『至零度結冰』的意義，則『水』概念缺了一種特徵，不能和類似的概念分別，而且自己也不能成立了。若說『水至零度結冰』是由經驗得來的，所以是綜合判斷；則那一種事實判斷不是從經驗得來的呢？即那一種事實判斷不可說是綜合判斷呢？所以『由經驗得來』不能做『綜合』的理由。又如『這條桌子是長的』是一個當前的經驗，是一個事實判斷，也是一個分析判斷。因爲『桌子』的知覺裏必含有形狀，大小，顏色……等性質，假如沒有了這些性質，那知覺便不能成立。現在分析那知覺，取出『長』的性質來，特地加以注意，便成了一個判斷——『這條桌子是長的』。我們再從反面來看，更容易明白，一切事實判斷都是分析判斷。例如『道德』概念裏沒有『顏色』性質，所以無論怎樣分析『道德』，總找不出紅色綠色來。倘然硬造一判斷『道德是紅的』，便是不通，所以事實上眞是主詞所不具

的性質，我們若硬拉攏來造成判斷，其結果一定不免受『不通』的譏評。

至於價值判斷，大不相同。價值上的性質不是物所固具的，是主觀所賦與的。例如『桌子』的知覺只具有形狀，大小，顏色……等性質，並不含有好壞，有用無用……等性質。『桌子』的知覺缺了形狀，大小，顏色……等性質，便不能成立，缺了好壞，有用無用……等性質，却依然可以成爲『桌子』。換句話說：好壞等性質並非『桌子』所不可或缺的特徵。總而言之，物體自身本無價值，及我們主觀對於物體表示態度——即評衡——以後，才有『是非』可講。事實上的性質和主觀沒有關係。例如燈罩的黃色，在我們不去知覺他時，雖然沒有黃色——因爲黃色不過是知覺，並非物的本性——但一定有一種性質，和知覺上的黃色相應。這種和黃色相應的性質，無論爲人所知覺或不知覺，是繼續存在的，是和該物體相始終的。價值是主觀所賦與的，物體自身旣沒有價值，也不具有和價值相應的性質。例如『金子貴重』『鐵有用』這些『貴重』和『有用』都是主觀評衡以後才生出來的。價值是由主觀所賦與的，是由主觀牽合到事實上去的，所以價值判斷都是綜合判斷。

事實自身本無價值，價值是主觀所賦與的，是評衡以後才生出來的。價值因離事實而存在，然不能因價值以證明事實。例如想像中的理想國儘有價值，却不能因此斷定其確爲事實。總之，價值和事實各不相同，不能併爲一談。倘然偶不留心，把他們混淆了，便不免因此引起不正確的議論來。實驗主義以功用釋眞理，以爲有用的就是眞的，也不免犯了此病。『有用無用』是價值上的性質，我們不能以有價值證明其必爲事實。反之，認識了某種事實，並非就是評定了某種價值，兩者的意義大不相同。所以我們在事實上發見了一種性質以後，並不能自謂已經評定了一切價值。我們對於事實未加平衡以前，不會生出價值來，斷不會一認識了事實上某種性質，價值便已與之同存。『新舊』是事實上的一種性質，『是非』是價值上的性質；以『新舊』爲『是非』便是犯了混淆的毛病。我們應該認清事實和價值的不同，切切不可混淆。

倘然『新舊』可以做『是非』的標準——以新爲是，以舊爲非，或以舊爲是以新爲非——則評論『是非』，眞不免太容易了！世間恐怕沒有這樣便宜的事！前人以舊爲是，以新爲非，我們青年以新爲是，以舊爲非；趨向雖然不同，根本的誤謬却是一樣。我們

倘然僅能一反前人的趨向而不能痛改前非，從『是非』處去求『是非』；這樣懶怠的人民那會有長進的希望！

近來輸入的歐洲文明大都是我們素來所沒有的，在我們看來，大都是新的。所以『新的都是是的』的思想就成了『外國的都是是的』。近來的人做事情無論是好事或壞事，都先要問問看，在外國有沒有先例。東鄰日本人一時也頗有這種毛病。日本某君告訴我：日本人往往異常崇拜西洋人，凡西洋人說過的便是金科玉律，不可以不奉行。有一次有一位政治家叫做犬養毅的到某處演說，發表他的政見。他想拉一位西洋人來幫他忙，好使聽的人不敢不信從他。他忽遽之間想不出一位西洋人曾經說過這一路話的，便亂說道：Beef steak ——外國菜裏的烤牛肉——先生也是如此主張。演說過後，同黨中有人責他不該如此亂說，他道日本人聽見西洋人也如此主張，早已五體投地，那管他眞是人還是烤牛肉！中國人的根本弱點也是如此。我們要努力矯正，不要單單換一個方向而仍因襲前人的錯誤才好！我們往往非難中國固有的思想，稱之謂古人的奴隸。我們現在漸漸要變成外國人的奴隸了。思想上的奴隸是一樣的，不過換了一個主人翁罷了！我們現在應該竭力提倡：

以是非爲是非

的主義。無論是新的舊的，是的便是，非的便非，純以是非爲是非，不以新舊爲是非。舊而非的，我們自然應當竭力打破，新而非的，我們也當大着膽子去攻擊，不可爲那『新』所嚇退。至於是非的標準，正是各種價值科學所要研究的，不是一語可以說得盡。

或許有人說：現在所謂新舊並非時間上的新舊，是『適應環境』或『重估價值』的意義。這種態度無以名之，姑名之爲『新』罷了。上面所用的解釋未免是曲解了『新舊』。如此說法，自然又是另一問題。『適應環境』或『重估價值』能否爲『是非』的標準，現在姑且不論，但『新舊』的普通意義確是指事實上的性質說的。我們即使勉強用作別義，別人看了，總不免仍舊牽連到普通意義上去，而且事實上牽連到普通意義上去或竟當作普通意義用，因以判別『是非』的實例非常地多。所以我希望當別義用的人，不如另選適當的字來用，不要再用『新舊』字樣，以免引起許多誤會！

或許又有人說：世間一切是進化的，倘然『新』的不能做『是』的標準，豈不是否認進化嗎？但我這話並非否認進化。我們須知道，世間一切事，從大體上講來，是進化的，從細點上講來，却也有

些是退化的所以『新』的未必是『是』的。

臨末了，再鄭重地聲明一句：這篇文章的大目的在於提倡以是非爲是非，既非有意和新派爲難，也不是助舊派張目。所以新派不必引此文爲寃家，舊派也切不可引之爲同調。凡單純以新舊爲是非的，無論走那一個方向，都是本文所欲排斥的。

——學藝雜誌——

德國之文化形體學研究會

頌華

爲中國之通信者實爲一大苦事。何也？物質與精神上之犧牲均大，而殊少樂趣也。物質上之苦處且不談，單就精神生活言之：若在國內，則耳目所接觸者，均屬令人頭痛之新聞；以此令人頭痛之新聞再寫一遍，或加以批判，比讀此種頭痛新聞者，其苦實更甚也。若在國外，則耳目所接觸關於國際政治之新聞，實亦均足令人頭痛腦漲；以此種新聞筆之於書，其苦亦良與讀本國新聞相埒。我以個人之心理度讀報諸君，我想諸君讀我關於歐洲反動運動，政治上之暗殺，國際間之殺機等等報告，心中不快，當與我讀本國新聞時之感覺相同也。

雖然，我不嘗言歐洲國際政治雖紊亂到萬分，而在內國政治已上軌道之國家，其內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尙有許多興革，不失爲進步的現象乎？吾人在海外，除讀書外，所得精神上之一點快慰，即在觀察此種進步的現象而已；否則吾儕精神生活上更苦不勝言矣。

我今欲解諸君與我之煩悶起見，將關於德國文化形體學研究會之事，記其大略，與諸君談談。第不知諸君對於此事發生興味否耳？我想我談德國文化形體學研究會之先，諸君或將問我：

何謂文化形體學？

今請先將此問題爲諸君解釋之。文化形體學研究會者，研究『文化圈學』之學會也。德國文化形體學研究會會員，以爲欲明文化形體學（Kulturnorphologie），非從研究『文化圈學』(Kulturkreislehre) 入手不可。明乎『文化圈學』，則文化之形體，即不難明瞭矣。故欲問何謂文化之形體，應先察何謂文化圈學。茲請先將：

(甲)文化形體學研究會所研究之文化圈學之根本思想

爲諸君道之。

按『文化圈學』(Kulturkreislehre) 之基本思想而論，人類生活之表現，或爲政治的，或爲經濟的，或爲社會的，或爲藝術的，

或爲宗教的，或爲其他各種生活之表現，均存立於一個共通的，統一的，特定的基礎之上。然而世界上各民族生活上之表現，却又依其各自特定之原則發達。申言之，卽民族各自有其文化圈(Kulturkreis)是以民族之間有或深或淺的文化圈之界限。在一文化圈內人類之生存及其意志之表現，（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及其他生活之表現）恆與其圈內獨特之精神相表裏相聯接。蓋以各地生活條件不同，各文化圈向其分歧不同之方向各自發達故也。因各地方情形（山川，氣候，大陸，海島，土地之蘊藏與其肥瘠等等）互殊，故以各文化圈相較，其間有相同之點，亦有相異之點；因此遂有互相親密者，亦有互相抗拒者。關於民族與國家間有相互關係之際，以及其經際上與精神上交通相感之間，恆發生種種或親或疏之現象以及種種競爭勝敗之史蹟。前人殊不甚明瞭其根本原因所在。今本文化圈學之研究，深察文化圈之普遍性與特殊性，則其原因所在，可較前明瞭多矣。文化形體學研究會會員本此文化圈學根本思想之研究，著書立說，探討文化之形體。並創文化圖表學，以所集之材料，作成圖表，比較各文化圈之特質。此卽文化圈學之根本思想，以及文化形體學研究會對於學問上之貢獻之概略也。玆再略述：

（乙）該會之發起與創辦人之研究生涯

文化形體學研究會於一九二〇年在巴揚明與建立。會員都知名之學者，創辦人黎郁福洛白尼斯(Leo frobenins)氏，盡瘁於文化之研究已三十年於玆矣。氏於最初研究文化之十年間，留心蒐求關於非洲文化之資料。此後卽與受過訓練之助手數人，受亞非利加研究會之補助，赴非洲實地考察並研究。最近十年間，整理所得之材料，著書立說。氏近建一非洲式之木屋於牛芬堡宮之旁，與其妻女居焉。此屋與日本『洋火匣式』之小木屋相似，其小巧亦如之。此屋有玻璃窗，內有電燈地毯等設備，蓋歐化的非洲式之木屋也。氏年已五十矣，而對於文化圈學則仍孜孜研究，毫無倦意。氏夜臥於行軍用之睡床，吾友金井羊嘗訪之。氏謂金君曰：此軍用睡床係其多年良伴，赴非洲之時，嘗攜之同行云。

文化形體學研究會雖創立於三年前，然文化圈學則已有二十五年之歷史，而學會之精神實亦已於二十五年前胚胎。今年六月二十九日爲黎郁福洛白尼斯五十誕辰，並爲文化圈學二十五年之紀念節，故該會特於巴揚明與假市議會大會堂開：

（丙）紀念大會

此紀念大會於六月二十九三十日開會二日。到會者除會員外，又有各國學界中人物，吾中國人之到會者，有金君井羊一人。此兩日中有報告討論與演講。當演講時，又映關於學術上之影片。地理教授加爾呼斯呼佛博士演講「地理與文化形體學」，闡發大西洋太平洋地理上與文化上過去及現在之關係。其次維也納教授孟興氏演講「上古有時代之文化圈」孟興氏係研究有史以前歷史之專家。渠謂古代民族，亦有文化；有人謂太古人民係自然人，無文化可言，非確論也。渠又比較動的與靜的文化；並謂激烈變動的文化之後，必隨一平靜的文化時期。威廉博士演講「德國之文化圈」謂德國文化在前亦駁雜——如亨諾浮(地名)自古迄今文化上自有其特別之徵象。雷伍巴斯德爾博士演講音樂學，波弟篤里斯博士演講藝術，討論顏色與標誌，謂德國之藝術側重標誌而有輕「羅曼派」的傾向。是以表現主義蹶起自法國，而在德俄兩國特盛。並謂譬如鐘擺搖盪，歐亞兩洲實為藝術動的趨向上搖盪之終點。預定斯班厄爾氏亦有演講；惜斯氏以事阻，未能到會，不然亦必有創見發表也。

此會嘗宣言：彼等所研究之文化形體學，若在初期受人反對，不足為憂，反足為榮。但倘經會員沉潛研究發表其研究上結果之後，又不能引起一般人之注意，斯則不但此會之不幸，抑亦此學前途發達之障礙。今不但德國方面對之注意，即外國學者中對之注意者亦不少。則此學之將形成一種新學問可推知也。關於此會之詳史，會員研究之成績以及此學所結之第一期新果實，則非此短篇所能介紹，余擬將此會出版之書目單另由學燈發表，以為海內對於此學有研究興味者告。關於此學之根本思想以及此會大體情形之報告，姑止於此。抑我述竟，尚有：

(丁)我對於此會所發生之感想

亦欲為諸君略述之。

此會會員，研究文化之形體，蓋欲於文化之研究上開闢一新蹊徑，增益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之研究資料，而擴充其範圍，深浚其流域。此種精神勇氣與功績，實有不能不令人欽服者。德國新派之社會學名 Neologische Sociologie 者，不以從來單應用心理學或生物學之學理以研究社會學為滿足，而欲於特定之文化區域內研究其特別之精神。除欲發見一般的原則外，更欲發見其特殊之原則，以明特定的文化區域內社會之真相。此派蓋亦與文化形體學研究會作桴鼓應者也。

我於德國之文化運動，發見兩種特點，為中國所欠缺者，即

(一)切實研究,(二)實事求是是也。吾國之言文化運動者,一人創一新說,十人和之,百人盲從之,盲從者多,則反對此學說者,被人目爲守舊腐敗矣。更有以爲僅僅翻譯叢書,發刊雜誌,便盡文化運動之能事,對於文化比較的研究與批判反而疏忽。此皆不免蹈不切實研究與不實事求是之弊。吾望海內之言文化運動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庶吾國文化運動前途之幸也。

各文化圈均自有其特質,故對於文化之研究,斷不能再求普遍的原則,而忽察特殊之精神與現象。吾國倡言改革者往往昧於此理,常冀以外邦之制度移植於本國,結果淮橘爲枳。吾人倘能吸收此會之研究精神,則此弊當漸能矯正歟?

近頃吾國言文化運動者,大都似以西洋學說爲本位。然欲以西洋學說爲本位,良非研究並實地觀察西方文化圈之特徵不可。同時對於自己文化圈特徵之認識實亦重要。否則未免蹈舍己耘人之誚矣。北大教授胡適,新文化運動健將中之一員也。對於西方文化圈,較胡先生有研究者,以我所知,尚有其人,而胡先生對於新文化運動較有貢獻。此或由於其對於中國文化圈內社會遺傳之智識豐富之故。我非對於胡先生有所褒貶,不過借此作一例,謂吾人對於自己文化圈之認識不可少耳。

六月七日,柏林

德國文化形體學研究會所出版關於文化形體學之書名如左。

Arbeiten Zur Morphologie und Physiognomik der Kutur

Apaideuma umrisse Einer Kulturd und Seelenlehre (Frobenius), C. H. Feck, Muenchen 1920

B. Grundlagen der Kulturphy siognomik

(I) Vom Kulturreich der Erde (Frobenius)

(II) Vom Kulturreich des Meeres (Bolkmam) C. Wesen der Kultur

Die Tracht (Bolkmam); Der Staat (Frobenius); Die Weltanschauung (Held); Die Architektur (Ziegfeld)

Klassische Zugeisse Zur Kulturgschte Afrikas und Angrenzender Gebiete Ins Deutsche

Nebertnagen und Erlautet (Frobenius Professor Schulten Erlangen; Prof. Marquardt, Berlin; Professor Kampffmeyer, Berlin)

A. Periplus des Avienus Periplus des Skylax, Periplus des Ptolomaeus, periplus des Ariaunes

B. Aradische Schriftsteller des Mittelalters: Makrisi, Edisi, Eltunesi, El Bekri. Jbn Batuta

此外尙有亞非利加研究會所出關於非洲之書甚多,與文化形體學亦有關係,茲不備載。

——時事新報學燈——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二年六月十六日

●參衆兩院開會合會通過十三日以後黎元洪所發命令無效及贊成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權。

●黎元洪自天津咨國會，特任唐紹儀為國務總理依法徵求同意；唐紹儀未到任前暫任李根源兼署。（原文倒填十三日）

同　十七日

●議員丁佛言郭同等糾正十六日兩院會合會之人數不足三分之二，以過半數表決，係屬違法。

●議員王文璞因政變提議組織國務委員會，張善與提議組織臨時統一行政委員會，杭辛齋提議查辦軍警不取締公民團。

同　十八日

●沈鴻英軍右翼謝文炳攻占英德。

●外交部告領袖公使以瑞典籍保安隊教官曼德將軍訓練全國路警。

同　十九日

●黎元洪致函公使團，述十六日兩院決議非法，並聲明其職權未經國會確當解免，任何途徑選舉繼任，概為非法。議員褚輔成等百餘人亦否認十六日會合會之決議。

同　二十日

●北京國會議員紛紛出京赴津，準備移地開會。

●開封附近兵變卽平定。

同　二十一日

●長沙日人擅捕江岸散步學生，誣以投石及斷日船纜索勒寫筆據；並迫交涉司往保學生之鄧科長用書面證實。

●攝政內閣通過高徐順濟鐵路改訂正約。

同　二十二日

●架擄意國教士之土匪一股在鄂邊被潘守蒸軍包圍餘股竄入豫省。

同　二十三日

●上海總商會議決應付時局議案四條，並通電否認北京攝政內閣及國會議員之行動。

●攝政內閣下第一道命令，上署大總統令，下注國務院攝行，由全閣高吳程李四閣員署名。

同　二十四日

●抱犢崮新擄華票釋放下山，招安匪軍郭其才一團亦開出駐峨山口。

同　二十五日

●攝政內閣因臨城匪案免兗州鎮守使兼山東陸軍第六混成旅長何鋒鈺職，聽候查辦。調任張培榮爲兗州鎮守使兼山東第六混成旅長。徐鴻寶爲曹州鎮守使兼山東陸軍第三混成旅長。任張培勳爲第五師第九旅旅長。

同　二十六日

●四川楊森收編之顏德基軍開楊敗退重慶附近，搶劫軍械，叛攻萬縣，被擊潰退忠州。

●漢口旅華日僑舉代表三人回日促日政府處置中國排貨風潮。

●北京清宮大火焚屋百三十餘間，延燒六小時，所藏古董蕩燬損失在千萬元以上。

同　二十七日

●留京國會議員張益芳赴天津，勸褚輔成等回京制憲，褚等以懲辦主持政變之軍警長官爲條件。

●陳炯明由香港入潮汕率軍救惠州，孫陳和議破裂。

同　二十八日

●廣東北江滇軍將沈軍謝文炳部擊潰，繳械頗多，復古英德。

同　二十九日

●孫文發表外宣言攻擊北方軍閥之行動。

●羅文幹案二次宣告無罪，羅文幹黃體濂保釋；檢察廳不服審判廳之判決，聲明上訴。

同　三十日

●湖南省政府令：沅陵鎮守使蔡鉅猷調任講武堂監督，沅陵鎮守使一缺即裁撤，所部軍隊由一二兩師長及寶慶鎮守使分別收編。

●攝政內閣派蔡廷幹兼關稅特別會議籌備處副處長。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英國新建超等潛艇X第一號，爲世

界最大之潛艇，於本日在恰桑祕密下水。

●魯爾法當道又判決德礦經理九人不遵命繳煤之罪，共監禁二十五年，罰鍰四千三百一十萬萬馬克。

同 十七日

●英國資本家歐郭特與土國全國進出口貿易會社締結重要合同，規定設一公司享有進出口貿易之專利。法人亦得參預。

同 十八日

●萬國法庭在荷蘭海牙開第三屆會議，新法官我國王寵惠博士正式就職。

●印度不合作主義之重要人物巴卓被拘。

同 十九日

●日本政府任前駐波蘭公使川上俊彥為代表，與俄國代表越飛談判日俄預備交涉。

●魯爾法當道禁止魯爾境內礦煤之運輸，並直接管轄境內各鐵路。

●意國愛特拉火山爆發，災患甚巨。

●德國國會通過賴卜羅條約適用於烏克蘭白俄會治亞，阿才培疆，亞美尼亞，遠東諸蘇維埃民國案。

同 二十一日

●美國財政總長與國務卿許士會商後，決計沒收各外船載入美國口岸之酒。

●國際聯盟會宣稱薩爾流域管理委員會於六月十七日開會，廢除三月七日所通過維持秩序之條例。另行頒布。

同 二十二日

●法奧簽定商約。

●英美簽定議定書將一九〇八年所訂英美仲裁條約展長五年。

同 二十三日

●荷蘭油公司與蘇俄政府簽訂合同，由該公司供給油二十萬噸，俄國各油礦歸該公司開採一年，蘇俄政府得餘利百分之五十。

●洛桑會議協約國代表與土代表開祕密談判，對於全約條文多有討論。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展長聯盟之約，由兩國政府批准。

同 二十五日

●第七次萬國航空大會在倫敦開會，到者十六國。

●俄國狄康教士簽定悔罪書，因得開釋。

同 二十六日

●英國首相鮑爾特溫在下院宣稱，政府已決定增加航空軍力以保護國疆。國防飛行軍當儘速成立五十二隊，將來再增加三十四隊。

同 二十七日

●安哥拉政府宣布取消乞斯德所享農事器具之讓與權，因乞斯德未履行四月二十九日所定之合同條款。

同　二十八日

●日俄預備交涉會議於今日開始。

●英國工黨開常年大會，否決與共產黨合併一案，反對政府增加航空軍力。又通過下列各案：(一)贊成第二國際與維也納勞工大會合併，(二)反對法國佔領魯爾，(三)主張開世界大會修正各和約，(四)主張承認俄國。

同　二十九日

●比皇退回比相塞尼斯之辭呈。內閣重組，各部大臣仍舊。

●法國參議院通過魯爾佔領經費案。

同　三十日

●比國兵車一列，在杜斯堡被炸毀。死傷三十餘人。

●來因地協約國高等委員決定採用嚴峻辦法，在半個月內不許德人越過佔領地與未佔領地之疆界。比當道拘執二十德人爲質。

自殺與近代文明

去年美國自殺人數共有一萬三千五百三十八人，即每六千人中每年必有一人自殺。又在這一萬三千五百三十八人中，有九百十是未成年的兒童。

自殺的原因，雖大部分是爲了失戀和破產，但也有爲了很小的原因而自尋短見的。有一個男子因打網球輸了而出於自殺，有一個婦人因爲錯失了兩次火車而致自殺。又有一個男子因恐懼世界末日將臨而自殺，還有一個男子因被貓兒打擾而自殺，又有一人因畏寒而趨死。一個青年自殺後，絕命中說是爲了厭倦生活而死。

所以現代人太多患神經過敏症。因爲機械文明的壓迫太厲害，物質生活的刺激過強烈，男女青年往往因爲細故而輕生。這是現代文明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現代的生活和兵士的生活一般。兵士在戰壕中看得生命是輕於毫毛。現代人的生活也好比是在砲火迸發的戰鬬場中，所以都把生命的價值看的太低。所以自殺事件的增多，實在是關心於文化救濟的人們所急應研究的事實了。(魯)